瓯北诗话

【清】赵翼

版权信息

书名:瓯北诗话

作者:[清]赵翼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卷一

○李青莲诗

李青莲自是仙灵降生。司马子微一见，即谓其"有仙风道骨，可与神游八极之表。"贺知章一见，亦即呼为"谪仙人"。放还山後，陈留采访使李彦允为请於北海高天师授道 。其神采必有迥异乎常人者。诗之不可及处，在乎神识超迈，飘然而来，忽然而去，不屑屑於雕章琢句，亦不劳劳於镂心刻骨，自有天马行空，不可羁勒之势。若论其沉刻则不如杜，雄鸷亦不如韩。然以杜、韩与之比较，一则用力而不免痕迹，一则不用力而触手生春，此仙与人之别也。

青莲一生本领，即在五十九首《古风》之第一首，开口便说《大雅》不作，骚人斯起，然词多哀怨，已非正声；至扬、马益流宕，建安以後，更绮丽不足为法；迨有唐文运肇兴，而己 当其时，将以删述继获麟之後。是其眼光所注，早已前无古人，後无来者，直欲於千载後上接《风》、《雅》。盖自信其才分之高，趋向之正，足以起八代之衰，而以身任之，非徒大言欺人也。

青莲集中古诗多，律诗少。五律尚有七十馀首，七律只十首而已。盖才气豪迈，全以神运，自不屑束缚於格律对偶，与雕绘者争长。然有对偶处，仍自工丽；且工丽中别有一种英爽之气，溢出行墨之外。如："洗兵条支海上波，放马天山雪中草。"《战城南》"天兵照雪下玉关，虏箭如沙射金甲。"《胡无人》边月随弓影，胡霜拂剑花。"《塞上曲》"笛奏龙吟水，箫鸣凤下空。"《宫中行乐词》何尝不研炼，何尝不精采耶？惟七律究未完善。内有《送贺监归四明》及《题崔明府丹灶》二首，尚整练合格，其他殊不足观，且有六句为一首者。盖开元、天宝

之间，七律尚未盛行，至德以後，贾至等《早朝大明宫》诸作，互相琢磨，始觉尽善，而青莲久已出都，故所作不多也。

诗家好作奇句警语，必千锤百炼而後而成。如李长吉"石破天惊逗秋雨"，虽险而无意义，　觉无理取闹。至少陵之"白摧朽骨龙虎死，黑入太阴雷雨垂"，昌黎之"巨刃摩天扬"，"乾坤摆　良"等句，实足惊心动魄，然全力搏兔之状，人皆见之。青莲则不然。如："抚顶弄盘古，推车转天轮。女娲戏黄土，团作愚下人。散在六合间，　如沙尘。"《上€乐》"举手弄清浅，误攀织女机。"《游泰山》"一风三日吹倒山，白浪高於瓦官阁。"《横江词》皆奇警极矣，而以挥洒出之，全不见其锤炼之迹。其他刻露处，如"长风入短袂，两手如怀冰"。

《新平少年》"客土植危根，逢春犹不死。"《树中草》"蟪蛄啼青松，安见此树老。"《拟古》"罗帏舒卷，似有人开。明月直入，无心可猜。"《独漉篇》"莫卷龙须席，从他生网丝。且留琥珀枕，或有梦来时。"《白头吟》皆人所百思不到，而入青莲手，一若未经构思者。後人从此等此悟入，可得其真矣。

青莲工於乐府。盖其才思横溢，无所发抒，辄借此以逞笔力，故集中多至一百十五首。有借旧题以写己怀述时事者。如《将进酒》之与岑夫子、丹丘生共饮。

《门有车马客行》有云："叹我万里游，飘飘三十春。空谈帝王略，紫绶不挂身。"《梁甫吟》专咏吕尚、郦生，以见士未遇时为人所轻，及成功而後见。《天马歌》以马喻己之未遇，冀人荐达。此借旧题以自写己怀者也。《猛虎行》全叙安禄山之乱，有"秦人半作燕地囚，胡马翻衔洛阳草"等句。此借旧题以写时事者也。

其他则皆题中应有之义，而别出机杼，以肆其才。乃说诗者必曲为附会，谓某诗以某事而作，某诗以某人而作。诗人遇题触景，即有吟咏，岂必皆有所为耶？无所为，则竟不作一字耶？即如《蜀道难》，本

亦乐府旧题，而黄山谷误信旧注，以为刺章仇兼琼之有异志；宋子京又据范摅《€溪友议》，以为严武帅蜀，不礼於故相房Ō，并尝欲杀杜甫，故此诗为房、杜危之。不知章仇在蜀，正当天宝之初，中外晏安，臣僚贴服，岂有所顾虑！青莲《答杜秀才》有云闻君往年游锦城，章仇尚书倒屣迎"，则章仇并能下士者，更无从致讥。至严武先後镇蜀，在肃、代两朝，而青莲天宝初入都，即以此诗受贺知章之赏识，其事在严武帅蜀前且二十年，其为附会，更不待辨。又如《胡无人》一首中，有"太白入月敌可摧"之句，　与禄山被杀之谶相符，说者又谓此诗予决禄山之死。不知太白入月，本天官家占验之法，岂专指禄山！且此篇上文，但言戎骑窥边，汉兵杀敌之事，初不涉渔阳一语也。即此二首观之，可破穿凿之论矣。

李阳冰序谓唐初诗体，尚有梁、陈宫掖之风，至青莲而大变，扫尽无馀。然细观之，宫掖之风，究未扫尽也。盖古乐府本多托於闺情女思，青莲深於乐府，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，然皆含蓄有古意。如《黄葛篇》之"苍梧大火流，暑服莫轻掷。此物虽过时，是妾手中迹"。《劳劳亭》之"春风知别苦，不遣柳条青"。《春思》之"春风不相识，何事入罗帏"。皆酝藉吞吐，言短意长，直接《国风》之遗。少陵已无此风味矣。

《古风》五十九首非一时之作，年代先後亦无伦次，盖後人取其无题者汇为一卷耳。如第十四首述用兵开边之事，讥明皇黩武，则天宝初年事也。第十九首"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"，则安禄山陷东都时也。二十四首铺张斗鸡之贾昌，则开元中事也。三十四首"渡泸及五月，将赴€南征"，则鲜于仲通用兵€南时事也。三十七首"而我竟何辜，远身金殿旁"，则自供奉翰林後放还山时作也。

长洲许元　指第十四首即以为征€南，而并欲改诗中"三十六万人"为"二十六万"，谓€南之师实二十万人也。不知此篇开首即云"胡关饶风沙"，又有"天骄毒威武"等句，皆指塞外戎虏，何尝有一字涉南蛮

耶？

青莲少好学仙，故登真度世之志，十诗而九。盖出於性之所嗜，非矫托也。

然又慕功名，所企羡者，鲁仲连、侯嬴、郦食其、张良、韩信、东方朔等。总欲有所建立，垂名於世，然後拂衣还山，学仙以求长生。如《赠裴仲堪》云："明主倘见收，烟霄路非遐。时命若不会，归应炼丹砂。"《从驾温泉赠杨山人》云："待吾尽节报明主，然後相携卧白€。"《赠卫尉张卿》云："功成拂衣去，摇曳沧洲旁。"《赠韦秘书》云："终与安社稷，功成去五湖。"《别从甥高五》云："成功解相访，溪水桃花流。"《登谢安墩》云："功成拂衣去，归入武陵源。"其视成仙得道，若可操券致者，盖其性灵中所自有也。

青莲诗文最多，自李阳冰作序时，已谓"当时著述，十丧其九；今所存者，皆得之他人"云。故集中转有赝作，为後人搀入者。黄山谷云："《长干行》二首，'妾发初覆额'，太白自作也；'忆妾深闺里'，李益尚书作也。太白如富贵人，终不作寒乞语，他人则自露小家气象耳。"又集中《去妇词》一首，实即顾况《弃妇词》，後人增数句而编入李集者。然此犹皆唐人所作，故置之李集中，亦不甚相远。又有五代时人所作，而亦混收入者。东坡云："唐末五代，文章衰陋，诗有贯休，书有亚栖，村俗之气，大抵相似。近日曾子固编《太白集》，有《赠僧怀素草书歌》及'笑矣乎'、'悲来乎'数首，皆贯休以下诗格，必非太白所作，不知曾公何以信为真作也？"是东坡已别之甚严。今按赝作尚不止此。

《少年行》末幅云："男儿百年且乐命，何须犭旬书受贫病！男百年且荣身，何须犭旬节甘风尘！衣冠半是征戍士，穷儒浪作林泉民。遮莫枝根长百丈，不如当代多还往。遮莫姻亲连帝城，不如当身自簪缨。"试以青莲他诗读之，有此村气耶？东坡读太白《姑熟十咏》，大笑曰："赝物败矣，岂有李白作此语者！"见陆放翁《入蜀记》。

青莲自翰林被放还山，固不能无怨望，然其诗尚不甚露怼憾之意。如《赠蔡舍人雄》云："遭逢圣明主，敢进兴亡言。白璧竟何辜，青蝇遂成冤。"《赠崔司户》云："布依丹墀，密勿草丝纶。才微惠渥重，谗巧生缁磷。"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》云："一谈一笑失颜色，苍蝇贝锦喧谤声。"《赠宋少府》云："早怀经济策，特受龙颜顾。白玉栖青蝇，君臣忽行路。"皆不过谓无罪被谤而出耳。

独《雪谗诗》有云："彼人之猖狂，不如鹊之﹁﹁"，则指谗者也；"彼妇人之淫昏，不如鹑之奔奔"，则指杨妃也。其下并以妲己、褒姒为比，甚至以吕后之私审食其，秦后之嬖▆毒，喻杨妃之淫秽，则更指斥丑行，毫无顾忌。青莲胸怀浩落，不屑屑於恩怨，何至诽谤如此！恐亦非其真笔也。

青莲避安禄山之乱，南奔江左後，为永王　招入幕中，坐累得罪之事，就其诗核之，亦有可得其次第者。《扶风豪士歌》："洛阳三月飞胡沙，白骨相撑如乱麻。我亦东奔向吴国，来醉扶风豪士家。"按天宝十四载十一月，禄山反，十二月陷洛阳，其曰"三月"，则十五载之春，自洛南奔也。《猛虎行》"窜身南国避胡尘"之下，即云"昨日方为宣城客"，是南奔先至宣城也。又有《乱後将避地剡中赠崔宣城》诗，则至宣城後本欲入剡。然《赠王判官》云："大盗割鸿沟，如风扫秋叶。吾非济代人，且隐屏风叠。"则入剡未果，即往庐山也。後有《赠江夏太守》诗，自叙被永王　招致入幕之事，云"半夜水军来，追胁上楼船"，是　至寻阳始招致之，而《旧唐书》谓白谒见　於宣城者，非也。青莲本学纵横术，以功名自许，其从　，正欲藉以立功。故所作《永王东巡歌》第二首，即云"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静胡沙"，已隐然以谢安自许。是时　未有异志，及见所至富饶，始有窥江左意，然犹未敢显言；青莲固未知之。故第五首云"诸侯不救河南地，更喜贤王远道来"，方美其能勤王。末章云"南风一扫胡尘静，西入长安到日边"，犹望其成功入京奏凯也。即所云"€梦开朱邸，金陵作小山"，"小山"、"朱邸"，亦是藩王之事。且《在水军宴与幕府诸公》诗云："愿与四座公，静谈

《金匮篇》。所冀旄头灭，功成追鲁连。"亦正以讨贼为志也。然则谓青莲有从乱之意，固不待辨也。独是 初未显言，及采访使李希言平牒， 乃借端发怒，使浑惟明袭希言，李广琛趋广陵，则已显然为逆。诗中有"王出三山按五湖"之句，是已随 自金陵东下，岂犹不知其悖逆，直至 败丹阳始奔逃耶？盖已入 军中，前後左右莫非 兵，遂不能自脱，必至败乱时，始可得间逃出耳。然其《南奔》诗云："主将动谗疑，王师忽离畔。宾御如浮€，从风各消散。"似反谓李广琛等之反正归国者为离畔，其愚亦甚矣！且其自洛阳南奔诗有云："张良未遇韩信贫，刘项存亡在两臣。暂到下邳受兵略，来投漂母作主人。"又云："萧曹曾作沛中吏，攀龙附凤会有时。"是直欲因乱而图风€附会。且《永王东巡歌》内有云："我王战舻轻秦汉，𨠑似文皇欲渡辽。"则竟以太宗比 ，其语言亦太不检矣！宜其身陷重罪，虽以崔涣、宋若思之辨雪，终不免夜郎之行也。

青莲胸怀洒落，虽经窜徙，亦不甚哀痛，惟《上崔涣百忧章》有"星离一门，草掷二孩"之语，最为惨切，盖在狱中作也。及流夜郎途次，别无悲悴语。至江夏陪薛明府宴兴德寺，已有诗纪游。又遇张谓出使夏口，沔州牧杜某、汉阳宰王某觞之於南湖；张谓请名此湖，青莲即名之曰郎官湖。《西塞驿寄裴隐》云："空将泽畔吟，寄尔江南管。"《赠辛判官》云："我愁远谪夜郎去，何日金鸡放赦回？"《赠刘都使》云："而我谢明主，衔哀投夜郎。归家酒债多，门客粲成行。所求竟无绪，裘马欲摧藏。"则被谪後宾客尚多，而欲其资助以偿酒债。

《赠常侍御》云："登朝若有言，一访南迁贾"。《赠易秀才》云："蹉跎君自惜，窜逐我因谁？感激平生意，劳歌寄此辞。"皆无 傺无聊之感。至《永华寺寄寻阳群官》云："天命有所悬，安得苦愁思。"《别贾舍人》云："何必儿女仁，相看泪成行。"则更能自排遣矣。及半道赦归，即有"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，君亦为我倒翻鹦鹉洲"之句。又《汉阳病酒寄王明府》云："去岁左迁夜郎道，今年敕放巫山阳。"其下即云："愿扫鹦鹉洲，与君醉千场。莫惜连船沽美酒，千金一

掷买群芳。"其豪气依然如故也。

青莲救郭子仪，及坐永王 事，得子仪救解，此见乐史序中。谓"白有知鉴，客并州时，识汾阳王郭子仪於行伍，为脱其刑责而奖重之。及白坐永王 事，子仪请以己官爵赎其罪，上许之，而免诛"云。《新唐书》本传亦载之。然青莲集中无一字与子仪往来者。当其系狱时，以诗上崔涣、宋若思求雪。如果有德於子仪，岂无一字乞援？即或道远不相及，而子仪救释之後，何又无一字述其恩、记其事？则此事之有无，未可信也。集中有《赠郭将军》一首，云："将军少年出武威，入掌银台护紫微。"此又非子仪履历，当另是一人。

《赠张相镐》诗云："卧病宿松山，苍茫空四邻。闻君自天来。目张气益振。"按张镐以宰相兼河南节度使，出师河南，在至德二载之秋，而永王 之败，在是年之春。 败，青莲即亡奔宿松，被系寻阳狱，安得以诗赠镐？岂亡奔宿松时，尚未被系，闻镐将至，以诗干之耶？

青莲虽有志出世，而功名之念，至老不衰。集中有留别金陵诸公诗，题云《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》。按李光弼为太尉，在上元元年，统八道行营，镇临淮。青莲於乾元二年赦归，是时已在金陵矣。

一闻光弼出师，又欲赴其军自效，何其壮心不已耶！或欲自雪其从 之累耶！

《赠泗州僧伽歌》云："真僧法号号僧伽，有时与我论三车。"末云："嗟予落魄江淮久，罕遇真僧说空有。"按《传灯录》："僧伽大师，唐高宗时，在泗州建晋光王寺。中宗景龙二年，遣使迎至京师，命住大荐福寺。三年三月三日示寂，敕命就荐福寺漆身起塔，忽臭气满城，帝默许送还泗州，即异香腾馥。"是僧伽示寂，在景龙三年也。而薛仲邕所编《青莲年谱》，青莲生於武后圣历二年，则景龙三年仅十一

岁，岂能即与僧伽论三车？且云"落魄江淮已久"，则必非十馀岁时也。《传灯录》所记年岁，或当有忄吴。《年谱》据曾巩序，谓青莲年六十四。而李阳冰志青莲之死，在宝应元年。由宝应元年逆溯六十四年，当是圣历二年所生。然青莲代宋若思荐己表云："前翰林供奉李白，年五十七，为永王 胁行，道中奔亡，臣及崔涣推覆，实为无辜。"按永王之败，在至德二载，青莲奔亡系寻阳狱，宣慰大使崔涣及中丞宋若思验出之。若思之荐之，即在此时也。是年年五十七，则宝应元年之卒，实只六十一岁。恐《年谱》亦忄吴。岂荐表少填三年，如宋时之有实年、官年耶？放翁又谓"《僧伽歌》太白旧集本无之，乃宋次道再编时贪多务得之过也。"

青莲妻许氏，见曾巩序。谓白自蜀至楚，€梦许氏者，高宗时宰相国师之家，以女妻白，因留€梦三年。青莲《上安州裴长史》亦云："楚有七泽，遂来观焉。

许相公家见招，妻以女孙，便憩息於此，至移三霜。"是青莲娶许氏之明证也。

乃集中有《流夜郎至乌江别宗十六 》一首云："我非东床人，令姊忝齐眉。 遭€罗解，翻谪夜郎悲。拙妻莫邪剑，及此二龙随。惭君湍波苦，千里远从之。"似青莲窜时，宗氏妻与之偕行，而氏弟 送之者，则又有一宗氏妻矣。然此诗上文云："君家全盛日，台鼎何陆离。"又似故相之後，此不可解也。岂刻本忄吴许为宗耶？或许氏妻先亡，继娶宗氏耶？按青莲先有《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》诗。及在寻阳狱，又有《寄内诗》云："多君同蔡琰，流泪请曹公。"流夜郎後，又有《寄内诗》云："北雁春归看欲尽，南来不得豫章书。"则其妻又留居豫章，而未尝从行。然则宗十六之姊如双剑之相随者，又何人也？集中有《留别西河刘少府》诗云："余亦如流萍，随波乐休明。自有两少妾，双骑骏马行。"此是客并州时作，与此无涉。

青莲少时，曾为无赖子所困，得陆调救解。集中有僧调诗云："我

昔斗鸡徒，连延五陵豪。邀遮相组织，呵吓来煎熬。君开万人丛，鞍马皆辟易。告急清宪台，脱余北门厄。此亦其逸事也。"

杜少陵曾官拾遗，青莲亦曾有此官。刘全白撰墓碣云："代宗登极，广拔幽滞，君亦拜拾遗。闻命之後，君即逝矣。"《新唐书》亦载之。既闻命而卒，则及身曾受此官。是青莲亦可称李拾遗也。按李、杜同时，据年谱及诸传序，青莲卒於宝应元年，年六十四，少陵卒於大历五年，年五十九。是杜小于李十三岁。

其卒也，亦後于李八年。

卷二

○杜少陵诗

杜少陵一生穷愁，以诗度日，其所作必不止今所传古体三百九十首，近体一千六首而已。使一无散失，後人自可即诗以考其生平。惜乎遗落过半！韩昌黎所谓"平生千万篇，雷电下取将。流落人间者，泰山一毫芒"。此在唐时已然矣。

幸北宋诸公，搜罗掇拾，汇为全编。吕汲公因之作年谱，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，颇得大概。黄鹤、鲁■←之徒，乃又为之年经月纬，一若亲从少陵游历者，则未免穿凿附会，宜常熟本之笑其愚也。然常熟本开卷即以《赠韦左丞》为第一首，谓"此首布置最得正体，前贤皆录为压卷"云。然此诗乃诣京师考试报罢，将出都之作，则天宝六七载事也。王洙本则以《游龙门奉先寺》为首。龙门在河南，公游东都，在开元之末，则此诗自在前。然公先在其父闲衮州官舍，有《登衮州城楼》诗，云"东郡趋庭日"，则又在游东都之前，自应列在卷首，而以《望岳》、《游南池》、《宴历亭》诸诗次之。今王洙本亦仍在《奉先寺》後。又《前出塞》为秦、陇兵赴交河而作，尚是开元中事。《後出塞》为东都兵赴蓟门而作，末章明言安禄山将反，先脱身逃归，则是天宝十四载之事，此当在首卷《兵车行》之後。而王洙本及常熟本皆入秦州诗内，谓在秦州时追述者。此有何据耶？皆编次之误也。

宋子京《唐书杜甫传赞》，谓其诗"浑涵汪茫，千汇万状，兼古今而有之"，大概就其气体而言。此外，如荆公、东坡、山谷等，各就一首一句，叹以为不可及，皆未说著少陵之真本领也。其真本领仍在少陵诗中"语不惊人死不休"一句。

盖其思力沉厚，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，少陵必说到十分，甚至有十二三分者。

其笔力之豪劲，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，故深人无浅语。微之谓其薄《风》、《雅》，该沈、宋，夺苏、李，吞曹、刘，掩颜、谢，综徐、庾，足见其牢笼万有。秦少游并谓其不集诸家之长，亦不能如此。则似少陵专以学力集诸家之大成。

明李崆峒诸人，遂谓李太白全乎天才，杜子美全乎学力。此真耳食之论也！思力所到，即其才分所到，有不如是则不快者。此非性灵中本有是分际，而尽其量乎？

出於性灵所固有，而谓其全以学力胜乎？今姑摘数条於此，有沉著至十分者，有奇险至十二三分者，略为举隅，学者可类推矣。

一题必尽题中之义，沉著至十分者，如《房兵曹胡马》，既言"竹批双耳"、"风入四蹄"矣，下又云："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。"《听许十一弹琴》诗，既云"应手锤钩，清心听镝"矣，下又云："精微穿溟涬，飞动摧霹雳。"以至称李白诗"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"，称高、岑二公诗意惬关飞动，篇终接混茫"，称侄勤诗"词源倒流三峡水，笔阵独扫千人军"。《登慈恩寺塔》云："俯视但一气，焉能辨皇州？"《赴奉先县》云："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"《北征》云："夜深经战场，寒月照白骨。"《述怀》云："摧颓苍松根，地冷骨未朽。"此皆题中应有之义，他人说不到，而少陵独到者也。《登慈恩寺塔》之"七星在北户，河汉声西流。"《三川观水涨》之"声吹鬼神下，势阅人代速。"《送韦评事》之"鸟惊出死树，龙怒拔老湫。"《刘少府画山水障》之"反思前夜风雨急，乃是蒲城鬼神入。元气淋漓障犹湿，真宰上诉天应泣"。《韦偃画松》之"白摧朽骨龙虎死，黑入太阴雷雨垂"。《铁堂峡》之"径摩苍穹蟠，石与厚地裂。"《木皮岭》之"仰干塞大明，俯入裂厚坤"。《桃竹杖》之"路幽必为鬼神夺，拔剑或与蛟龙争。"《登白帝城楼》之"扶桑西枝封断石，弱水东影随长流"，扶桑在

东而曰"西枝"，弱水在西而曰"东影"，正极言其地之高，所眺之远。皆题中本无此义，而竭意摹写，宁过无不及，遂成此意外奇险之句，所谓十二三分者也。至於寻常写景，不必有意惊人，而体贴入微，亦复人不能到。

如东坡所赏"四更山吐月，残夜水明楼"，"暗飞萤自照，水宿鸟相呼"等句，若不甚经意，而已十分圆足，益可见其才力之独至也。

自初唐沈、宋诸人创为律体，於是五字七字中争为雄丽之语，及盛唐而益出。

如贾至《早朝大明宫》之作，少陵、王维、岑参等皆有和诗，诗中皆有杰句是也。

杜诗五律，究以"江山有巴蜀，栋宇自齐梁"一联为最。东西数千里，上下数百年，尽纳入两个虚字中，此何等神力！其次则"星临万户动，月傍九霄多"，亦有气势。至岳阳楼之"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"，古今无不推为绝唱。然春秋时洞庭左右皆楚地，无吴地也。若以孙吴与蜀分湘水为界，则当云"吴蜀东南坼"。

且以天下地势而论，洞庭尚在西南，亦难指为东南。少陵从蜀东下，但觉其在东南故耳。又七律中"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"，"锦江春色来天地，玉垒浮€古今"，亦是绝唱。然换酦"三峡"、"锦江"、"玉垒"等字，何地不可移用？则此数联亦不无可议； 以此等气魄从前未有，独创自少陵，故群相尊奉为劈山开道之始祖，而无异词耳。自後亦竟莫有能嗣响者。东坡举欧阳公"苍波万古流不极，白鸟双飞意自Ω"，"万马不嘶听号令，诸蕃无事乐耕耘"，及坡自作"令严钟鼓三更月，野宿貔貅万灶烟"，"露布朝驰玉关塞，捷书夜到甘泉宫"，谓可以继之，然声调已稍减。元人《月夜登楼》一联"大地山河微有影，九天风露寂无声"，近时朱竹 "绝顶蛟龙晴有气，虚堂神鬼昼无声"，似较胜宋人也。鄙作《观西厂烟火》云："九边尘静平安火，上苑

春开顷刻花。"亦颇近之。他如《滇南从军》云："一军皆甲晨听令，万马无声夜踏边。"《宿马山祥符寺》云："半夜月明鸦鹊警，九霄风急斗星摇。"似亦有力，然不能切定何地。若切定地里，又能声出金石，则惟陈恭尹广州镇海楼一联"五岭北来山到地，九州南尽水连天"。虽少陵亦当视为畏友也。

杜诗又有独创句法，为前人所无者。如《何将军园》之"绿垂风折笋，红绽雨肥梅"，"雨抛金锁甲，苔卧绿沈枪"，《寄贾严二阁老》之"翠乾危栈竹，红腻小湖莲"，《江阁》之"野流行地日，江入度山€"，《南楚》之"无名江上草，随意岭头€"，《新晴》之"碧知湖外草，晴见海东€"，《秋兴》之"香稻啄馀鹦鹉粒，碧梧栖老凤凰枝"。古诗内亦有创句者。如《宿赞公房》之"明燃林中薪，暗汲石底井"，《白水县高斋》之"上有无心€，下有欲落石"，《郑典设自施州归》之"攀缘悬根本，登顿入天石"，《阆山歌》之"松浮欲尽不尽€，江动将崩未崩石"，以及《石龛》之"熊罴咆我东，虎豹号我西。我後鬼长啸，我前狨又啼"，皆是创体。至如《杜鹃行》之西川有杜鹃，东川无杜鹃，涪万无杜鹃，€安有杜鹃"，此究是题下注语，而论者引乐府"鱼戏荷叶南，鱼戏荷叶北"，以为杜诗所仿，则又信杜太过矣。试思"西川"四句，与全首诗中意，有何关涉耶？

李、杜诗垂名千古，至今无人不知，然当其时则未也。惟少陵则及身预知之。

其《赠王维》不过曰"中允声名久"，赠高 不过曰"美名人不及"而已，独至李白则云："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後事。"其自负亦名："丈夫垂名动万年，记忆细故非高贤。"似已预识二人之必传千秋万岁者。赠郑虔虽亦有"名垂万古知何用"之句，然犹是泛论也。此外更无有许以不朽者。盖其探源氵斥流，自《风》、《骚》以及汉、魏、六朝诸才人，无不悉其才力而默相比较，自觉己与白之才，实属前无古人，後无来者。是以一语吐露，而不以为嫌。所谓"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"也。

按是时，青莲及身才名，本已震爆一世，李阳冰序谓其诗一出，今古文集，遏而不行。则名满天下可知。而少陵虽流离困厄中，名亦与之相埒，元微之序所谓时人称为李、杜者也。同时已有任华者，推奉二公，特作两长篇，一寄李，一寄杜，而不及他人。是可见二公之同时齐名矣。其後韩昌黎亦李、杜并尊。《调张籍》云："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"《石鼓歌》云："少陵无人谪仙死，才薄将奈石鼓何！"《醉留东野》云："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，长恨二人不相从。"《酬卢€夫》云："远追甫白感至Π。"《感春》诗云："近怜李杜无检束，烂熳长醉多文辞。"是其於二公固未尝稍有轩轾。至元、白，渐申杜而抑李。微之序杜集云，是时李白亦以能诗名，然至於"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，大或千言，次犹数百，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，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，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，况堂奥乎"。香山亦云：李白诗才矣奇矣，然不如杜诗"可传者千馀首。贯穿千古，➋缕格律，尽善尽工，又过於李焉。"自此以後，北宋诸公皆奉杜为正宗，而杜之名遂独有千古。然杜虽独有千古，而李之名终不因此稍减。读者但觉杜可学而李不敢学，则天才不可及也。

黄山谷谓"少陵夔州以後诗，不烦绳削而自合。"此盖因集中中"晚节渐於诗律细"一语，而妄以为愈老愈工也。今观夔州後诗，惟《秋兴八首》及《咏怀古迹五首》，细意熨贴，一唱三叹，意味悠长；其他则意兴衰飒，笔亦枯率，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。入湖南後，除《岳阳楼》一首外，并少完璧。即《岳麓道林》诗为当时所推者，究亦不免粗莽；其他则拙涩者十之七八矣。朱子尝云："鲁直只一时有所见，创为此论。今人见鲁直说好，便都说好，矮人看场耳。"斯实杜诗定评也。

集中咏杜鹃共有三首，其编在入蜀後者，王洙及常熟本，皆以为感明皇被李辅国迁居西内而作。其曰"虽同君臣有旧礼，骨肉满眼身羁孤"，末云"万事反覆何所无，岂忆当殿群臣趋"，固似为明皇而发。而夔州以後又有《杜鹃》二首，亦道其前为帝王，死後魂化为鸟，生子不自辅，寄百鸟巢，百鸟犹为哺之，而叹其昔年曾居深宫，嫔嫱左右，如

花之红，与前一首同一意也。此已在大历年间，明皇崩已久，岂又为之寄慨耶？说诗者未可逞己意而好为议论也。

《八哀诗》中《张曲江》一首，但言其立朝孤介，及出镇荆州以後，专以风雅为后进领袖，而不及其他。按《朝野佥载》："曲江先论安禄山有反相，因其讨奚、契丹兵败，张守 执送京师，曲江即判曰：'穰苴出师，先诛庄贾；孙武习战，犹戮宫嫔。守 法行於军，禄山不宜免死。'帝特谓曲江曰：'卿无以王衍知石勒故事，而害忠良。'遂特赦之。其後帝在蜀，思曲江之先见，遣使祭之於韶州。"是曲江生平，此一事最关国事之大。乃杜诗中绝无一字及之。即新、旧《唐书》曲江本传及守 、禄山传亦不载。岂出於传闻而非实事耶？然刘禹锡疏有云"罪谪官员，虽量移不得与内地。此例自九龄建议。故虽有识禄山必反之先见，而终身无子"云。禹锡距天宝不甚相远，且形之章疏，则此事又人所共见闻，而非凿空撰出者。不知杜诗中何以遗之？而新、旧两书亦不说及也。《资治通鉴》酞载明皇遣人祭曲江事。

"朱门酒内臭，路有冻死骨"，此语本有所自。《孟子》："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涂有饿莩而不知发。"《史记平原君传》："君之後宫婢妾，被绮 ，馀粱肉，而民衣褐不完，糟糠不厌。"《淮南子》："贫民糟糠不接於口，而虎狼餍刍豢；百姓短褐不完，而宫室衣锦绣。"此皆古人久已说过，而一入少陵手，便觉惊心动魄，似从古未经人道者。

书生穷眼，偶值声伎之宴，辄不禁见之吟咏，而力为铺张。杜集中如《陪诸公子丈八沟纳凉，则云："公子调冰水，佳人雪藕丝。"《陪李梓州泛江》，有伎乐，则戏为艳曲云："江清歌扇底，野旷舞衣前。"《陪王御宴姚通泉携酒泛江》，有伎，则云："复携美人登彩舟，笛声愤怨哀中流。"《戎州宴杨使君东楼》，则云："座从歌伎密，乐任主人为。"《江畔独步寻花》，至黄四娘家，则云："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。"皆不免有过望之喜，而其诗究亦不工。如《陪李梓州艳曲》云："使君自有妇，莫学野鸳鸯。"固已豪无酝藉。

《戏题恼郝使君》云："愿携王赵两红颜，再骋肌肤如素练。"则更恶俗，杀风景矣。

古人流寓，往往先营居宅。杜诗云："杜曲幸有桑麻田。"又《寄河南韦尹》一首，自注"甫有故庐在偃师，公频有访问"云。是杜曲、偃师，皆有少陵田宅，不知何以寄妻子於◯州？盖因禄山之乱，河南、长所在被兵故耳。因妻子在◯，而托赞上人为觅栖止之所。先择东柯谷，及西枝村，卒结茅於同谷。未几入蜀，结庐於浣花江上。其後入巫峡，又有"前江後山根"之居。已而巫峡敝庐赠崔侍御。而至夔州，先寓西阁，旋卜居赤甲，又迁 西，再迁东屯。此数年中，课辛秀伐木，遣信行修水筒，催宗文树鸡栅，使獠奴阿段寻水源，使张望补稻畦水，其辛勤较成都十倍矣。後将出峡，则以果园四十亩赠南卿史而去。以後流落湖、湘，并无突黔之地矣。後来东坡亦略似之。黄州则有临皋亭、雪堂之居，惠州则有白鹤观之居。儋州则又结茅与黎人杂居，亦随地营宅，然坡以迁谪难必归期，故然。少陵则偃师、杜曲尚有家可归，且身是郎官，赴京尚可补选，乃不作归计，处处书居，想以携家不能远涉之故。甚矣妻子之累人也！

古人作画，多在素壁。少陵《题玄武禅师屋壁》所谓"何年顾虎头，满壁画沧洲"是也。又有《题玄元皇帝庙》，吴道子所画五圣像云："冕旒俱秀发，旌旆尽飞扬。"《通泉观薛少保画壁》，县署後壁，亦有薛少保画鹤，韦偃亦为少陵寓斋画马於壁，少陵皆有诗可考也。至如《刘少府画山水障》，及赠韦偃诗我有一匹好东绢，请公放笔为直 "，则缣素矣。按《韵语阳秋》："沙州龙兴寺吴道子画，一壁作维摩示疾，文殊来问：一壁作太子游四门，释迦降魔。"又张彦远《名画记》："西京唐安寺菩提院北壁《降魔变相》，道子画也。"《东斋记》亦载蜀有大慈寺壁画明皇《按乐十眉图》。东坡咏王维画，亦云："今观此壁画。"又诗云："应似画师吴道子，高堂巨壁写《降魔》。"是皆壁画故事。

放翁有《嘉 寺观壁间文与可墨竹》诗。

宋子京修《唐书》，好取材於小说。《杜甫传》云："甫尝醉登严武之床，呼其父字。武欲杀之，冠钩於帘者三，其母救之，乃止。刘後村据杜《哭严仆射归榇》，及《八哀诗》中有武一首，《诸将》诗中亦有正忆往时严仆射"一首，谓杜、严二公交情如此，岂有欲杀之理！此固确论也。然杜在严幕，亦实有不得意之处。如《立秋雨院中有作》云："穷途愧知己，暮齿借前筹。已费清晨谒，那成长者谋。"《到村》云："暂酬知己分，还入故林栖。"《遣闷呈郑公》云："晓入朱扉启，昏归画角终。不成寻别业，未敢息微躬。"《池上晚眺》云："何补参军乏，欢娱到薄躬。"《宿府》云："已忍伶俜十年事，强移栖息一枝安"。《简院内诸公》云："白头趋幕府，深觉负平生。"又《去矣行》一首云："野人旷荡无 颜，岂可久在王侯间！"则明明有"逝将去汝"之叹。盖二公少时，本以文字及戚谊深相交契，武初镇蜀，杜来依之，彼此以故人相接，欢然无间。及再镇蜀，表杜为工部员外郎，参谋幕府，则已为其属官。武气岸自负，房[illegible]以故相为其属州刺史，即以属礼待之。想其於杜，亦不复能如前此之阔略礼节。

而杜犹以故人自待，不免稍有取嫌之处。观杜[illegible]还张舍人织成褥段云："叹息当路子，干戈尚纵横。掌握有权柄，衣马自肥轻。李鼎死岐阳，实以骄贵盈。本[illegible]赐自尽，气豪直阻兵。"杜区区一幕僚，何必引节镇大官自戒！此盖借以讽武之骄恣，而杜之郁郁不得意，亦可想见於言外矣。且既为幕僚，其同官中必有相嫉妒者。杜呈严诗云："束缚酬知己，蹉跎效小忠。周防期稍稍，太简遂[illegible][illegible]。"所谓"周防"者，非有所猜疑乎？又《莫相疑行》一首云："晚将末契托年少，当面输心背面笑。寄语悠悠世上儿，不争好恶莫相疑。"是必同官中有间之於武者。纤微芥蒂，固所不免也。至於武死而哭其归榇，追忆交旧而列武於《八哀》诗中，则以生平交契之深，受惠之厚，固莫如武，而从前一时小小缣疑，自不复介怀。读诗者专信宋子京固非，专信刘後村谓二公始终无纤毫间隙，亦不必也。

士当穷困时，急於求进，干谒贵人，固所不免。如李白《上韩荆州书》，韩退之《上宰相书》，皆是也。杜集如赠汝阳王及韦左丞诗，因其有知己之雅，故作诗投赠，自无可议。至其《赠翰林张 》云："倘忆山阳笛，悲歌在一听。"《上韦左相见素》云："为公歌此曲，涕泪在衣襟。"《赠田舍人》云："扬雄更有《河东赋》，惟待吹嘘送上天。"《送田九判官》云："麾下赖君才并入，独能无意向渔樵！"《赠沈八丈》云："徒怀贡公喜，飒飒鬓毛苍。"几於无处不乞援。然张 等犹皆同气类之人也。鲜于仲通，则杨国忠之党，并非儒臣，而赠诗云："有儒愁饿死，早晚报平津。"歌舒翰，武夫也，高 为其掌书记，杜送高诗："请君问主将，安用穷荒为？"是固已薄翰之贪功邀宠矣；而赠翰诗则又谀之以"开府当朝杰，论兵迈古风"，末又云"防身一长剑，将谷倚崆峒"，若不胜其乞哀者。可知贫贱时自立之难也。

诗人之穷，莫穷於少陵。当其游吴、越，游齐、赵，少年快意，裘马清狂，固尚未困厄。天宝六载，召试至长安，报罢之後，则日益饥窘。观其诗可知也。

《雨过苏端》，端为具酒，则云："浊醪必在眼，尽醉摅怀抱。"《晦日寻崔戢李封》，则云："晚定崔李交，会心真罕俦。每过得酒倾，二宅可淹留。"《病後过王倚留饮》，则云："惟生哀我未平复，为我力致美肴膳。"而所食者，不过香粳、冬菹、土酥、豕肉而已。郑重感谢，谓"主人情味晚谁似，令我手脚轻欲旋"。《程录事还乡携酒馔来就别》，则云："内愧不突黔，庶羞以□给。素丝挈长鱼，碧酒随玉粒。"亦不过鱼、酒、稻米也。也妻子徒步至彭衙，有孙宰留具饭，则云："誓将与夫子，永结为弟昆。"甚至向侄佐索米，则云："已应舂得细，正想滑流匙。"又云："甚闻霜薤白，重惠意如何？"则并乞及葱薤矣。

在同谷亲拾橡栗，至 黄精不获而归，对儿女长叹，其景况可想也。惟入蜀以後，前後在浣花草堂一二年，稍免饥寒。崔明府见访，来

郑公出郊，尚能留饮。夔州以後，又生事不给。《王十五前阁会》，则云："病身虚俊味，何幸饫儿童！"孟仓曹馈酒酱二物，则有诗志惠。甚至园官送菜，而叹其以苦苣马齿，掩乎嘉蔬。

迨至湖南，则更流徙丐贷，朝不谋夕，遂以牛肉白酒，一醉饱而殁。天以千秋万岁名荣之於身後，而斗粟尺缣，偏靳之於生前，此理真不可解也。或谓诗必穷而後工，此亦不然。观集中《重经昭陵》、《高都护骢马》、《刘少府山水障》、《天育骠骑》、《玉华宫》、《九成宫》、《曹霸丹青》、《韦偃双松》诸杰作，皆在不甚饥窘时。气壮力厚，有此巨观，则又未必真以穷而後工也。

杜诗"坡陀金　　蟆，出见盖有由。至尊顾之笑，王母不肯收。"按唐人陆勋《集异志》："高宗患头风，莫能疗。有宫人陈姓者，世业其术，帝令其合药。

方置药炉，忽一　　蟆跃出，色如黄金，背有朱书'武'字，帝命放於苑池。"《集异志》本小说家，而少陵用之，想是实事。可见唐人小说，非尽无稽。後来东坡亦用徐佐卿等事，盖少陵开其先矣。

卷三

○韩昌黎诗

韩昌黎生平，所心摹力追者，惟李、杜二公。顾李、杜之前，未有李、杜，故二公才气横恣，各开生面，遂独有千古。至昌黎时，李、杜已在前，纵极力变化，终不能再辟一径。惟少陵奇险处，尚有可推扩，故一眼觑定，欲从此辟山开道，自成一家。此昌黎注意所在也。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。盖少陵才思所到，偶然得之；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，故时见斧凿痕迹。有心与无心异也。其实昌黎自有本色，仍在文从字顺中，自然雄厚博大，不可捉摸，不专以奇险见长。恐昌黎亦不自知，後人平心读之自见。若徒以奇险求昌黎，转失之矣。

游韩门者，张籍、李翱、皇甫 、贾岛、侯喜、刘师命、张彻、张署等，昌黎皆以後辈待之。卢仝、崔立之虽属平交，昌黎亦不甚推重。所心折者，惟孟东野一人。荐之於郑馀庆，则历叙汉、魏以来诗人，至唐之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，而其下即云："有穷者孟郊，受才实雄骜。"固已推为李、杜後一人。其赠东野诗云："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，长恨二人不相从。吾与东野生并世，如何复蹑二子踪？我愿身为€，东野变为龙。"是又以李、杜自相期许。其心折东野，可谓至矣。盖昌黎本好为奇崛 皇，而东野盘空硬语，妥帖排 ，趣尚略同，才力又相等，一旦相遇，遂不觉胶之投漆，相得无间，宜其倾倒之至也。今观诸联句诗，凡昌黎与东野联句，必字字争胜，不肯稍让；与他人联句，则平易近人。可知昌黎之於东野，实有资其相长之功。宋人疑联句诗多系韩改孟，黄山谷则谓韩何能改孟，乃孟改韩耳。此语虽未免过当，要之二人工力悉敌，实未易优劣。昌黎作《双鸟诗》，喻己与东野一鸣，而万物皆不敢出声。东野诗亦云："诗骨耸东野，诗涛涌退之。"居然旗鼓

相当，不复谦让。至今果韩、孟并称。盖二人各自忖其才分所至，而预定声价矣。东坡《读孟郊诗》则云："初如食小鱼，所得不偿劳。

又似煮彭　越，竟日嚼空螯。要当斗僧清，未足当韩豪。"元遗山《论诗绝句》云："东野穷愁死不休，高天厚地一诗囚。江山万古潮阳笔，合在元龙百尺楼。"亦抑孟而伸韩。

盘空硬语，须有精思结撰。若徒丂摭奇字，诘曲其词，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，此非真警策也。昌黎诗如《题炭谷湫》云："巨灵高其捧，保此一掬悭。"谓湫不在平地，而在山上也。"吁无吹毛刃，血此牛蹄殷。"谓时俗祭赛此湫龙神，而己未具牲牢也。《送无本师》云："鲲鹏相摩　，两举快一啖。"形容其诗力之豪健也。《月蚀诗》："帝箸下腹尝其皤。"谓烹此食月之　　蟆，以享天帝也。思语俱奇，真未经人道。至如《苦寒行》云："啾啾窗间雀，所愿晷刻淹。不如弹射死，醊得亲包Ь。"谓雀受冻难堪，翻愿就い炙之热也。《竹簟》云："倒身甘寝百疾愈，　愿天日恒炎曦。"谓因竹簟可爱，转愿天不退暑，而长卧此也。此已不免过火，然思力所至，宁过毋不及，所谓矢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也。至如《南山诗》之"突起莫间　"，"诋讦陷乾窦"，"仰喜呀不仆"，"　　塞生忄句矜"，"达　壮复奏"；《和郑相樊员外》诗之"禀生肖剿刚"，"烹斡力健倔"，"龟判错衮黻"，"呀豁疚掊掘"；《征蜀》诗之"刂肤浃痍疮，败面碎黥吉刂"，"岩钩踔狙猿，水漉杂　　骨。投{大卯}闹　宫{隆石}，填隍亻威亻密亻脊"，"✖堞　高　　喜，抉门呀拗<门曷>"，"ㄣ梁排郁缩，闯窦扌契窟{穴　}"；《陆浑山火》之"{亡皿}池波风肉陵屯"，"电光　◆　覃　目暖"。此等词句，徒聱雅　啬舌，而实无意义，未免英雄欺人耳。其实《石鼓歌》等杰作，何尝有一语奥涩，而磊落豪横，自然挫笼万有。又如《喜雪献裴尚书》、《咏月和崔舍人》以及《叉鱼》、《咏雪》等诗，更复措思极细，遣词极工，虽工於度帖者，亦逊其称丽。此则大才无所不辨，并以见诗之工，固在此不在彼也。

昌黎古诗用韵，有通用数韵者，有专用一韵者。《六一诗话》谓"其得韵宽，则泛入旁韵，乍还乍离，出入回合，不可拘以常格，如《此日足可惜》之类。得韵窄，则不复旁出，而因难见巧，愈险愈奇，如《病中赠张十八》之类。譬如善驭马者，通衢广陌，纵横驰骋，惟意之所至；於蚁封水曲，又疾徐中节，不少蹉跌。此天下之至工也。"今按《此日足可惜》一首，通用东、冬、江、阳、庚、青六韵；此外如《元和圣德诗》，通用语、{鹿吴}、马、有、哿五韵；《孟东野失子》诗，通用先、寒、删、真、文、元六韵，馀可类推。其用窄韵，亦不止《病中赠张十八》一首。如《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》一首，又《会合联句》三十四韵，洪容斋谓除"蠓"、"蛹"二字，《韵略》未收，馀皆不出二肿之内。今按"蠓"、"蛹"二字，《唐韵》本收在三肿，则皆本韵也。

联句诗，王伯大以为古无此体，实创自昌黎。沈括则谓"虞廷《赓歌》，汉武《柏梁》，已肇其端。晋贾充与妻李氏遂有连句。六朝以前谓之'连句'，见《梁书》及《南史》。其後陶、谢诸公，亦偶一为之。何逊集中最多，然皆寥寥短篇，且文义不相连属，仍是各人之制而已。"是古来原有此体，特长篇则始自昌黎耳。今观韩集中《会合联句》，则昌黎及孟郊、张籍、张彻四人所作；《石鼎联句》，则轩辕弥明、侯喜、刘师命所作，独无昌黎名，或谓弥明即昌黎托名也；《郾城夜会联句》，则昌黎与李正封所作；其他如《同宿》一首，《纳凉》一首，《秋雨》一首，《雨中寄孟几道》一首，《征蜀》一首，《城南》一首，《远游》一首，《斗鸡》一首，皆韩、孟二人所作。大概韩、孟俱好奇，故两人如出一手；其他则险易不同。然即二人联句中，亦自有利钝。惟《斗鸡》一首，通篇警策。《远游》一首，亦尚不至散漫。《征蜀》一首，至一千馀字，已觉太冗，而段落尚觉分明。至《城南》一首，则一千五六百字，自古联句，未有如此之冗者。以《城南》为题，景物繁富，本易填写，则必逐段勾勒清楚，方醒眉目。

乃游览郊墟，凭吊园宅，侈都会之壮丽，写人物之殷阜，入林麓而思游猎之娱，过郊坛而述 祀之肃。层叠铺叙，段落不分，则虽更增千

百字，亦非难事，何必以多为贵哉！近时朱竹 、查初白有《水碓》及《观造竹纸》联句，层次清澈，而体物之工，抒词之雅，丝丝入扣，几无一字虚设。恐韩、孟复生，亦叹以为不及也。

自沈、宋创为律诗後，诗格已无不备。至昌黎又斩新开辟，务为前人所未有。

如《南山诗》内铺列春夏秋冬四时之景，《月蚀诗》内铺列东西南北四方之神，《谴疟鬼》诗内历数医师、炙师、诅师、符师是也。又如《南山诗》连用数十或"字，《双鸟诗》连用"不停两鸟鸣"四句，《杂诗》四首内一首连用五"鸣"字，《赠别元十八》诗连用四"何"字，皆有意出奇，另增一格。《答张彻》五律一首，自起至结，句句对偶，又全用拗体，转觉生峭。此则创体之最佳者。

昌黎不但创格，又创句法。《路旁堠》云："千以高山遮，万以远水隔。"此创句之佳者。凡七言多上四字相连，而下三字足之。乃《送区弘》云："落以斧引以纟 墨徽。"又云："子去矣时若发机。"《陆浑山火》云："溺厥邑囚之昆仑。"则上三字相连，而下以四字足之。自亦奇辟，然终不可读。故集中只此数句，以後亦莫有人仿之也。

《元和圣德诗》叙刘辟被擒，举家就戳，情景最惨。曰："解脱挛索，夹以砧斧。婉婉弱子，赤立伛偻。牵头曳足，先断腰膂。次及其徒，体骸撑拄。末乃取辟，骇汗如写。挥刀纷纭，争寸刂脍脯。"苏辙谓其"少酝藉，殊失《雅》、《颂》之体"。张----则谓"正欲使各藩镇闻之畏惧，不敢为逆。"二说皆非也。

才人难得此等题以发抒笔力，既已遇之，肯不尽力摹写，以畅其才思耶！此诗正为此数语而作也。

《南山诗》古今推为杰作，《潜溪诗话》记"孙莘老谓《北征》不如《南山》，王平甫则谓《南山》不如《北征》，各不相下。时黄山谷

年尚少，　在座，曰：'若论工巧，则《北征》不及《南山》；若书一代之事，与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相表里，则《北征》不可无，《南山》虽不作可也。'其论遂定"云。此固持平之论，究之山谷所谓工巧，亦未必然。凡诗必须切定题位，方为合作；此诗不过铺排山势及景物之繁富，而以险韵出之，层叠不穷，觉其气力雄厚耳。世间名山甚多，诗中所咏，何处不可移用，而必於南山耶！而谓之"工巧"耶！则与《北征》固不可同年语也。

昌黎诗亦有晦涩俚俗，不可为法者。《芍药歌》云："翠茎红蕊天力与，此恩不属黄锺家。"所谓"黄锺家"，果何指耶！《答孟郊》云："弱拒喜张臂，猛　缩爪。见倒谁肯扶，从嗔我须咬。"则竟写挥拳相打矣，未免太俗。

昌黎诗中律诗最少。五律尚有长篇及与同人唱和之作，七律则全集仅十二首。

盖才力雄厚，惟古诗足以恣其驰骤，一束於格式声病，即难展其所长，故不肯多作。然律中如《咏月》、《咏雪》诸诗，极体物之工，措词之雅；七律更无一不完善稳妥，与古诗之奇崛判若两手。则又其随物赋形，不拘一格之能事。

昌黎以主持风雅为己任，故调护气类，宏奖後进，往往不遗馀力。如荐孟郊於郑相，荐侯喜於卢郎中，可类推也。其於友谊亦最笃。先与柳宗元、刘禹锡交好；及自监察御史贬阳山令，实以上疏言事，柳、刘泄之於王亻丕、王叔文等，故有此迁谪。然其赴江陵诗云："同官尽才俊，偏善柳与刘。或虑言语泄，传之落冤雠。二子不宜尔，将疑断还不？"是犹隐约其词，而不忍斥言。及柳、刘得罪南窜，昌黎忧其水土恶劣，作《永贞行》云："吾尝同僚情岂胜，具书所见非妄徵。"则更33於旧日交情，无幸灾乐祸之语。迨昌黎贬潮州，柳尚在柳州，昌黎《赠元协律》诗，谓"吾友柳子厚，其人艺且贤"，且有《答柳州食　蟆》等诗。既死，犹为之作《罗池庙碑》。是昌黎与宗元始终无嫌隙，亦可

见其笃於故旧矣。

昌黎以道自任，因孟子距杨、墨，故终身亦辟佛、老。其於世之求仙者，固谓"吾宁屈曲在世间，安能从汝巢神山"矣。《谏佛骨》一表，尤见生平定力。

然平日所往来，又多二氏之人。如送张道士有诗，送惠师、灵师、澄观、文畅、大颠皆有诗文。或疑其交游无检，与平日持论互异；不知昌黎正欲借此以畅其议论。如谢自然白日 ← 天，则叹基伙妖魅所惑，化为异物；华山女说法动人，则讥其煽诱少年，争来听讲；於澄观则欲"收敛加冠巾"；於惠师则云"吾疾游惰者，怜子愚且淳"；於灵师亦云"方将敛之道，且欲冠其颠"；於文畅则草序排讦。

惟於大颠无贬词，则以其颇聪明识道理；於张道士亦无贬词，则以其上书言事，不用而归，固异乎寻常黄冠者流也。贾岛本为僧，名无本，因昌黎言，且弃僧服而举进士。然则与二氏之人往来，亦复何害！并非以空谷寂寥，见似人者而喜也。

《示儿》诗自言辛勤三十年，始有此屋，而备述屋宇之垲爽，妻受诰封，所往还无非公卿大夫，以诱其勤学，此已属小见。《符读书城南》一首，亦以两家生子，提孩时朝夕相同，无甚差等；及长而一龙一猪，或为公相，势位赫奕，或为马卒，日受鞭笞，皆由学与不学之故。此亦徒以利禄诱子，宜宋人之议其後也。

不知舍利禄而专言品行，此宋以後道学诸儒之论，宋以前固无此说也。观《颜氏家训》、《柳氏家训》，亦何尝不以荣辱为劝诫耶！

卷四

○白香山诗

中唐诗以韩、孟、元、白为最。韩、孟尚奇警，务言人所不敢言；元、白尚坦易，务言人所共欲言。试平心论之，诗本性情，当以性情为主。奇警者，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，使人荡心骇目，不敢逼视，而意味或少焉。坦易者，多触景生情，因事起意，眼前景，口头语，自能沁人心脾，耐人咀嚼。此元、白较胜於韩、孟。世徒以轻俗訾之，此不知诗者也。元、白二人才力本相敌，然香山自归洛以後，益觉老 无枝，称心而出，随笔抒写，并无求工见好之意，而风趣横生，一喷一醒，视少年时与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竞胜者，更进一筹矣。故白自成大家，而元稍次。

香山诗凡数次订辑，其《长庆集》经元微之编次者，分讽谕、 、感伤三类。盖其少年欲有所济於天下，而托之讽谕，冀以流闻宫禁，裨益时政； 、感伤，则随时写景、述怀、赠答之作，故次之。其自序谓"志在兼济，行在独善。

讽谕者，兼济之义也； 、感伤者，独善之义也"。大指如此。至後集则长庆以後，无复当世之志，惟以安分知足、玩景 情为事，故不复分类，但分格诗、律诗二种，随年编次而已。今流传诸本，虽不免有前後错杂之处，然大概尚仍其旧。

香山诗名最著，及身已风行海内，李谪仙後一人而已。观其与微之书云："自长安至江西，三四千里，凡乡校、佛寺、逆旅、行舟之中，往往有题仆诗者；士庶、僧道、孀妇、处女之口，往往有诵仆诗者。军

使高霞寓，邀妓侑客，妓曰：'我诵得白学士《长恨歌》，岂他比哉！'由是增价。汉南主人宴客，诸妓见仆来，指曰：'此《秦中吟》、《长恨歌》主耳'。微之序其集，亦曰："禁省、观寺、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，王公、妾妇、牛童、马走之口无不道，至於缮写摹勒，[illegible]卖於市。又云鸡林贾人，求市颇切，自云'本国宰相，每以百金换一篇，其甚伪者，辄能辨别之。'"是古来诗人，及身得名，未有如是之速且广者。盖其得名，在《长恨歌》一篇。其事本易传，以易传之事，为绝妙之词，有声有情，可歌可泣，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，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。是以不胫而走，传遍天下。又有《琵琶行》一首助之。此即全无集，而二诗已自不朽，况又有三千八百四十首之工且多哉！

中唐以後，诗人皆求工於七律，而古体不甚精诣，故阅者多喜律体，不喜古体。惟香山诗，则七律不甚动人，古体则令人心赏意惬，得一篇辄爱一篇，几於不忍释手。盖香山主於用意，用意则属对排偶，转不能纵横如意；而出之以古诗，则惟意所之，辨才无碍。且其笔快如并剪，锐如昆刀，无不达之隐，无稍晦之词；工夫又锻炼至洁，看是平易，其实精纯。刘梦得所谓"郢人斤斫无痕迹，仙人衣裳弃刀尺"者，此古体所以独绝也。然近体中五言排律，或百韵，或数十韵，皆研炼精切，语工而词赡，气功而神完，虽千百言亦沛然有馀，无一懈笔。当时元、白唱和，雄视百代者正在此。後世卒无有能继之，此又不徒以古体见长也。

大凡才人好名，必创前古所未有，而後可以传世。古来但有和诗，无和韵。

唐人有和韵，尚无次韵；次韵实自元、白始。依次押韵，前後不差，此古所未有也。而且长篇累幅，多至百韵，少亦数十韵，争能斗巧，层出不穷，此又古所未有也。他人和韵，不过一二首，元、白则多至十六卷，凡一千馀篇，此又古所未有也。以此另成一格，推倒一世，自不能不传。盖元、白觑此一体，为历代所无，可从此出奇，自量才

力，又为之而有馀，故一往一来，彼此角胜，遂以之擅场。

微之《上令狐相公书》，谓"同门生白居易，爱驱驾文字，穷极声韵，或千言，或五百言。小生自揣，不能有以过之，往往戏排旧韵，别创新词，名为次韵，盖欲以难相挑耳。"白与元书，亦谓"敌则气作，急则计生。以足下来章，惟求相困，故老仆报语，不觉太夸"。观此可以见二公才力之大矣。今两家次韵诗具在，五言排律，实属工力悉敌，不分胜负；惟古诗往往和不及唱。盖唱先有意而後词，和者或不能别有新意，则不免稍形支绌也。然二人创此体後，次韵者固习以为常，而篇幅之长且多，终莫有及之者，至今犹推独步也。又如联句一种，韩、孟多用古体，惟香山与裴度、李绛、李绅、杨嗣复、刘禹锡、王起、张籍皆用五言排律，此亦创体。按香山与微之唱和，有《元白唱和因继集》，与梦得有《刘白唱和集》。

在杭州时，崔元亮在湖州，微之在越州，有《三州唱和集》；在洛时，刘梦得在苏州，有《吴洛寄和集》。又与裴令公等游赏，有《洛中集》。

五言排律，长篇亦莫有如香山之多者。《渭村退居一百韵》；谪江州有《东南行》一百韵；微之以《梦游春七十韵》见寄，广为一百韵报之；又《代书诗寄微之一百韵》；《赴忠州舟中示弟行简五十韵》；《和微之投简阳明洞五十韵》；《想东游五十韵》；《逢萧彻话长安旧游五十韵》；《叙德书情上宣歙崔中丞四十韵》；《新昌新居四十韵》；此外如三十、二十韵者，更不可胜计。此亦古来所未有也。

香山於古诗律诗中，又多创体，自成一格。如《洛阳有愚叟》五古内："检点盘中饭，非精亦非粝。检点身上衣，无馀亦无阙。天时方得所，不寒又不热。

体气正调和，不饥亦不渴。"《哭崔晦叔》五古内："丘园共谁卜？山水共谁寻？

风月共谁赏？诗篇共谁吟？花开共谁看？酒熟共谁斟？"连用叠调，此一体也。

《洛下春游》五排内："府中三遇腊，洛下五逢春。春树花珠颗，春塘水曲尘。

春姓无气力，春马有精神。"连用五"春"字，此一体也。和诗中有与原唱同意者，则曰和；与原唱异意者，则曰答。如和微之诗十七章内，有《和思归乐》、《答桐花》之类，此一体也。律诗内《偶作寄皇甫朗之》一首，本是五排，其中忽有数句云："历想为官日，无如刺史时。"下又云："分司胜刺史，致仕胜分司。何况园林下，欣然得朗之。"排偶中忽杂单行，此又一体也。《酒库》五律云："野鹤一辞笼，虚舟长任风。送愁还闹处，移老入[illegible]中。身更求何事，天将富此翁。此翁何处富，酒库不曾空。"第七句忽单顶第六句说下。《雪夜小饮赠梦得》七律一首，下半首云："久将时背称遗老，多被人呼作散仙。呼作散仙应有以，曾看东海变桑田。"亦以第七句单顶第六句说下，又一体也。《别淮南牛相公》五排一首，自首至尾，每一句说牛相，一句自说。自注云："每对双关，分叙两意。"此又一体也。至如六句成七律一首，青莲集中已有之。香山最多，而其体又不一。如《忠州种桃杏》云："无论海角与天涯，大抵心安即是家。路远谁能念乡曲，年深兼欲忘京华。忠州且作三年计，种杏栽桃拟待花。"前後单行，中间成对，此六句律正体也。《樱桃花下招客》云："樱桃昨夜开如雪，鬓发今年白似霜。渐觉花前成老丑，何曾酒後更颠狂。谁能闻此来相劝，共泥春风醉一场。"此前四句作两联，末二句不对也。《苏州柳》云："金谷园中黄袅娜，曲江亭畔碧婆娑。老来处处游行遍，不似苏州柳最多。飞絮拂头条拂面，使君无计奈春何！"此前二句作对，後四句不对也。《板桥路》云："梁苑城西二十里，一渠春水柳千条。若为此地今重过，十五年前旧板桥。曾共玉颜桥上别，不知消息到今朝。"此通首不对，而亦编在六句律诗中，又一体也。七言律《赠皇甫朗之》一首："艳阳时节又蹉跎，迟暮光阴复若何？一岁中分春日少，百年通计老时多。多中

更被愁牵引，少里兼遭病折磨。赖有销忧治闷药，君家醇酎我狂歌。"此以第五六句顶第三四句说下，又一体也。盖诗境愈老，信笔所之，不古不律，自成片段，虽不免有恃老自恣之意，要亦可备一体也。

香山《长庆集》以讽谕、 、感伤三类分卷，而古调、乐府、歌行各体，即编於三类之内；後集不复分此三类，但以格诗、律诗分卷。古来诗未有以"格"称者，大历以後始有。"齐、梁格"、"元和格"，则以诗之宗派而言；"辘轳格"、"进退格"，则律诗中又增限制，无所谓"格诗"也。兹乃分格、律二种，其自序谓"迩来复有格律诗"。《洛中集记》亦曰："分司东都以来，赋格律诗凡八百首。"《序元少尹集》亦曰："著格诗若干首，律诗若干首。"是"格"与"律"对言，实香山创名。此外亦无有人称格诗得。既以"格"与"律"相对，则古体诗、乐府、歌行俱属格诗矣。而俗本於後集十一卷之首格诗下，复系"歌行、杂体"字样，是直以格诗又为古诗中之一体矣。汪立名辨之甚晰。

香山诗恬淡 之趣，多得之于陶、韦。其《自吟拙什》云："时时自吟咏，吟罢有所思。苏州及彭泽，与我不同时。此外复谁爱？惟有元微之。"又《题浔阳楼》云："常爱陶彭泽，文思何高玄。又怪韦苏州，诗情亦清 。"此可以观其越向所在也。晚年自 其 ，但道其意所欲言，无一雕饰，实得力於二公耳。

集中有《效陶潜体诗十六首》，又有《别韦苏州》一首。按香山自叙："年十四五时，游苏、杭间，见太守甚尊，不得从游宴之列。"则於左司年辈本不相及，何得有辞别之作？此诗必非香山所作，或他人诗搀入耳。

唐人五言古诗，大篇莫如少陵之《北征》，昌黎之《南山》。二诗优劣，黄山谷已尝言之。然香山亦有《游王顺山悟真寺》一首，多至一千三百字，世顾未有言及者。今以其诗与《南山》相校，《南山诗》但亻 龙侗摹写山景，用数十"或"字，极力刻画；而以之移写他山，亦可通用。《悟真寺》诗，则先写入山，次写入寺；先憩宾位，次至玉像殿，

次观音岩，点明是夕宿寺中。明日又由南塔路过蓝谷，登其巅；又到蓝水环流处，上中顶最高峰，寻谒一片石、仙人祠；回寻画龙堂，有吴道子画、褚河南书。总结登历，凡五日。层次既极清楚，且一处为一处景物，不可移易他处。较《南山诗》似更过之。又《北征》、《南山》皆用仄韵，故气力健举；此但用平韵，而逐层畏叙，沛然有馀，无一语冗弱，觉更难也。而诗人不知，则以香山有《长恨》、《琵琶》诸大篇脍炙人口，遂置此诗於不问耳。

《长恨歌》自是千古绝作。其叙杨妃入宫，与陈鸿所传选自寿邸者不同，非惟惧文字之祸，亦讳恶之义，本当如是也。惟方士访至蓬莱，得妃密语归报上皇一节，此盖时俗讹传，本非实事。明皇自蜀还长安，居兴庆宫，地近市廛，尚有外人进见之事。及上元元年，李辅国矫诏迁之於西内，元从之陈玄礼、高力士等，皆流徙远方，左右近侍，悉另易人。宫禁严密，内外不通可知。且鸿传云：上皇得方士归奏，其年夏四月，即晏驾。则是宝应元年事也。其时肃宗卧病，辅国疑忌益深，关防必益密，岂有听方士出入之理！即方士能隐形入见，而金钗、钿盒，有物有质，又岂驭气者所能携带？此必无之事，特一时俚俗传闻，易於耸听，香山竟为诗以实之，遂成千古耳。

《琵琶行》亦是绝作。然身为本郡上佐，送客到船，闻邻船有琵琶女，不问良贱，即呼使奏技，此岂居官者所为？岂唐时法令疏阔若此耶？盖特香山借以为题，发抒其才思耳。然在鄂州，又有《夜闻歌者》一首云："歌罢继以泣，泣声通复咽。寻声见其人，有妇颜如雪。借问谁家妇，歌泣何凄切？一问一沾襟，低眉终不说。"则闻歌觅人，竟有其事，恬不为怪矣。

香山历官所得俸入多少，往往见於诗。为校书郎云："俸钱万六千，月给亦有馀。"　　尉云："吏禄三百石，岁晏有馀粮。"京兆户曹参军云："俸钱四五万，月可奉晨昏。廪禄二百石，岁可盈仓 。"江州司马云："官品至第五，俸钱四五万。"太子宾客分司云："俸钱七八

万，给受无虚月。"刑部侍郎云："秋官月俸八九万。"太子少傅云："月俸百千官二品，朝廷雇我作⟳人。"刑部尚书致仕云："半俸资身亦有馀。"又云："俸随日计钱盈贯，禄逐年支岁满⤢。"又有诗云："寿及七十五，俸r五十千。"此可当《职官》、《食货》二志也。

香山诗不惟记俸，兼记品服。初为校书郎，至江州司马，皆衣青绿。有《春去》诗云"青衫不改去年身"，《寄微之》云"折腰俱老绿衫中"，及《琵琶行》所云"江州司马青衫湿"，是也。行军司马则衣绯，有《寄李景俭唐邓行军司马》云："四十著绯军司马"。为刺史，始得著绯。有《忠州初著绯答友人》诗，有《谢裴常侍赠绯袍鱼袋》诗。由忠州刺史除尚书郎，则又脱绯而衣青。有诗云："便留朱绂还铃阁，酞著青袍侍玉除。"时微之已著绯，故赠诗云："笑我青袍故，饶君茜绶殷。"及除主客郎中知制诰、加朝散大夫，则又著绯，而微之已衣紫，故赠诗云："我朱君紫绶，犹未得差肩。"除秘书监，始赐金紫。有《拜赐金紫》诗云："紫袍新秘监，白首旧书生。"太子少傅品服亦同。故诗云："勿谓身未贵，金章照紫袍"。此又可抵《舆服志》也。

《€溪友议》引《本事集》，谓"香山有妓樊素善歌，小蛮善舞，尝为诗云：'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。'"是樊素、小蛮本两人也。然香山集无此诗，其鬻骆马、遣杨柳枝，见於《不能忘情吟》者，曰："骆反厩，素反闺。乃目素兮素兮，为我歌《杨柳枝》，我与尔归醉乡去来。"则但有樊素而无所谓小蛮者。

按香山诗云："菱角执笙簧，谷儿抹琵琶，红绡信手舞，紫绡随意歌。"自注："菱、谷、红、紫，皆小蛮名。"又《春晚寻梦得》云："还携小蛮去，试觅老刘看。"自注："小蛮，酒↙名。"则所谓"小蛮"者，乃歌妓及宴具之通称，非一人专名也。然《别柳枝》诗云："两枝杨柳小楼中。"又诗云："去岁楼中别柳枝。"自注："樊、蛮也。"二妓皆以柳枝目之。又《天寒晚起》诗云："十年贫健是樊蛮。"则又实有樊素、小蛮二人。意当时善歌《柳枝》者，素之外又有一人，旧以通称之"小蛮"呼

之，而无专名耳。香山有《代罗樊二妓招舒著作》诗，刘梦得答香山亦云："今朝停五马，不是为罗敷。"则能唱《柳枝》之小蛮，当即罗姓也。

香山举进士试《窗中列远曲》，省试《玉水记方流诗》，皆无足观。不过浮词敷演，初未清切摹写；在今时诗帖中，尚属劣等。岂贞元诗家犹未有刻画一派耶？全集中亦不免有拙句、率句，复调、复意。如《西楼喜雪》云："散面庶槐市，堆花压柳桥。"又云："北市风生飘散面。"以"散面"喻雪，何异"撒盐"！

《答杜相公以诗见寄》云："剪截五言须用钺也；然太生硬。"《寄元九》云："若不九重中掌事，即须千里外抽身。"《赠梦得》云："头垂白发我思退，脚踏青€君欲忙。"《题池西小楼》云："虽贫眼下无妨乐，纵病心中不与愁。"《赠梦得》云："无情一任他春去，不醉争消得日长。"又云："政事素无争学得，风情旧有且将来。"又《代梦得吟》云："世上争先从尽汝，人得且须游。"《题西池小楼》云："春来游得且须游。"酬牛相公见戏云："眼看狂不得，狂得且须狂。"《杭州官舍》云："起尝一瓯茗，行读一卷书。"《偶作》二首内云："或饮茶一盏，或吟诗一章。"《首夏病间》云："或饮一瓯茗，或吟两句诗。"《咏意》云："或吟诗一章，或饮茶一瓯。"《咏所乐》云："或开书一篇，或饮酒一卮。"《池上篇》亦云："时饮一杯，或吟一篇。"此句法之重复者也。又有词意相同者。《伤友》一首，谓贫贱至交，及贵则弃若路人；而《寓意》五首内，又将此意作一首。《赠同座》云："花丛便不入，犹自未甘心。"《病假》云："与春无分未甘心。"《病入新正》又云："便休心未伏，更试一春看。"此一意凡三见。《对红叶》云："醉貌如霜叶，虽红不是春。"与刘明府共饮云："貌偷花色暂去。"一意凡两见。《赠萧殷二协律》云："我有大裘君未见，宽广和暖如阳春。若令在郡得五考，与君展覆杭州人。"《布裘》诗又云："安得万里裘，盖裹周四垠。"《新制绫袄》又云："争得大裘长万丈，与君都盖洛阳城。"一意亦三见。《蔷薇花一丛独死》

云："乾坤无厚薄，草木自荣衰。"《初到江州寄翰林诸公》云："雨露施恩无厚薄，蓬茅随分有荣枯。"一意凡两见。《曲江感秋》云："荣名与壮齿，相避如朝暮。时命始欲来，年颜已先去。"《短歌行》云："耳目聋暗後，堂上调丝竹。牙齿缺落时，盘中堆酒肉。荣华与少壮，相避如寒燠。"《日渐长》云："年颜盛壮名未成，官职欲高身已老。"《有感》云："贫贱当壮年，富荣临暮齿。"一意凡四见。《哭刘敦质》云："愚者多贵寿，贤者独贱　。"《和微之》云："真宰倒持生杀柄，↻物命长人短命。松枝上鹤蓍下龟，千年不死仍无病。"《伤杨弘贞》云："颜子昔短命，杨生亦早捐。谁识天地厚，独与龟鹤年。"《叹老》云："人生少满百，不得长欢乐。谁会天地心，千龄与龟鹤！"《哭王质夫》云："江南有毒蟒，江北有妖狐，皆享千年寿，多於王质夫。不知彼何德，不识此何辜。"一意凡六见。

盖诗太多，自不免有此病也。

香山有《过洞庭湖》诗，谓大禹治水，何不尽驱诸水直注之海，而留此大浸占湖南千里之地！若去水作陆，又可活数百万生灵，增入司徒籍。岂禹时苗顽不用命，遂不能兴此役耶？此书生之见，好为议论，而不可行者也。万山之水，奔腾而下，其中途必有停潴之处，始不冲溢为患。如江西之有鄱阳，江南之有巢湖、洪泽湖、太湖，随时容纳，以缓其势，故为害较少。黄河之水，无地停蓄，遂岁岁为患。若令蜀江出峡後即挟众水直趋东海，其间吴、楚经由之地，横溃冲决，将有更甚於黄河者。香山但发议以聘其诗才，而不知见笑於有识也。

香山出身贫寒，故易於知足。少年时《西归》一首云："马瘦衣裳破，别家来二年。忆归复愁归，归无一囊钱。"《朱陈村》诗云："忆昨旅游初，迨今十五春。孤舟三　楚，羸马四经秦。昼行有饥色，夜寝无安魂。"可见其少时奔走衣食之苦矣。故自登科第，入仕途，所至安之，无不足之意。由京兆户曹参军丁母忧，退居渭上村云："新屋五六间，古槐八九树。"已若稍有宁宇。江州司马虽以谪去，然《种樱桃》

诗云："上佐近来多五考，少应四度见花开。"忠州刺史虽远恶地，然《种桃杏》诗云："忠州且作三年计，种杏栽桃拟待花。"是所至即以为数年为期，未尝求速化。自忠州归朝，买宅於新昌里，虽湫隘，而有《小园》诗云："门闾堪作盖，堂室可铺筵。"已觉自 。及刺杭州归，有馀赀，又买东都履道里杨凭宅，有林园池馆之胜，遂有终焉之志。寻授苏州刺史，一年即病免归，授刑部侍郎，不久又病免归，除河南尹，三年又病免归，除同州刺史，亦称病不拜，皆为此居也。直至加太子少傅，以刑部尚书致仕，始终不出洛阳一步。可见其苟合苟完，所志有限，实由於食贫居贱之有素；汔可小康，即处之泰然，不复求多也。然其知足安分在此，而贫儒骤富，露出措大本色，亦在此。才谪江州，遇李、马二妓，即赠以诗。卢侍御席上，小妓乞诗，辄比之雨中神女月中仙。迨历守杭、苏，无处不挟妓出游，李娟、张态、商玲珑、谢好、陈宠、沈平、心奴、胡容等，见於吟咏者，不一而足。游虎丘则云："摇曳双红旆，娉婷十翠娥。"游洞庭则云："十只画船何处宿，洞庭山脚太湖心。"俱不觉沾沾自喜，鸣其得意。其後归朝、归洛，并有自置妓乐，如菱角、谷儿、红绡、紫绡、樊素、小蛮等，尝亲为教演，所谓"新乐铮钅 从教欲成，苍头碧玉尽家生"，则歌舞多奴婢矣。教而未成，则云："老去将何遣散愁？新教小玉按《梁州》。"《答苏庶子》云："不敢邀君无别意，管弦生涩未堪听。"教成後则云："管弦渐好新教得，罗绮虽贫不外求。"又云："等 池上留宾客，随事灯前有管弦。"又云："三嫌老丑换蛾眉。"以色衰而别换佳丽，则更求精於色艺，非联尔充数者。甚至与留守牛相公家妓乐合宴云："两家合奏洞房夜，八月连阴秋雨时。"又向裴令公借南庄携家妓宴赏云："拟提社酒携村妓，擅入朱门莫怪无？"可见其家乐直可与宰相、留守比赛精丽。而见之诗篇，津津有味， 自形其小家气象。

所谓"不得当年有，犹胜到老无"者，固暮年消遣之一事耶！

《新唐书》本传谓二李党事，互相倾轧。杨虞卿与居易姻家，而善於李宗闵；居易惧以党人见斥，乃移病还东都，是太和初年也。《旧唐

书》谓居易"流落江湖四五年，几沦蛮瘴，自是宦情衰落，无意於出处。"则元和十年谪江州後也。

今以其诗考之，则退休之志，不惟不始於太和，并不始於元和十年，而元和之初，已早有此志。是时授拾遗，入翰林，年少气锐，本欲有以自见於世。故论王锷以赂谋宰相，论裴均不当违制进奉，论李师道不当掠美以私财代赎徵宅，论吐突承璀不当以中使统兵，论元稹不当以中使谪官，皆侃侃不挠，冀以裨益时政。然已为当事者侧目。始知仕途险艰，早有林下乐志之想。观其在江州寄微之书："昔与微之在朝，同蓄退休之心，迨今十年，沦落老大，追寻前约，且订後期。"可知同在禁近时，早有此约矣。谪江州，有《自诲》一首，谓年已四十四，即活至七十，亦不过二十六年，惟当饥而食，渴而饮，昼而兴，夜而寝，何必舍此而遑遑他求！此尤其思退之本怀也。惟因家事落然，不能无藉於禄仕，其见之吟咏者，亦自不讳。在江州云："欲作妻孥计，须营伏腊资。"自忠州归，买宅新昌里，即云："囊中贮馀俸，郭外买↻田。"然究不能赡足，则云："非无解挂簪缨意，未有支持伏腊资。"初至杭州，尚云："欲将↻送老，须著病辞官。更待年终後，支持归计看。"及三年去任，宦橐已丰，则云："三年请禄俸，颇有馀衣食。乃至僮仆间，皆无冻馁色。"又云："渭北庄犹在，钱塘俸尚残。如能便归去，亦不至饥寒。"买履道里新居云："移家入新宅，罢郡有馀资。"後刺苏州，又云："一日又一日，自问何留滞？为贪逐日俸，拟作归田计。"去苏州後，又云："僮仆减来无冗食，资粮算外有馀钱。携将贮作丘中计，犹免饥寒得数年。"自是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，遂不复外出，年才五十八耳。笙歌游赏，娱情送老，固宦成之乐事，不足为怪。而回视元和初年，与微之相约退休，可谓不负初心。非真因二李党起，始引身远害也。有禄以赡其家，有才以传於後，香山自视，固已独有千古，权位势利，曾不足当其一唾，岂徒以明哲保身为得策耶？微之既与香山早有成约，其後急於入相，顿忘夙心，至与裴度相轧，贻讥清议；则其与香山早约时，本非真意，故不能践言耳。叶少蕴云："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，而不累於杨；与元微之、牛僧孺相厚，而不累於元、牛；与裴晋公

相善，而不因晋公以进；与李德裕素不协，而不为德裕所忌。惟不汲汲於进，是以能安於去就、爱憎之扬也。"然则香山退休之志，虽不因党祸；而因退休得免党祸，则亦未尝无因也。

唐人最重座主门生之谊，今皆见香山集中。有《贺杨仆射致仕後杨侍郎门生合宴席上作》，则门生宴座主之父也。又有《与诸同年贺座主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》，自注："座主於萧尚书下及第。"则座主之座主也。按香山於贞元十六年在中书舍人高郢下第四人及第，试《性习相远近赋》、《玉水记方流诗》，则座主郢也。而郢在礼部侍郎萧昕下第九人登第，实宝应二年癸卯；迨郢拜太常时，几四十年矣。昕自癸卯放进士之後，二十四年丁卯，以礼部尚书再知贡举，今又十三年。见门生之下，又有门生，可谓耆宿盛事。《全唐诗话》记"杨於陵仆射入觐，其子嗣复率两榜门生迎於潼关，归宴於新昌里第，元、白俱在座。杨汝士诗最後成，中有'文章旧价留鸾掖，桃李新阴在鲤庭'之句，自夸压倒元、白"。即此会也。惟白计谓杨仆射致仕有此宴，而《诗话》谓入觐有此宴，稍不同，自当以香山诗为正。香山又有《送牛相公出镇淮南》诗云："何须身自得，将相是门生。"将相，即僧孺也。自注"元和初，牛相公应制策登第，余为翰林考☆官"云。後僧孺以宰相留守洛中，香山方居履道里，过从甚密。牛尝宴香山於府第，香山诗云："政事堂中老丞相，制科场里旧将军。"此又座主门生故事。

今香山集皆有之，亦可以备科第典故。《新唐书杨嗣复传》谓於陵自洛入朝，嗣复率门生出迎。

元和中，方士烧炼之术盛行，士大夫多有信之者。香山作庐山草堂，亦尝与炼师郭虚舟烧丹，垂成而改，明日而忠州刺史除书至，故《东坡志林》谓"世间出世间，不能两遂"也。观其与虚舟诗云："泥坛方合矩，铸鼎圆中规。二物正✉合，厥状何怪奇。绸缪夫妇体，狎猎鱼龙姿。心尘未洁净，火候遂参差。先生弹指起，姹女随烟飞。药灶今夕罢，诏书明日追。"正指此事。亦可见烧炼时，果有阴阳配合之象，所

以易动人也。《对酒》诗云："丹砂见火去无迹。"《不二门》诗云："亦曾烧大药、消息乖火候。至今残丹砂，烧乾不成就。"盖自此以後，遂不复留意。《答张道士》云："丹砂一粒不曾尝。"又《答张道士见讥》云："贤人易狎须勤饮，姹女难禁莫漫烧。张道士输白道士，一杯沆瀣便逍遥。"《思旧》云："服气崔常侍晦叔，烧丹郑舍人居中，共期生羽翼，那忽化灰尘。"自云："惟知趁杯酒，不解炼金银。"《感旧》云："退之服硫磺，一病竟不痊。

微之炼秋石，未老身溘然。惟余不服食，老命反迟延。但 荤与血，不识汞与铅。"是香山不惑於服食之说审矣。乃晚年又有《烧药不成命酒独醉》诗云："白发逢秋王，丹砂见火空。不能留姹女，争免作衰翁？"又与李侍郎结道友，以药术为事，而李长逝，悼以诗云："金丹同学都无益。是晚年又有尝留意於此，宜陈後山有自笑未竟人复吁"之诮也。香山性情，本无拘滞，人以为可，亦姑从之，然终未尝以身试耳。

香山《九老图》故事，《新唐书》谓"居易与胡杲、吉 文、郑据、刘真、卢真、张浑、狄兼谟、卢贞宴集，皆高年不事者，人慕之，绘为《九老图》"。

此未考香山集也。其自序《七老会》诗，谓"胡、吉、刘、郑、卢、张六贤，皆多年寿，余亦次焉，在履道坊合成尚齿之会。七老相顾，以为希有，各赋七言六韵一章以纪之，时会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也。秘书监狄兼谟、河南尹卢真，以年未七十，虽与会而不及列。"《後序》又云："其年夏，又有二老李元爽、僧如满，年貌绝伦，亦来斯会，续命书姓名年齿，写其形貌，附於图石，与前七老题为《九老图》。"是七老内无狄、卢二人，增元爽、如满为九老也。今汪立名本并考诸人官位、年寿，及诗附於後，较为详核，惟吉 文作吉皎稍异，今并载之："前怀州司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，卫尉卿致仕冯翊吉皎年八十八，前磁州刺史广平刘真年八十七，前右龙武军长史荥阳郑据年

八十五，前侍御史内供奉范阳卢贞年八十三，前永州刺史清河张浑年七十七。洛中遗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，僧如满年九十五。此二人无诗，香山各作一绝句赠之。"宋元丰五年，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，时富韩公以司徒致仕。公慕白乐天"九老会"，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，为"耆英会"，就资圣院建大厦，曰耆英堂。闽人郑奂绘像堂中。时富公年七十九，潞公与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，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六，太常少卿赵丙、秘书监刘几、卫州防御使冯行己七十五，天章阁待制楚建中、朝议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，大中大夫张问、龙图阁直学士张焘皆七十。时宣徽使王拱宸留守北京，贻书愿与斯会，年七十一。独司马温公年未七十，潞公素重其人，用唐九老狄兼谟故事，请入会。见朱子《名臣言行录》。

香山与韩昌黎同时，年位亦相等。然昌黎集仅有《同张籍游曲江寄白舍人》诗一首；香山集有《和韩侍郎苦雨》一诗，《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小饮》一诗，《久不见韩侍郎》一诗，《和韩侍郎题杨舍人林亭》一诗，《和韩侍郎张博士游曲江见寄》一诗，又《老戒》一首，内云："我有白头戒，闻於韩侍郎。"此外更无赠答之作。而与张籍往还最熟，赠籍诗云："昔我为近臣，君常稀到门。今我官职冷，惟君往来频。问其所与游，独言韩舍人。其次即及我，我愧非其伦。"盖白与韩本不相识，籍为之作合也。香山集中与张籍诗最多，自其为太祝、为博士、为水部员外，皆见集中。其交之久可知。此外韩门弟子樊宗师、李翱，亦见香山集。

香山在忠州，城东有坡，尝种花於其上。故有《东坡种花》诗："持钱买花柳，城东坡上栽。"又有《步东坡》诗云："朝上东坡步，夕上东坡步，东坡何所爱，爱此新成树。"苏子瞻在黄州，以"东坡"为号，盖本於此。子瞻生平敬慕香山，屡形吟咏，如《赠善相程杰》云："我似乐天君记取。"《送程懿叔》云："我甚似乐天，但无素与蛮。"入侍迩英云："定似香山老居士。"守杭州云："出处依稀似乐天。"洪容斋所谓"子瞻景仰香山者不止一再言之，非东坡之名偶尔暗

合"也。

北人用黍作酒，南人用糟蒸酒，皆曰"烧酒"。此二字亦见香山集中。在忠州，《荔支楼对酒》云："荔支新熟鸡冠色，烧酒初开琥珀香。"又《咏家酝》云："色洞玉壶无表里。"此即今之烧酒也。今人爱陈酒，古人则爱新酒，亦见香山集。有《家酿新熟每尝辄醉答妻侄》等诗，《对新家酝》诗，《和微之尝新酒》诗，《雪中酒熟携访吴秘监》诗。又忆皇甫朗之云："新酒此时熟，故人何日来？"又答皇甫云："最恨泼醅新熟酒，迎冬不得共君尝。"《耳顺吟》云："开新酒尝数盏。"《水斋》云："新酒客来方宴饮，旧堂主在重欢娱。"《书绅》云："新酒始开瓮，旧 犹满 。"《池上小舟》云："床前有新酒，独酌还独尝。"《冬初酒熟》云："一瓮新醅酒。"《偶吟》云："旧诗多忘醶，新酒且尝看。"《罢府尹将归》云："更怜家酝迎春熟，一瓮醍醐待我归。"《居》云："揭瓮偷尝新熟酒。"甚至《府中夜赏》云："留宾客尝新酒，醉领笙歌上小舟。"《牛相公见过》云："贫家何所有，新酒两三杯"。是宴贵客亦用新酒矣。

香山集有《青毡帐》诗二十韵，中有云："有顶中央耸，无隅四向圆。"又云："北制因戎创，南移逐虏迁。"按其制：顶高体圆，来自戎俗，即今蒙古包也。但今制用白毡而朱其顶，香山所咏，则纯用青毡耳。

才人未有不爱名，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。所撰诗文，曾写五本：一送庐山东林寺经藏堂，一送苏州南禅寺经藏内，一送东都圣寿寺钵塔院律库楼，一付侄龟郎，一付外孙谈阁童。此香山所自记也。《旧唐书》谓其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及香山圣善寺，《春明退朝录》谓寄藏庐山东林寺、龙门香山寺，盖皆摘举之词。

後高骈在淮南，寄语江西廉使，取东林本而有之。香山寺本，经乱亦不复存。履道宅後为普明僧院，唐明宗子秦王从荣施大字经藏於院，又写香山本置经藏中。

以香山诗笔之精当，处处有鬼神呵护，岂患其不传！乃及身计虑及此，一如杜元凯欲刻二碑，一置岘山之巅，一沉襄江之底。才人名心如此！今按李、杜集多有散落，所存不过十之二三，而香山诗独全部流传，至今不缺，未必非广为藏贮之力也。

卷五

○苏东坡诗

以文为诗，自昌黎始；至东坡益大放厥词，别开生面，成一代之大观。今试平心读之，大概才思横溢，触处生春，胸中书卷繁富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，无不如志。其尤不可及者，天生健笔一枝，爽如哀梨，快如并剪，有必达之隐，无难显之情，此所以继李、杜後为一大家也。而其不如李、杜处，亦在此。盖李诗如高€之游空，杜诗如乔岳之矗天，苏诗如流水之行地。读诗者於此处著眼，可得三家之真矣。

坡诗不尚雄杰一派，其绝人处在乎议论英爽，笔锋精锐，举重若轻，读之似不甚用力，而力已透十分，此天才也。试即其诗，略为举似。五古如："读书想前辈，每恨生不早。纷纷少年场，犹得见此老。"《哭刁景纯》"馀光幸分我，不死安可独。"《答陈季常》"丈夫贵出世，功名岂人杰。"《和陶诗》"年来万事足，所欠惟一死。"《海外归赠郑秀才》七古如："当其下手风雨快，笔所未到气已吞。"《题王维吴道子画》"世人岂不硕且好，身虽未病中已疲。此叟神完中有恃，谈笑可䣱千熊罴。至今遗像兀不语，与昔未死无增亏。"《题杨惠之塑维摩像》"虽无尺　与寸刀，口吻排击含风霜。"《送刘道原》"颜公变法出新意，细筋入骨如秋蝇。徐家父子亦秀绝，字外出力中藏棱。"《墨妙亭诗》"耕田欲雨刈欲晴，去得顺风来者怨。若使人人祷辄遂，造物应须日千变。"《泗州僧伽塔》"我从山水窟中来，尚爱此山看不足。"《游道场山河山》"世上小儿夸疾走，如君相待今安有！"《往富阳李节推先行留风水洞见待》"黄鸡催晓不须愁，老尽世人非我独。"《与宗同年饮》"觉来落笔不经意，神妙独到秋毫颠。"《题吴道子画》"长松千尺不自觉，企而羡者蓬与蒿。"《赵阅道高斋诗》"脚力

尽时山更好，莫将有限趁无穷。"《登玲珑山诗》此皆坡诗中最上乘，读者可见其才分之高，不在功力之苦也。

坡诗有云："清诗要锻炼，方得铅中银。"然坡诗实不以锻炼为工，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，自然流出，一似全不著力，面自然沁入心脾，此其独绝也。今第就七言律论之，如："天外黑风吹海立，浙东飞雨过江来。"《有美堂暴雨》"人未放归江北路，天教看尽浙西山。"《游杭州诗》"令严钟鼓三更月，貔貅万灶烟。"《侍祠郊丘》"弄风骄马跑空立，趁免苍鹰掠地飞。"《常山小猎》"龙卷鱼　并雨落，人随鸡犬上墙眠。"《江涨》"露布朝驰玉关塞，捷书夜报甘泉宫。"《洮西捷报》此数联固坡集中最雄伟之作，然非其至也。"人似秋鸿来有信，事如春梦了无痕。"《与潘郭二生同游忆去岁旧迹》"官事无穷何日了，菊花有信不吾欺。"《次张十七赠子由》诗"倦客再游今老矣，高僧一笑故依然。"《书普长老壁》"门外想无千斛米，墓中知有百年人。"《送李邦直赴史馆》"属纩家无十金产，过车巷哭六州民。"《陆诜挽诗》"请看行路无从涕，尽是当年不忍欺。"《徐君猷挽诗》"江上秋风无限浪，枕中春梦不多时。"《次蒋颖叔韵》"旧游似梦徒能说，迁客如僧岂有家？"《酬黄师是送酒》"醉眼有花书字大，老人无睡漏声长。"《夜直玉堂》"佐卿恐是归来鹤，次律宁非过去僧。"《惠州白鹤观新居将成》"相与　毡持汉节，何妨振履出商音。"《海外归答郑介夫》"当日无人送临贺，至今有庙祀潮州。"《北归过岭》此数十联，乃是称心而出，不假雕饰，自然意味悠长，即使事处，亦随其意之所欲出，而无牵合之迹。此不可以声调格律求之也。又如《和荆公绝句》云："春到江南花自开。"在儋耳，夜过诸黎之家云：中原北望无归日，邻火村春自往还。"觉千载下犹有深情，何必以奇警雄骜见长哉！"

诗人遇成语佳对，必不肯放过。坡公尤妙於剪裁，虽工巧而不落纤佻，其由才分之大也。如："时复中之徐邈圣，无多酌我次公狂。"《赠孙莘老》"休惊岁岁年年貌，且对朝朝暮暮人。"《寄陈述古》"三过门间老病死，一弹指顷去来今。"《过永乐长老已卒》"岂意日斜庚子後，

忽惊岁在已辰年。"《孔长源挽诗》"大木百园生远籁，朱弦三叹有遗音。"《答仲屯田》"公特未知其趣耳，臣今时复一中之。"《戏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饮酒》"何人可复间季孟，与子不妨中圣贤。"《与王定国会饮》"岂意青州六从事，化为乌有一先生。"《章质夫寄酒六壶书到酒不到》"曲无和者应思郢，论少卑之且借秦。"《答刘贡父李公择》"多情白发三千丈，无用苍皮四十围。"《宿州次刘泾韵》"前身自是卢行者，後学过呼韩退之。"《答周循州》"信命不须歌去汝，逢人未免叹犹吾。"《答叶致远》此等诗虽非坡公著意之作，然自然凑泊，触手生春，亦见其学之富而笔之灵也。

坡公熟於《庄》、《列》诸子及汉、魏、晋、唐诸史，故随所遇，辄有典故以供其援引，此非临时检书者所能办也。如《送郑户曹》诗："公业有田常乏食，广文好客竟无毡。"则皆用郑姓故事。嘲张子野买妾，所引"须长九尺"、"莺莺"、"燕燕"、"柱下相君"、"後堂安昌"等，皆用张姓故事。《戏徐君猷孟亨之不饮》，则通首全用徐邈、孟嘉故事。不特此也，《贺黄鲁直生子而其母微》，则云："进馔客争起。"又云："但使伯仁长，还兴络秀家。"用《晋书》裴秀母贱，嫡母尝使进馔，客以秀故，皆惊起。又周ダ母络秀谓ダ曰："我屈为汝家妾，为门户计耳。汝若不与吾家为亲，吾亦何惜馀生。"ダ从命，由是李氏遂为方雅之族也。《和周⁙长官》诗："颇忆呼卢袁彦道，难邀骂坐灌将军。"时⁙有服，故所用"呼卢"、"骂坐"，皆服中故事也。《答孙侔》云："蒋济谓能来阮籍，薛宣真欲吏朱€。"侔与王荆公素善，及荆公为相，数年不复相闻，故用阮籍不应济之辟，朱€不肯留宣东阁事也。《以双刀遗子由》，则云："惟有王玄通，阶庭秀芝兰。知子後必大，故择刀所便。"用《晋书》王祥以吕虔刀遗其弟览故事也。《和子由送梁左藏》诗，则云："问羊他日到金华。"用黄初平兄寻初平到金华叱石成羊故事，谓他日己寻子由，同证仙籍也。《与子由同转对》，则云："晋阳岂为一门事。"用《唐书》温大雅与弟彦博对掌华近，唐高祖曰"我起晋阳，为卿一门"故事也。《贺陈述古弟章生子》，则云："参军新妇贤相敌。"用《晋书》王浑妻言："新妇得配参军，生子当不啻如

此。"参军王沦，乃浑之弟也。《送王巩侄震知蔡州》则云："君归助献纳，坐继岑与温"。

则用《唐书》岑文本及其侄长倩、温大雅及其弟彦博同在机近故事，望其叔侄同入禁林也。《哭任遵圣》，望其子成立，则云："他年如入洛，生死一相访。惟有王 冲，心知中散状。"用《晋书》嵇康死後，其子绍入洛，王戎特推奖之故事也。文与可为王执中作墨竹，嘱其勿令人题，俟东坡来题之。与可没八年，坡还朝，执中以此来乞题，则云："谁言生死隔，相见如龚隗。"用《晋书》隗照善筮，将死，以版授其妻，五年後有龚姓者奉使过此，以此索其金。至期，果有龚使过，妻以版索金，龚亦善筮，为筮之曰："吾不负金，汝夫自有金，知吾善《易》，故书版措意耳。"果如言而得金於屋东壁。以喻与可邑嘱待己来题，今果如所嘱也。孔常父来访，坡 宴客，遣人邀孔同饮，孔已上马驰去；明日有诗来，坡和之云："岂复见吾横气机，遣人追君君绝驰。"则用《庄子》季咸相壶子，壶子曰："是殆见吾横气机也。"明日又来见，立未定，自失而去，使列子追之不及。壶子曰："已失矣，吾勿及矣。"此又与常父驰去，追之不及相似也。

以上数条，安得有如许切合典故，供其引证？自非博极群书，足供驱使，岂能左右逢源若是？想见坡公读书，真有过目不忘之资，安得不叹为天人也。

东坡大气旋转，虽不屑屑於句法、字法中别求新奇，而笔力所到，自成创格。

如《百步洪》诗："有如逸走鹰隼落，骏马下注千丈坡，断弦离柱箭脱手，飞电过隙珠翻荷。"形容水流迅驶，连用七喻，实古所未有。又如《答章传道》云："欲将驹过隙，坐待石穿溜。"《游径山》云："肯将红尘脚，暂著白€屦。"《泛舟城南》云："能为无事饮，可作不夜归。"《孔毅父妻挽词》云："那将有限身，长泻无益涕。"《哭子T》云："仍将恩爱刃，割此衰老肠。""欲除苦海浪，先乾爱河

水。"《送鲁元翰》云："聊乘应舍筏，直溯无生源。"《栖贤三峡桥》云："长输不尽　，欲满无底窦。"《答王晋卿欲夺仇池石》云："守子不贪宝，完我无瑕玉。"《送黄师是》云："愿君五　手，招此半菽魂。"《答李端叔谢送牛戬画》云："知君论将口，似予识画眼。"《和陶归园田居》云："以彼无尽景，寓我有限年。"《赵景贶以洞庭春色酒见饷》云："应呼钓诗钩，亦号扫愁帚。"此虽随笔所至，自成创句，所谓"风行水上，自然成文"，然未免句法重叠。若《浚井》之"上除青青芹，下洗凿凿石"。《白鹤新居凿井不得泉使工再凿》云："丰我粲与醪，利汝椎与钻。"《和东传道雪中观灯》云："未忍便倾浇别酒，且来同看照愁灯。"则又不泥一格矣。又《与赵景贶陈履常同过欧阳叔弼小斋》云："梦回闻剥啄，谁乎赵陈予。"句法之奇，自古未有，然老横莫有敢议其拙率者，可见其才大无所不可也。当时亦共骇此句。欧阳季默曰："长官请客，吏问客目，答曰：'主簿、少府、我。'可作佳对。"亦可见文人游戏之韵事。

孔毅父集古人句成诗赠坡，坡答曰："天边鸿鹄不易得，便令作对随家鸡。"又云："路旁拾得半段枪，何必开炉铸予戟。"又云："不如默诵千万首，左抽右取谈笑足。"又云："千章万句卒非我，急走捉君应已迟。"似讥集句非大方家所为。然坡又有集渊明《归去来辞》作五律十首，则不惟集句，且集字矣。坡又有《题织锦回文》三首，此外又《回文》八首，大方家何至作此狡狯！盖文人之心，无所不至，亦游戏之一端也。《戏孙公素惧内》诗云："披扇当年笑温峤，握刀晚岁战刘郎。不须戚戚如冯衍，便与时时说李阳。"则仍典雅不作恶戏。

《席上代人赠别》云："莲子擘开须见臆（忆），楸枰著尽更无棋（期）。破衫会有重缝（逢）处，一饭何曾忘　匙（时）。"此本是古体，如"石厥生口中，衔碑不得语"之类，非另创体也。刘监仓家作饼，坡曰："为甚酥？"潘　老家酿酒甚薄，坡曰："莫错著水否？"因集成句曰："已倾潘子错著水，更觅君家为甚酥。"则一诗戏笑，村俚之言，亦并入诗。又有口　契诗，因武昌西山多槲叶，其旁即元结湖，多荷花，

因题句云："玄鸿横号黄槲岘，皓鹤下浴红荷湖。"座客皆笑，请再赋一首。坡诗云："江干高居坚关扃，犍耕躬稼角挂经。高竿系舸菰茭隔，笳鼓过军鸡狗惊。解襟顾景各箕踞，击剑赓歌几举觥。荆笄供馈愧搅聒，乾锅更戛甘瓜羹。"又《和正甫一字韵》诗云："故居剑阁隔锦官，柑果姜蕨交荆菅。奇孤甘挂汲古绠，侥觊敢揭钩金竿。己归耕稼供藁秸，公贵 蛊高巾冠。改更句格各蹇吃，姑固狡狯加间关。"此二诗使口吃者读之，必至满堂喷饭。

而坡游戏及之，可想见其风趣涌发，忍俊不禁也。

坡诗放笔快意，一泻千里，不甚锻炼。如少陵《登慈恩寺塔》云："俯视但一气，焉能辨皇州？"以十字写塔之高，而气象万千。东坡《真兴寺阁》云："山川与城郭，漠漠同一形。市人与鸦鹊，浩浩同一声。"以二十字写阁之高，尚不如少陵之包举，此炼不炼之异也。又少陵《出塞》诗："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。"觉字句外别有幽、燕沉雄之气。坡公《五丈原怀诸葛公》诗："吏士寂如水，萧萧闻马挝。"虽形容军容整肃，而魄力不及远矣。

昌黎之後，放翁之前，东坡自成一家，不可方物。昌黎好用险韵，以尽其锻炼；东坡则不择韵，而但抒其意之所欲言。放翁古诗好用俪句，以炫其绚烂；东坡则行墨间多单行，而不屑於对属。且昌黎、放翁多从正面铺张；而东坡则反面、旁面，左萦右拂，不专以铺叙见长。昌黎、放翁使典亦多正用；而东坡则驱使书卷入议论中，穿穴翻簸，无一板用者。此数处似东坡较优。然雄厚不如昌黎，而稍觉轻浅；整丽不如放翁，而稍觉率略。此固才分各有不同，不能兼长也。

元遗山《论诗》云："苏门若有功臣在，肯放坡诗百态新！"此言似是而实非也。"新"岂易意，意未经人说过则新，书未经人用过则新。诗家之能新，正以此耳。若反以新为嫌，是必拾人牙後，人云亦云；否则抱柱守株，不敢逾限一步，是尚得成家哉？尚得成大家哉？

东坡旁通佛老。诗中有仿《黄庭经》者，如《辨道歌》、《真一酒歌》等作，自成一则。至於摹仿佛经，掉弄禅语，以之入诗，殊觉可厌。不得以其出自东坡，遂曲为之说也。如钱道人有"认取主人翁"之句，坡演之云："主人若苦令侬认，认主人人竟是谁？"又云："有主还须更有宾，不如无镜自无尘。只从半夜安心後，失𨡆当年觉痛人。"《过温泉》诗："石龙有口口无根，自在流泉谁吐吞？

若信众生本无垢，此泉何处觅寒温？"《和柳子玉》诗："说静故知犹有动，无Ω底处更求忙？"《答宝觉》诗："从来无脚不解滑，谁信石头行路难？"《记梦》诗："圆间有物物间空，岂有圆空入井中？不信天形真个样，故应眼力自先穷。连环易解如神手，万窍犹号未济风。稽首问公公大笑，本来谁碍更求通。"《题荣师湛然堂》诗："卓然精明念不起，兀然灰槁照不灭。方定之时慧在定，定慧照寂非两法。妙湛总持不动尊，默然真入不二门。语息则默非对语，此话要将《周易》论。诸方人人把雷电，不容细看真头面。欲知妙湛与总持，更问江东三语掾。"此等本非诗体，而以之说禅理，亦如撮空，不过仿禅家语录机锋，以见其旁涉耳。惟《书焦山纶长老壁》云："法师住焦山，而实未尝住。我来辄问法，法师了无语。法师非无语，不知所答故。"又《闻辨才复归上天竺》诗云："寄诗问道人，借禅以为诙。何所闻而去？何所见而回？道人笑不答，此意安在哉！昔年本不住，今者亦无来。"此二首绝似《法华经》、《楞严经》偈语，简净老横，可备一则也。

大概东坡诗有所作，即刊刻流布，故一时才名震爆，所至风靡；而忌之者因得胪列以坐其罪，故得祸亦由此。今即以"乌台诗案"而论，其诗之入於爰书者，非一人一时之事；若非刻有卷册，忌者亦何由逐处采辑，汇为一疏，以劾其狂谬？

如"读书万卷不读律，致君尧舜知无术"，则《戏子由》诗也。"赢得儿童语音好，一年强半在城中"，"岂是闻韵解忘味？尔来三月食无盐"，则ㄟ杭时入山村诗也。"东海若知明主意，应教斥卤变桑田"，则

《看潮》诗也。"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惟有蛰龙知"，则咏王秀才家双桧诗也。此见於奏章者也。其他如"古称为郡乐，渐恐烦敲 ≣⁝ "，则《送钱藻出守婺州》诗也。"至今天下士，去莫如子猛"，则送子由乞官出京诗也。"横前坑🕓众所畏，布路金珠谁不裹"，则《送蔡冠卿知饶州》诗也。"羡子去安↻，吾邦正喧⊖"，则广陵赠刘贡父诗也。"坐使鞭　环呻呼，追胥连保罪及孥"，则《和李杞寺丞》诗也。"颠狂不用酒，酒尽渐须醒"，则《和刘道原》诗也。"近来愈觉世议隘，每到宽处差安便"，则《游径山》诗也。"世事渐艰吾欲去"，则《游风水洞》诗也。"奈何效燕蝠，屡欲争晨暝"，则亦径山诗也。"杀人无验终不快，此恨终身恐难了"，则送陈睦、张若济诗也。"草茶无赖空有名，张禹纵贤非骨鲠"，则《和钱安道建茶》诗也。"况复连年苦饥馑"，则《寄刘孝叔》诗也。"纷纷不足怪，悄悄徒自伤"，则《答黄鲁直》诗也。"荒林蜩{扎虫}乱，废沼蛙蝈淫"，则《答张安道》诗也。"疾民尚作鱼尾赤，数罟未除吾颡Γ"，则《次潜师放鱼》诗也。

"扶颠未可责由求"，则《答周开祖》诗也。以上数十条，为李定、舒　、张ロ、何正臣、王琰等所周内锻炼者，皆在"诗案"中。岂非其诗早已流布，故得胪列以成其罪耶？按李定、舒　劾疏，亦只"儿童语音好"及"读书不读律"、"斥卤变桑田"、"三月食无盐"数条，王　所奏，亦只咏桧"蛰龙"一条，其馀则逮赴狱时所质讯者，何以详备若此？按施元之谓坡得罪後，有司移取杭州境内所留诗，谓之"诗帐"。又坡《上文潞国书》谓"被逮时，家口在船，被有司率吏卒穷搜"。岂"诗案"中各条，得自杭州"诗帐"耶？抑舟中所搜获耶？坡与孙子发书云："贾人好利，每取拙文刻市卖。"则"诗案"中诗，或得之坊刻也。

东坡一生以才得名，亦以才得祸。当熙宁初，王安石初行新法，举朝议论沸腾，刘贡父出へ海陵，坡送之诗云："君不见阮嗣宗，臧否不挂口。莫夸舌在齿牙牢，是中惟可饮醇酒。"是固知当时语言文字之必得祸矣。及身自判杭，则又处处讥讪新法，见之吟咏，致有"乌台诗案"，几至重辟。後黄州赦回，值神宗升遐之後，途次扬州，作诗题

壁，又有"山寺归来闻好语，野花啼鸟亦欣然"之句。此何时而作此诗耶？还朝後为学士，发策试馆职，则又以王莽、曹操为问。

其掌二制，更奋笔攘袂於窜逐诸小人，谪词申明罪状，略无包荒，以致群小侧目，即朔党、洛党等号为君子者，亦群起而攻之。先击去其所荐引黄鲁直、王定国、秦少游、欧阳叔弼等以撼之，贾易、赵君锡遂摘其"山寺闻好语"之句，以为幸先帝厌代。赖宣仁后辨明，得乞郡去。其《送钱越州》诗云："年来齿颊生荆棘，习气因君又一言。"《答赵景贶》云："或劝莫作诗，儿辈工织纹。"盖至是始悔其得祸之由，已无及矣。其後身遭贬窜，万里投荒，犹曩日之馀毒也。或疑坡既早见及此，何以作诗草制，不加检点，稍为诸人留馀地？盖才人习气，落笔求工，必尽其才而後止，所谓"矢在弦上，不得不发"也。然如咏桧而及地下之"蛰龙"，当遏密之後而有"花鸟欣然"之语，亦太不检矣。

东坡诗文，及身已盛行。当徽宗禁锢苏、黄集甚严，至有藏於衣裰，间道出京，为逻人所获者。绍兴中，洪景卢在英州，坡集已漫漶，忽得一翻刻本，为之畅然。事见《容斋随笔》。後一二十年，陆放翁又得一翻本，亦喜而跋之。是南渡四五十年，坡集已两翻板，可见其流布之盛也。当时注家有永嘉王梅溪、司谏施元之二本。王本既分其门，又别其类，以致割裂颠倒，晚年之作，或入於少时，使读者无从别其前後；然其书流传最久。施本刻於嘉泰中，陆放翁为之序（现在《渭南文集》中），乃元之及吴郡顾禧共注，而元之子宿又加核订者。其本系随年之先後，编订成编；顾元、明以来，久已淹没。本朝康熙中，宋漫堂始得之，而又多残缺。漫堂嘱毗陵邵子湘为之补订，而後出处老少之迹，粲然可观。王本遂不行。是时朱竹 於宋、邵所订施注，虽有"老鼠搬姜"之讽；然施注之善，终不可没也。盖注苏诗，不难於徵典故，而难於考时事。东坡历熙宁、元丰、元 、绍圣，数十年间，朝局屡更，其仕而黜，黜而起，起而又远窜，皆有关於国事；一时交游之人，奸贤邪正，亦多与朝政相系。当元之注诗，在南渡高、孝间，耳目尚接，每题下或详其人，或记其事，或引事以证诗，或因诗以存人。迄今

六百馀年，读者犹藉以考见，真苏氏之功臣也。即如放翁序所举难注者三条：施注中有"绿衣公言"一条，谓坡妾朝€因黄师是仕宦不进，有後言，故坡於师是诗中述之。其说与放翁所闻无异，且加详焉。足见其得於父老之传闻，非徒以数典为能事者。又《定州立春小集戏李端叔》末云："须烦李居士，重说後三三。"此诗方叙宴游，忽用"後三三"语，殊无来历。顾禧云："闻之强行父，谓营妓有董九者，为端叔所昵，故坡诗及之。"其说今在施本中。亦可见施本之详核，虽琐事亦不遗漏矣。又《次王雄州还朝》云："老李威名八十年。"王本谓景德中，初与契丹和，选将守边，以李允则知雄州，凡十四年。诗中"老李"指此。

此则施本所无，而王本独详之，则王本亦未可尽废也。近时查初白及吾友冯星石鸿胪，又有《补注》、《合注》之刻；则又皆於施注之外，援据宋人杂说、传记以增订之，更足与施注互相发明也。放翁有《送施武子通判》诗云："初入修门鬓未秋，安期千里接英游。退归久散前三众，迈往欣逢第一流。共道升沉方异趣，岂知气类肯相求！龙锺不得临江别，目断西陵烟雨舟。"陈鹄《耆旧续闻》："黄鲁直诗，专以退听斋为主；此外有好诗，俱删削不载。转不如姑胥居世英刊《东坡全集》，殊有叙也。"然则，《东坡集》在宋时，又有居世英翻刻本。

东坡所至好营造。守徐州时，值河决，澶渊泛滥，到徐城不浸者三版。悉力捍御，城得无患。水既落，乃拆项羽霸王厅材，筑黄楼於城东门。诸名人王定国、秦少游、黄鲁直及弟子由等，作诗赋以张之。及守杭州，而西湖已湮为葑田，乃奏以救荒馀钱万缗、粮万石，并请得百僧度牒，募民取湖中所积葑为 是，长三十里，以通南北往来。即今苏公 是是也。又欲自浙江之石门凿运河，引上游之水，并江为岸，以达於龙山之大慈浦；自浦北抵小岭，凿六十五丈，以达於古河；由古河四里以达於龙山运河，以避浮山之险。既奏闻，会内召，役遂止。其守颍州也，又 颍之西湖，与赵德麟、陈履常共事，未成，而改知扬州，德麟卒成之。

後谪居惠州，又捐犀带助道士邓守安作城外东新桥，并致书子由。子由妇史以所得内赐金钱数千施僧，希固筑西新楼。及游香积寺，见其下有 水，可筑闸转轮为水碓，又嘱县令督成之。是东坡所至，必有营造，斯固其利物济人之念，得为即为之，要亦好名之心，欲藉胜迹以传於後。韩魏公作相州堂，欧阳公作平山堂，均此志也。至今杭之苏堤，固已千载不朽；颍之西湖，亦尚有知公遗迹者；徐州黄楼虽已无存，而其名尚在人耳目间。名流之用心深矣！

东坡襟怀浩落，中无他肠，凡一言之合，一技之长，辄握手言欢，倾盖如故，而不察其人之心术，故邪正不分，而其後往往反为所累。如李公择、王定国、王晋卿、孙莘老、黄鲁直、秦少游、晁补之、张文潜、赵德麟、陈履常等，固终始无间，甚至有为坡遭贬谪，亦甘之如饴者。其他则一时倾心写意，其後背而陷之者甚者。如坡过寿州，李定出饯，坡有诗赠之，颇称莫逆；而元丰中以诗语劾坡者，即李定为首。坡守密、徐二州时，与王邦直唱和甚多，谓邦直诗"如醇酒盎然，能起我病"，并比之清庙圭璋。然邦直後与邓温伯、章忄享等锐意绍述，贬窜正人；东坡七年瘴海，推原祸始，实自邦直发之。坡与章忄享尤厚善，集中《送章七出守湖州》有诗，云："早岁归休心共在，他年相见话偏长。"又有《次章子厚飞英留题》等诗。後忄享与司马温公同相，忄享以戏侮困温公，尚赖坡解纷。则坡之於忄享，可称密友。後忄享贬逐元 正人，各以其名字定配地；子瞻贬儋，子由贬雷，皆忄享所为也。坡与林希亦厚善。坡之守杭，实替希。及坡召还，希又来替。集中倡和甚多。坡去杭，希因杭人之意，榜其所筑堤曰苏公堤。坡除起居舍人，力辞於宰相蔡确，谓林希旧同馆，且年长，宜膺此选。是二人之交厚矣。及绍圣初，章忄享当国，方治元 党人，欲使希典书命；希欣然，复为中书舍人。自司马温公及坡等数十人，皆为谪词，极其丑诋；遂累迁同知枢密院。後夺职卒。坡自海南归，《与子由书》云："子中病伤寒，十馀日便卒，所获几何，遗臭无穷，哀哉！"此皆坡素交，而其後反噬者也。此外如叶涛、唐 、邓润甫等，亦皆平日交游，末路相背者，更不可数计。

东坡才名，震爆一世。故所至倾动，士大夫即在谪籍中，犹皆慕与之交，而不敢相轻。其在黄州也，黄守徐君猷、通判孟亨之甚投契，倡酬往返，俱载集中。

君猷没，坡哭之以诗，祭之以文，皆极哀痛，则平日交情可知也。其在惠州，惠守詹范，亦倾意相接，时有诗往来。尝携酒过坡，坡亦携白酒鲈鱼过之，食槐叶冷淘，为一时佳话。坡《与徐得之书》云："詹守，君子人也。极蒙他照管，仍不辍。携酒具来相就。"而循州守周彦质，在郡二年，与坡书问无虚日。白鹤新居成，二守又同过焉。彦质去官，至惠州，为坡留半月，乃去。坡有诗送之，具述其事。而其时表兄程正辅以使节至，与坡同游白水山、碧落洞、香积寺，辄流连旬日。孙叔静提举广东常平，更极周旋。今《大全集》所载与叔静书札，虽至亲不过也。至儋耳，军使张中馆之於行衙，所以相待亦甚至。尝邀坡子过弈棋，而坡坐视，竟日不倦。坡诗云："卯酒无虚日，夜棋有达晨。"盖纪实也。後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，遣使过海，逐出坡於官舍，坡遂买地，苫茅以居；而中亦因此坐黜。其去儋时，坡以诗送之，至一送、再送、三送，盖感其意之厚也。至於林下交游，更有相从患难，至死而不悔者。在黄州，陈季常居岐亭，相距百四十里，坡过之者三，季常过坡者七。去黄时，季常远送至九江，坡留别诗，叠韵至五首。又有潘[illegible]老在黄州，多从坡游，坡去黄，以所筑雪堂付之。及窜岭外，苏州定慧寺长老守钦，使其徒旧契顺不远五千里来问安。又有吴子野者，访坡於惠州，相依二年，及渡海，又从坡於儋耳，又送坡北归，卒於途。而蜀人巢元修，先访坡於黄州，坡起用後，不复相闻。及坡兄弟南窜，元修徒步访子由於雷，又欲过海访坡。子由止之，不从，竟卒於途。又有王介石者，儋州助坡筑屋五间，躬泥水之役，苦甚於奴隶。此数人者，非有所求，徒以向慕之诚，相从於流离颠沛中，不忍舍去，坡之得人心如此！然诸人因此得附见姓名於坡集中，至今不沫，亦岂非得所托哉！

东坡买田阳羡，在通判杭州时，以公事往来常、润道中，早有此举。集中有《寄杭守陈述古》诗云："惠泉山下土如濡，阳羡溪头米胜

珠。莫怪江南苦留滞，经营身计一生迂。"正指此事也。谪黄州後，有量移之命。坡即上疏，自言饥寒，有田在常州，愿往居之，可见早有此田。故其後在朝，与晋陵胡完夫、宜兴蒋颖叔过从最密，并有次完夫韵诗，谓某已卜居毗陵，与完夫有闾里之约。是坡有意居常州矣。然所谓卜居者，尚非实事。当其往来常、润时，有《除夜宿常州城外》诗。而自杭州通判移守密州也，以熙宁七年秋末去杭，而润州道上过除夕，有诗可考，是此时但有田而无宅。其自黄州量移，上书求居常州，有放归阳羡之命，事在元丰八年正月。未几，神宗晏驾，哲宗即位，坡过扬州，作"山寺归来闻好语"之句，被劾；奏辨谓此诗乃四月中作，去先帝厌代已两月，是四月尚在扬州。

集中有《与孟震同游常州僧舍》及《赠常州报恩长老》诗，补遗诗中又有《游常州太平寺エ卜亭》及《太平寺净土院观牡丹》诗，盖即是时。自扬州归常州，尚见牡丹，则四月初旬也。四月归常州，五月即复朝奉郎、知登州，则在常不过一二月里。其後出守杭州，自杭还朝，虽往来过常，然俱未有留居之迹。自後守颍、守扬、守定以及南迁，固无从再至常矣。直至建中靖国元年，自岭外赦归，五月至真州，病暴下，乃至常。据方勺《泊宅编》谓"东坡先到宜兴，以五百缗买宅。

夜与邵民瞻步月，闻老妇哭声。询之，以卖宅将徙故（即坡所买宅地），乃折券不复居；而往常州，借顾塘桥孙氏宅寓焉。七月二十八日，遂卒於寓。"然则坡居常不过元丰八年之四月、五月，及建中靖国元年之五月至七月而已。

按东坡自海外北归，到雷州，《与郑靖老书》云："某意欲归蜀，若不能归，则杭州为佳。"又《与谢民师书》："不住许下，则归阳羡。"是卜居尚未定也。

到虔州，始有定居常州之意。《与钱济明》常州人《书》云："此行决往常州，不知郡中有屋可典买否？闻霍大夫虔守言：常州东门外裴氏宅出卖，乞为一问其直。度力所能，径往议之，当与公杖履相从

也。"同时又《与苏伯固书》云："住处非舒即常。闻舒州有一官庄可买，已遣人问之矣。"是亦尚未定居也。及至南康，接子由书，始定归许之计。《与王幼安书》云："子由劝归颍昌，已决计从之。"又《与程德孺书》："近得子由书，苦劝相聚，不忍违之，已决计往许。约程四月末可到真州，不知德孺可因巡按常、润，来同游金山否？又乞其借漕司一坐船，泊常州城下，俟遣儿子迈往宜兴取行李乘来。"又《与钱济明书》云："某本欲居常，因子由苦劝归许，以此未定。承示孙君宅子，甚感其意，且为多谢。"先托济明觅宅，济明为借得孙氏宅覆之，故有此谢。盖即顾塘桥宅也。

到太平州，又有《与胡郎修仁》常州人，坡之婿。书中所云小二娘者，坡之女也。

《书》云："须一到金山，但无由至常州相晤。"是太平途次，尚欲归许也，然是时仍有居常之意。途中《与滕达道》湖州守《书》云："某至楚、泗间，当入一文字，乞居常州，若得请，则从公有期。"是此时虽有赴许之约，仍有居常之思。观其《与黄师是》子由姻家《书》云："闻子由亦甚窘，不忍以三百指累之。"盖改计居常，实为此耳。及至真州後，《与子由书》云：兄已决计从弟之言；　程德孺来会金山，一二亲故在坐，皆言地近京师，必不可往，将又致排击，不静。

今已决计居常州，借得一孙氏宅子，极佳，且此休息。"自是居常之计始定。盖先本有田在阳羡，坡贬岭外时，其家属已在阳羡僦居。坡在惠时，《与曹司勋书》"某惟少子随侍，馀皆在宜兴"是也。到惠之二年，长子迈始从阳羡挈眷属到惠，则已视阳羡为故乡；且亲友有钱济明、胡修仁等逢迎，颇不寂寞；而是时举家在舟中，已半年，又时屈盛暑，急思得一息肩之地，遂居常也。按钱济明先为借孙氏宅，坡《与子由书》亦云"常州孙氏宅极佳"；则自真州到常，应即入居孙宅，何以方勺《泊宅编》又云先到宜兴买宅，因老妇哭徙而折券还之，始来居孙宅

耶？

或传闻之忄吴也。

又按：途中又有《与湖守滕达道书》云："承示宜兴田，已问去，若得稍佳者，当扁舟往视，遂一至湖见公。然事未可料，若得请居常，当至治下搅扰数月也。"寻又《与贾耘老》亦湖州人《书》云："某已买田阳羡，当上章，若许於此安置，将筑室以老焉。"又《与千之侄书》："近於阳羡买得少田，今奏乞居常，得邸报，已许之矣。"是未奏之前，已在阳羡买田。坡先有田在阳羡，至此时，又增买。《与王定国书》云："近在常，买得一小庄田，岁可得百石。似可足食。"坡是年四月末到真州，五月因病至常州，六月上章致仕，乞居常州之奏，当即在此时。七月之末，即捐馆。则阳羡增买田亩之事，当在五月中初到常州时也。

《乌台诗案》：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，御史何大正《续通鉴纲目》作何正臣疏劾苏轼，自徐州移守湖州，谢表内有云："愚不识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老不生事，或能收养小民。"以为语含讽刺。并谓"轼诗文传於人者甚众，今独取镂版而鬻於市者进呈"。是坡诗早有刻本行世，故大正得据以入奏也。然是时奉旨，但送中书。按坡作《张氏园亭记》："余自徐州移守吴兴，由宋登舟，三日而至。"正是三月二十七日所作，而大正即以是日掇《湖州谢表》劾奏。盖三月初奉有移守湖州之命，即上表谢。徐距京不远，故表一出，即闻於京师。可见坡之名震爆一时，凡有所作，无不争先睹之为快，而其一脱稿即付梓，俾大正得据以劾奏，亦太急於自炫矣。七月二日，御史舒　又历举其诗中"赢得儿童语音好，一年强半在城中"，"读书万卷不读律，致君尧舜知无术"，"东海若知明主意，应教斥卤变桑田"，"岂是闻韶解忘味，尔来三月食无盐"等句，指为谤讪，亦以"印行四册进呈"，奉旨亦但送中书。是日，御史中丞李定又劾奏，始奉旨送御史台根勘。七月二十八日，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摄，以八月十八日赴台狱。自八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

日，凡讯十一次。其讯先有问目，问自来所作文字，有无忌触。

坡所供，有即在朝旨降到册内者，亦有不在册内者。盖御史台置狱後，即先行文，坡所历宦之处，凡有诗文，俱令申送。如北京留守司送到轼寄黄庭坚诗文，杭州送到轼《游风水洞》等诗，王诜申送《开运盐河》诗。坡亦不知所备，故不得不和盘托出。可见是时李定、舒 辈锻炼周内，几欲置之重辟，亦危矣哉！然如坡诗讥切，实亦肆无忌惮。幸而神宗无意杀之，仅责授黄州团练副使，以了此局耳。

坡诗不以炼句为工，然亦有研炼之极，而人不觉其炼者。如"年来万事足，所欠惟一死"，"饥来据空案，一字不堪煮"，"周公与管蔡，恨不茅三间。人间无正味，美好出艰难"，"剑米有危炊，毡针无稳坐"，"舌音渐獠变，面汗尝ㄜ羞"，"€碓水自舂，松门风为关"，"潜鳞有饥蛟，掉尾取渴虎"。此等句在他人虽千钅追万杵，尚不能如此爽劲，而坡以挥酒出之，全不见用力之迹，所谓天才也。

王宗稷编《东坡年谱》"至和二年，坡年二十，有晁美叔求交於坡"云。盖据坡诗："我年二十无朋俦，君来叩门如有求，醉翁遣我从子游。翁如退之蹈轲丘，尚欲放子出一头。"故以是年为美叔结交之始也。然坡年二十，尚在成都见张安道。至嘉 二年，年二十二，方试礼部，受知於欧公。美叔以欧公命来交坡，实在是年。若坡年二十时，欧公尚未识坡，何由命美叔来交？宗稷徒以"我年二十无朋俦"之句，遂以其事系於是年。不知诗叙事，原只举大数，岂可泥於一字一句，即以为据？况坡自注此诗，谓嘉 初，而《年谱》反入之至和二年耶！

东坡《送王雄州还朝》诗，有"老李威名八十年"之句。王梅溪注："景德中，初与契丹和，以李允则知雄州，凡十四年。"诗中老李，正指此也。但梅溪诗注，尚不能甚详。今按张舜民《画墁录》："南北通和约，两界不得非时葺城郭。李允则知雄州，欲展城而难於背约，乃作银香炉置城外土地祠，使人窃去，遂大喧㊀，搜捕纷然，移书北境，遂兴工起筑，展城而大之。又建浮屠九层，下瞰幽、苏，如指诸

掌。"此可见允则守边之远虑也。

《叶石林诗话》："李方叔チ，以文受知於东坡。元　初，坡知贡举，意在必得チ以冠多士。得章持卷，疑巍×，遂以为魁。既拆号，怅然。故有诗送チ云：'生平漫说《古战场》，过眼还迷《日五色》。'チ自是学亦不进，不自爱惜。

尝以书责坡，坡亦稍薄之。竟不第而死。"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并谓"田衍、魏泰，寓居襄阳，人畏其吻。谚曰：'襄阳二害，田衍、魏泰。'未几，チ来寓，人更憎之，续曰：'近日多魔，又添一チ。'"是チ晚节终不振，且取嫌於坡矣。

然张表臣《珊瑚钩诗话》载：坡死，チ诔之曰："道大莫容，才高为累。皇天后土，鉴生平忠义之心；名山大川，还千古英灵之气。识与不识，莫不尽伤，闻所未闻，吾将安放！"则チ之於坡，始终感激倾倒。石林谓坡亦薄之者，谬也。

坡在惠州，《白鹤观新居将成》诗云："佐卿恐是归来鹤，次律宁非过去僧。"《游罗浮和子过》诗云："汝当奴隶蔡少霞，我亦季孟山玄卿。"按唐明皇射沙苑，偶中一鹤，带箭飞去。後明皇幸蜀，偶憩一寺，壁有挂箭，即御箭也。僧云："昔有徐佐卿者留此箭，俟箭主来还之。"乃知鹤即佐卿所化也。蔡少霞梦入仙都，书《苍龙溪新宫铭》，其文乃紫阳真人山玄卿所撰，见薛用弱《集异记》。

房次律悟前身为智永禅师，亦见柳子厚《龙城录》。皆唐人小说也。想坡公遭迁谪後，意绪无聊，借此等稗官脞说遣闷，不觉阑入用之，而不知已为後人开一方便法门矣。

卷六

○陆放翁诗

古来作诗之多，莫过於放翁，今就其子子ね所编八十五卷计之，已九千二百二十首。然放翁六十三岁在严州刻诗，已将旧稿痛加删汰。六十六岁家居，又删订诗稿，自跋云："此予丙戌以前诗十之一也，在严州再编，又去十之九。"然则，丙戌以前诗，存者才百之一耳。子ね刻全集时，亦跋云："先君在严州刻诗，多所去取，所遗诗存者尚有七卷。"今在遗稿内。今合计全集及遗稿，实共一万馀首。每一首必有一意；就一首中，如近体每首二联，又一句必有一意。凡一草、一木、一鱼、一鸟，无不裁剪入诗，是一万首即有一万大意，又有四万小意。自非才思灵敏，功力精勤，何以得此？信古来诗人未有之奇也。

放翁诗凡三变。宗派本出於杜，中年以後，则益自出机杼，尽其才而後止。

观其《答宋都曹》诗云："古诗三千篇，删取才十一。《诗》降为《楚骚》，犹足中六律。天未丧斯文，杜老乃独出。陵迟至元白，固已可愤嫉。"《示子▣》诗云："我初学诗日，但欲工藻缋。中年始少悟，渐若窥宏大。数仞李杜墙，常恨欠领会。元白才倚门，温李真自郐。"此可见其宗尚之正。故虽挫笼万有，穷极工巧，而仍归雅正，不落纤佻。此初境也。後又有自述一首云："我昔学诗未有得，残馀未免从人乞。力孱气馁心自知，妄取虚名有惭色。四十从戎驻南郑，酣宴军中夜连日。打球筑场一千步，阅马列厩三万匹。华灯纵博声满楼，宝钗艳舞光照席。琵琶弦急冰雹乱，羯鼓手匀风雨疾。诗家三昧忽见前，屈贾在眼元历历。天机€锦用在我，剪裁妙处非刀尺。世间才杰固不乏，

秋毫未合天地隔。放翁老死何足论，《广陵散》绝还堪惜。"是放翁诗之宏肆，自从戎巴、蜀而境界又一变。及乎晚年，则又造平淡，并从前求工见好之意亦尽消除，所谓"诗到无人爱处工"者，刘後村谓其"皮毛落尽"矣。此又诗之一变也。

宋诗以苏、陆为两大家。後人震於东坡之名，往往谓苏胜於陆，而不知陆实胜苏也。盖东坡当新法病民时，口快笔锐，略少含蓄，出语即涉谤讪。"乌台诗案"之後，不复敢论天下事。及元 登朝，身世俱泰，既无所用其无聊之感；绍圣远窜，禁锢方严，又不敢出其不平之鸣。故其诗止於此，徒令读者见其诗外尚有事在而已。放翁则转以诗外之事，尽入诗中。时当南渡之後，和议已成，庙堂之上，方苟幸无事，讳言用兵，而士大夫新亭之泣，固未已也。於是以一筹莫展之身，存一饭不忘之谊，举凡边关风景、敌国传闻，悉入於诗。虽神州陆沉之感，已非时事所急，而人终莫敢议其非。因得肆其才力，或大声疾呼，或长言永叹，命意既有关系，出语自觉沉雄。此其诗之易工一也。东坡自黄州起用後，扬历中外，公私事冗，其诗多即席、即事，随手应付之作，且才捷而性不耐烦，故遣词或有率略，押韵亦有生硬。放翁则生平仕宦，凡五佐郡、四奉祠，所处皆散地，读书之日多，故往往有先得佳句，而後标以题目者。如《写怀》、《书愤》、《感事》、《遣闷》，以及《山行》、《郊行》、《书室》、《道室》等题，十居七八，而酬应赠答之作，不一二焉。即如《纪梦》诗，核计全集，共九十九首。

人生安得有如许梦！此必有诗无题，遂托之於梦耳。心[illegible]则易触发，而妙绪纷来；时暇则易琢磨，而微疵尽去。此其诗之易工二也。由斯以观，其才之不能过於苏在此，其诗之实能胜於苏亦在此。试平心以两家诗比较，当不河汉其言矣。

放翁以律诗见长，名章俊句，层见叠出，令人应接不暇。使事必切，属对必工；无意不搜，而不落纤巧；无语不新，而不事涂泽，实古来诗家所未见也。然律诗之工，人皆见之，而古体则莫有言及者。抑知

其古体诗，才气豪健，议论开辟，引用书卷，皆驱使出之，而非徒以数典为能事。意在笔先，力透纸背，有丽语而无险语，有艳词而无淫词，看似华藻，实则雅洁，看似奔放，实则谨严，此古体之工力更深於近体也。或者以其平易近人，疑其少炼；抑知所谓炼者，不在乎奇险诘曲、惊人耳目，而在乎言简意深，一语胜人千百。此真炼也。放翁工夫精到，出语自然老洁，他人数言不能了者，只用一二语了之。此其炼在句前，不在句下，观者并不见其炼之迹，乃真炼之至矣。试观唐以来古体诗，多有至千馀言四五百言者；放翁古诗，从未有至三百言以外，而浑灏流转，更觉沛然有馀，非其炼之极功哉！至近体之刮垢磨光，字字稳惬，更无论矣。又放翁古今体诗，每结处必有兴会、有意味，绝无鼓衰力竭之态；此固老寿享福之徵，亦其才力雄厚，不如是则不快也。今就近体中摘句於後，使人见其功力之精。古诗难於摘句，读者可观其有气有意，有书有笔，则得之矣。

律诗摘句。使事五律："李侯有佳句，乐令善清言。"《怀杜伯高》"进愧门三戟，归无亩一锺。"《放慵》"道士青精饭，先生乌角巾。"《长生观》"蚁穿珠九曲，蜂酿蜜千房。"《淳化寺》"摩诘病说法，虞卿贫著书。"《病中》"人如钓渭叟，地似避秦村。"《防隐者》"贺监称狂客，刘伶赠醉侯。"《立秋前一夕作》"腰下苏秦印，囊中赵壹钱。"《夜酌》"独卧维摩室，谁同弥勒龛？"《初寒独居》"未恨名风汉，惟求拜醉侯。"《自述》"身已风中叶，人方饭後钟。"《东庄》"我亦轻馀子，君当恕醉人。"《醉赋》"带箭归飞鹤，才 耆床不瞑龟。"《答客》"相法无侯骨，生年值酒星。"《杂兴》"宁甘结　蔑系，不作拜车尘。"《野兴》"马非求路寝，木岂愿牺尊？"《记前辈语》"食非依漂母，菜不仰园官。"《穷居》"陌上金羁马，坟前石琢麟。"《对酒作》"蝶入三更枕，龟才 耆八尺床。"《连夕熟睡戏书》

使事七律："奴爱才如萧颖士，婢如诗似郑康成。"此放翁之父所作，而放翁足成之者。"吏进饱谙箝纸尾，客来苦劝摸床棱。"《自咏》"秋风叶扇知安命，小炷留灯悟养生。"《独学》"人立飞楼今已

矣，浪翻孤月尚依然。"《白帝城怀杜少陵》"前日已传天狗坠，今年宁许佛I→生！"《客言岐雍间事》"也知世少苏司业，安得官如阮步兵。"《独饮》"报国虽思包马革，爱身未肯价羊皮。"《示独孤生》"生希李广名飞将，死慕刘伶赠醉侯。"《江楼醉中》"宿负本宜输左校，宽恩犹许补东隅。"《书怀》"阶前汗血洮河马，架上霜毛海国鹰。"《梦成都》"曳杖不妨呼小友，还家便恐见来孙！"《游柯山观烂柯遗迹》"性本自然憎截鹤，器非大受愧函牛。"《醉题》"但知礼岂为我设，莫管客从何处来。"《避俗台》"鱼肠宝剑馀蛟血，鸦嘴金锄带药香。"《赠林使君》"酒钱觅处无司业，斋日多来似太常。"《无酒肉》"梦中有客徵残锦，地下无炉铸横财。"《哭王季夷》"已忘作赋游梁苑，但忆衔枚入蔡州。"《雪中》"尽除曼衍鱼龙戏，不禁刍荛雉兔来。"《过御园》"缪缘学道肱三折，不遇知音尾半焦。"《自咏》"正叹船如天上坐，那知人自日边来。"《王给事使回》"家无钗泽穷冯衍，身著裙襦老管宁。"《感兴》"青衫曾奏三千牍，白首犹思丈二殳。"《雪夜》"世无鲁国真男子，心忆高阳旧酒徒。"《衰病》"从宦只思乘下泽，忤人常悔读《南华》。"《怀镜中故庐》"才高狗监无人荐，句好鸡林有客传。"《赠江参议》"文辞博士书驴券，职事参军判马曹。"《读书》"亡羊未恨补牢晚，搏虎深知攘臂非。"《晓出》"怨谤相乘成市虎，技能已尽愧黔驴。"《感怀》"贵人自作宣明面，老子曾闻正始音。"《东斋》"人欲见挤真砭石，身宁轻用作投琼。"《梦断》"生无鲍叔能知己，死有要离与卜邻。"《书叹》"公路晚悲身至此，令威归叹冢累然。"《夜坐达旦》"马慵立仗宁辞斥，兰偶当门敢怨锄。"《感昔》"未害朵颐临肉俎，但妨叩齿诵仙经。"《齿动摇》"种桤正可三年大，爱竹何曾一日无。"《山中即事》"中安煮药膨　亨鼎，旁设安禅曲　床。"《火阁》"爱身每戒玉抵鹊，养气要如刀解牛。"《遗兴》"越石壮心鸡喔喔，子卿归信应悠悠。"《龟堂独酌》"此身幸已脱虎口，有手但能持蟹螯。"《对酒》"国家科第与风汉，天下英雄惟使君。"《追忆发解旧事》"过堂未悟钟将畔，睨柱宁知璧偶全。"《书斋壁》"只知秋菊有佳色，那问荒鸡非恶声！"《杂兴》"病酒相如无奈渴，清言叔宝不

胜羸。"《北窗》"拙宦虽无齐虏舌，早归亦免楚人钳。"《自述》"共知陂坏行当复，敢恨台高既已倾！"《复湖》"偶亡塞马宁非福，太察渊鱼恐不祥。"《高枕》"名酒过於求赵璧，异书浑似借荆州。"《借书乞酒不得》"佩刀但可偿黄犊，作字安能换白鹅？"《秋兴》"浮€每叹成苍狗，空谷谁能絷白驹？"《寄题胡基仲故居》"泥巷有人寻杜甫，雪庐无吏问袁安。"《岁晚》"生拟入山随李广，死当穿冢傍要离。"《醉题》"尚饶灵运先成佛，那计辛毗不作公。"《遣兴》"难似车登蛇退岭，险如舟过马当祠"。《书怀》"未寻内史流觞地，又近庞公上冢时。"《春晚》"狐妖从汝作人立，金价在事如土轻。"《道室述怀》"原价异时空市骨，大呼从昔不成庐。"《题北窗》"万事不禁刘毅掷，诸人谁著祖生鞭？"《湖上》"恋恋绨袍谁复念，便便痴腹敢辞嘲！"《Ω咏》"老罴尚欲身当道，乳虎何疑气食牛。"《秋晚》"虚名仅可欺横目，戆论曾经犯逆鳞。"《野兴》"头少二毛真笃老，口无纵理亦长饥。"《九月十日夜独坐》"佛书恐非《易论语》，王迹其在《诗春秋》！"《荡荡》"强弩夹射马陵道，屋瓦大震昆阳城。"《大风雨》"不求客恕陶潜醉，肯受人怜范叔寒。"《书喜》"客散茶甘留舌本，睡馀书味在胸中。"《晚兴》"不忧坚子居肓上，已见婴儿出面门。"《病中作》"心如老马虽知路，身似鸣蛙不属官。"《自述》"学士谁陈《平蔡雅》，将军方上《取燕图》。"《闻蜀盗已平》"未忘尘尾清谈兴，尚读蝇头细字书。"《南堂杂兴》"买饭犹胜乞　番客，看耕僭学劝农官。"《郊行》"虽无客共樽中酒，何至僧鸣饭後钟！"《枕上作》

写怀五律："病侵强健日，Ω过圣明时。"《骨相》"忍穷安晚境，留病压灾年。"《病中》"春当三月半，狂胜十年前。"《题酒家》"月能从我醉，风欲驾人仙。"《月下纳凉》"放言夸酒圣，著论笑钱愚。"《Ω中乐事》"老犹嗤佞佛，贫亦讳言钱。"《自勉》"众中容後死，险处得先归。"《莫笑》"老去才难尽，穷来志益坚。"《自述》"老幸传家事，狂犹为国忧。"《夜赋》"今古无穷事，江湖未死身。"《醉赋》"算贫先放鹤，嫌闹并疏僧。"《孤村》"病无诗一字，穷赖酒三升。"《夜赋》"酒狂宁限老，诗思正须穷。"《夜坐》"人笑谋生拙，天

教到死↻。"《衡门》"都门下第客，山寺退居僧。"《贫甚》"老病频辞客，嬉游不出村。"《穷居》"病苏身渐健，秋近夜微凉。"《小集》"似客犹居里，如僧未出家。"《独处》"出寻邻叟语，归读古人书。"《遂初》"睡凭书介绍，愁赖酒驱除。"《晚兴》"贫忧偿酒券，懒悔许僧碑。"《自嘲》"壮年↻处老，佳日病中过。"《寓兴》"交游无辈行，怀抱有曾玄。"《八十四吟》"身备乡三老，家传子一经。"《自喜》"素壁图嵩华，明窗读《老庄》"《筑舍》"已老学犹力，久穷诗未工。"《蜀汉》"我存人尽死，今是昨皆非。"《癸亥初冬作》"行思绝大漠，归但醉新丰。"《枕上》"五斗方需禄，千金且爱身。"《送子坦赴官》"不动成罴卧，微劳学鸟伸。"《病中》"强健关天幸，逍遥似地仙。"《↻述》"死边常得活，闹处偶容归。"《幽居》"采药九蒸曝，朝真三沐薰。"《幽居》"贫废儿孙学，慈生仆妾顽。"《病中》"乐哉容膝地，著此曲肱翁。"《即事》"€↻忘出岫，叶落喜归根。"《寓叹》"身叨乡祭酒，孙为国添丁。"《卧病杂题》"丹灵驱坚子，神定出婴儿。"《道室》"直嫌绳尚曲，重觉鼎犹轻。"《铭座》

写怀七律："无才藉作长↻地，有濅留为剧饮资。"《寄友》"身似野僧犹有发，门如村舍强名官。"《成都岁暮》"此生竟出古人下，有志尚如年少时。"《自嘲》"旧学极知难少贬，吾侪持此欲安归！"《寄陈鲁山》"大事岂堪重破坏，穷人难与共功名。"《晨起》"四海道途行大半，百年光景近中分。"《西楼独酌》"时平壮士无功老，乡远征人有梦归。"《春残》"老病已全惟欠死，贪嗔虽断尚馀痴。"《病起》"位卑未敢忘忧国，事定犹须待阖棺。"《病起书怀》"甑炊地碓新舂米，衣拆天吴旧绣图。"《归耕》"浮生一笑常难必，此乐他年未易忘。"《劳华楼夜饮》"青山是处可埋骨，白发向人羞折腰。"《出西门》"《比红》有句狂犹在，染白无方老已成。"《夜酌》"流年速似一弹指，更事多於三折肱。"《亲旧》"虽有数椽常似客，仅存一肉未成僧。"《排闷》"敢恨帝城如日远，喜闻天语似春温。"《至严州得请免入觐》"酒宁剩欠寻常债，剑不虚施细碎雠。"《西村醉归》"著书幸可俟後世，对客从嗔卧大床。"《村居》"穷空敢恨寒无褐，忧患原因出有车。"《岁暮》"浮生亦

念古有死，壮气要使胡无人。"《Ⴐ居》"家为逆旅相逢处，身在严装欲发中。"《病中作》"黄旗万里无侯骨，红烛千杯有酒肠。"《幽居杂咏》"志士凄凉Ⴐ处老，名花零落雨中看。"《病起》"饭足便休慵念禄，丹成不服怕登仙。"《读山谷诗》"药来贼境灵何用，米出胡奴死不饮。"《感兴》"楼船夜雪瓜州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。"《书愤》"香浮鼻观烹茶熟，喜动眉间炼句成。"《登北榭》"惊回万里关河梦，滴碎孤臣犬马心。"《夜雨》"千艘冲雪函关晓，万灶连€骆谷秋。"《纵笔》"痴人自作浮生梦，腐骨那须後世名。"《晚游》"残生已与灰俱冷，旧友谁知几可凭。"《夜赋》"家近右军觞咏地，身如太史滞留时。"《醉後》"流年不贷人皆老，造物无私我自穷。"《幽居》"虹穿道室炉丹熟，龙吼空山匣剑开。"《次音乐范参政书怀》"天下可忧非一事，书生无地效孤忠。"《溪在作》"身世蚕眠将作茧，形容牛老已垂胡。"《七十》"史册误人悲壮志，关河回首负初期。"《怀南郑》"秋气已高殊可喜，老怀多感自无欢。"《独酌》"老皆有死岂独我，士固多穷宁怨天。"《书剑》"寓世已为当去客，爱书更付未来生。"《读书》"天理直须Ⴐ处看，人谋常向巧中疏。"《题斋璧》"门无客至惟风月，案有书存但《老庄》。"《Ⴐ中》"樽中无酒但清坐，架上有书犹纵观。"《七十一翁吟》"身外岂关吾辈事，镜中已换昔年人。"《Ⴐ赋》"羸躯垂老将焉往，公论犹存似可凭。"《枕上》"弃官正为愚无用，谢客新缘病有名。"《野堂》"发无可白方为老，酒不能赊始觉贫。"《七十三吟》"早知虚起弹冠意，悔不常为秉烛游。"《忆昔》"岂知鹤发残年叟，犹读蝇头细字书。"《书感》"老已为民犹学问，向虽作吏半山林。"《旧学》"补衣未竟迫秋露，待饭不来闻午钟。"《不出门吟》"陈编时见古成败，旧友不知今在亡。"《排闷》"贫甚不为明日计，兴来犹作少年狂。"《晚步》"人生十事九堪叹，春事三分二已空。"《春雨》"外物不移方是学，俗人犹爱未为诗。"《朝饥示子聿》"熟思岂是天贫我，妄计还忧鬼笑人。"《苦贫》"流汗未乾衣上雨，大声已发鼻端雷。"《午睡》"遗经在椟传家学，大字书墙作座铭。"《自述》"儿能解事甘藜藿，婢苦无薪睨 3。"《苦贫》"造物偶容穷不死，众人共养老无

能。"《暮归作》"孤忠要有天知我，万死当思後视今。"《读史》"折除富贵惟身健，补贴光阴有夜长。"《冬暮》"舌自生肥胜玉食，腰常忘带况金围。"《昨非》"凡心未免更诗字，习气犹思议古人。"《自责》"名姓已随身共隐，文辞终与道相妨。"《遗兴》"卖困不灵仍喜睡，送穷无术又来归。"《开岁》"天为念贫偏与健，人因见懒忄 吴称高。"《独酌》"一无可恨得归老，寸有所长能忍穷。"《野望》"邪正古来观大节，是非死後有公言。"《观史》"令尹阅人三仕已，太山在我一毫芒。"《醉舞》"三径就荒俱已老，一樽相属永无期。"《哭张季长》"胸中那可有一事，天下故应无两人。"《初归杂咏》"造物与□兼与健，乡人知老不知年。"《村居》"多闻只解为身累，後死空令见事多。"《对酒作》"贷米未回愁灶冷，读书有课待窗明。"《秋晓》"风□槁面寒无褐，雷转饥肠饭有沙。"《志学》"家塾读书须十纸，山园上树莫千回。"《示诸孙》"春寒例谢常来客，老病犹贪未见书。"《初春书怀》"天将耄齿偿贫悴，身受虚名坐谤伤。"《陌上》"镜里鬓无添白处，樽前颜有暂丹时。"《老甚》"混俗岂须名赫赫，耐嘲惟可腹便便。"《舟中作》"客从谢事归时散，诗到无人爱处工。"《理梦中作》"浊酒可求敲野店，旧题犹在拂颓墙。"《题旅舍壁》"贫犹自力常谋醉，病不能□且赋诗。"《自近村归》"春炊不继儿啼饭，烹饪无方客絮羹。"《寓叹》"诗才退後愁强韵，眼力衰来怯细书。"《世事》"单复篝衣时脱著，甜酸园果半青黄。"《夏日》"便死也胜千百辈，少留更住两三年。"《书兴》"呼童不应自生火，待饭未来还读书。"《遣怀》"身游与世相忘地，诗到令人不爱时。"《山房》"淡交喜得山栖友，杰作疑非火食人。"《简邢德允》"花经风雨人方惜，士在江湖道益尊。"《春晚》"目前虽有小得失，天下岂无公是非。"《垂钓作》"啄吞自笑如孤鹤，导引何妨效五禽。"《春晚》"多病更知身是赘，九原那恨死无名。"《春感》"虽惭江左雄繁郡，且看人间矍铄翁。"《严州大阅》"扶持後死知天幸，容养无能荷国恩。"《秋夜斋中》"槁面暂朱知酒酽，曲身成直赖炉温。"《夜寒》"虚名定作陈惊座，好句真惭赵倚楼。"《封渭南伯》

写景五律："浪蹴半空白，天浮无尽青。"《海中雷雨初霁》"天逼星辰大，霜清剑佩寒。"《梦仙》"酒尽瓶枵腹，炉寒客曲身。"《寒甚》"雨昏鸡共懒，米尽鼠同饥。"《初夏》"月昏天有晕，风软水无痕。"《村夜》"天回河络角，海阔斗阑干。"《夜归》"风生€尽散，天阔月徐行。"《月下小酌》"病树有雕叶，残蝉无壮声。"《秋怀》"三家小聚落，两姓世婚姻。"《埭西》"木落山尽出，钟鸣僧独归。"《过吉泽》"经行桥独木，伫立路三叉。"《野望》"野父编龙具，樵儿习《兔园》。"同上"铜灯立雁趾，石鼎揭龙头。"《书室》"荒园抛鬼饭，高几置神鹅。"《赛神》"荒陂船护鸭，断岸笛呼牛。"《小立》"墓扫鸦衔肉，人过鹭导船。"《郊行》"　孛牛将犊过，雄雉挟雌飞。"《山行》"漏从处永，风自远来凉。"《官舍》"妇汲惟陶器，民居半草。"《忆南郑》"舞简村巫醉，涂朱野女妆。"《驿壁偶题》"藤络将颓石，松号不断风。"《明觉寺》"地瘦竹无叶，风乾茅有声。"《井研道中》"月正树无影，露浓荷有声。"《徙倚》"茶鼎声号蚓，香盘火度萤。"《道室》"锼叶成篆，风蹙水生纹。"《巢山》"霜郊熊扑树，雪路马蒙毡。"《感旧》"零落花随水，轮空篱。"《园中》"染丹梨半颊，斫雪蟹双螯。"《对酒》"磷飞乘月暗，枭语似人呼。"《夏夜》"蚁知军阵法，作纬车声。"《秋怀》"冰梨　似颊，霜栗大如拳。"《对食》

写景七律："十里溪山最佳处，一年寒暖　中时。"《近游》"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"《游山西村》"七泽苍茫非故国，《九歌》哀怨有遗音。"《塔子矶》"船上急滩如退　，人缘绝壁似飞猱。"《过东氵灵滩》"地连秦雍川原壮，水下荆扬日夜流。"《归次汉中》"€埋废苑呼鹰处，雪暗荒郊射虎天。"《书事》"蝉依疏柳长吟处，燕委空巢大去时。"《社日》"空山霜叶无行迹，半岭天风有啸声。"《丈人观》"攫饭饥乌占寺鼓，避人飞鼠上经幢。"《永庆寺》"山萦细栈疑无路，树络崩崖欲压人。"《普宁寺》"凄凉蛩伴草根语，憔悴鹊从天上归。"《秋雨》"农事渐兴人满野，霜寒初重雁横空。"《横塘》"残灯无焰穴鼠出，槁叶有声村犬行。"《冬夜》"未霜村舍秋先

冷，无月江边夜自明。"《秋夜》"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"《临安春雨初霁》"津吏报增三尺水，山僧归入万重€。"《秋雨》"灯影动摇风不定，船声 堂 浪初生。"《宿渔浦》"挈↙人沽村市酒，打包僧趁寺楼钟。"《故山》"里儒朱墨开冬学，庙史牲牢祝岁穰。"《北窗》"病骨未成松下土，老身常伴渡头€。"《舟中作》"蟋蟀独知秋令早，芭蕉正得雨声多。"《秋兴》"€归时带雨数点，木落又添山一峰。"《晚眺》"荒 是经雨多牛迹，村舍无人有碓声。"《步至近村》"巢乾燕乳▲━供哺，花过蜂Ọ蜜满房。"《初夏》"民有 穲知岁乐，亭无桴鼓喜时康。"《初夏Ọ居》"树罅忽明知月上，竹梢微动觉风生。"《池上》"圆鼙坎坎迎神社，大字翩翩写酒旗。"《Ọ游》" 贱窥篱无狗盗，夜长暖足有ı➔奴。"《岁暮》"童夸犊健浮溪过，妇闵蚕饥负叶归。"《初夏》"水浅游鱼浑可数，山深药草半无名。"《山行》"远火微茫知夜续，长歌断续认归樵。"《泛舟》"风高木叶危将脱，月上天河澹欲无。"《南堂夜坐》"重帘不卷留香久，古砚微凹聚墨多。"《书室》"溪鸟低飞画桥外，路人相值绿阴中。"《衡门独立》"霜野草枯鹰欲下，江天€湿雁相呼。"《郊行》"晓树好风莺独语，夜窗细雨燕相依。"《初夏幽居偶题》"舟行十里画屏上，身在四山红雨中。"《出游》"寒鸦阵黑疑€过，老木声酣认雨来。"《书喜》"酒坊饮客朝成市，佛庙村伶夜作场。"《书喜》"庭花无影月当午，檐树有声风报秋。"《夜景》"天宇淡青成卵色，水波微皱作靴纹。"《新篱》"微雨已收€尽散，众星俱隐月徐行。"《秋夜》"⌵{髟曾}暗树类奇鬼，突兀黑€如坏山。"《湖塘雷雨》"野火已亡秦相篆，江涛犹托伍胥神。"《秋望》"月色横分窗一半，秋声正在树中间。"《枕上》"客送轮 ⬈ 霜後蟹，僧分磊落社前姜。"《对食戏咏》"紫蟹迎霜盈径尺，白鱼脱水重兼斤。"《示客》"山口正衔初出月，渡头未散欲归€。"《舟中》"天宇更无€一点，谯门初报鼓三通。"《上元夜》"虎印雪泥馀过迹，树经野火有空腔。"《怀梁益旧游》"棋枰窗下时闻雹，丹灶岩间夜吐虹。"《道室》"十里织成无罅锦，半天留得未残霞。"《梅仙坞花泾观桃李》"官赋毕输无吠犬，农功已息有Ọ牛。"《晚秋野兴》"细径僧归€外寺，疏

灯人语酒家楼。"《出游》"独木架成新略彳勺，一峰买得小嶙峋。"《闭门》"风从 未萧萧起，月过花阴故故迟。"《石帆夏日》"一棹每随潮上下，数家相望埭东西。"《渔父》"暑退忽惊秋渐晚，夜长已与昼中分。"《秋夕》"群鱼聚散忽无迹，孤蝶去来如有情。"《夏昼》"渔艇往来春浪碧，人家高下夕阳红。"《近村》"出有儿孙持几杖，归从邻曲话桑麻。"《茅舍》"楼台到处灵和柳，帘幕谁家子晋笙？"《小市》"夜雨涨深三尺水，晓寒留得一分花。"《小园》"瓶花力尽无风堕，炉火灰深到晓温。"《晓坐》"红颗带芒收晚稻，绿苞和叶摘新橙。"《霜天晚兴》"旱馀▴━镂园蔬叶，寒浅蜂争野菊花。"《西村》"丹砂岩际朝暾日，枸杞€间夜吠人。"《采药》"燕雏掠地飞无力，梅子临池坠有声。"《夏日》"栖鹊自惊移别树，流萤相逐度横塘。"《夏夜》"团脐磊落吴江蟹，缩项轮 ↗ 汉水鳊。"《小酌》"屏园燕几成山字，簟展凉轩作水纹。"《龟堂晨起》

放翁生於宣和，长於南渡。其出仕也，在绍兴之末，和议久成，即金海陵南侵溃归，孝宗锐意出师，旋以宿州之败，终归和议。其时朝廷之上，无不以画疆守盟，息事宁人为上策；而放翁独以复仇雪耻，长篇短咏，寓其悲愤。或疑书生习气，好为大言，借此为作诗也。今阅全集，始知非尽虚娇之气也。其《跋周侍郎奏稿》云："南渡初，先君归山阴，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，言及靖康北狩，无不流涕哀恸。"又《跋傅给事帖》云："绍兴中，士大夫言及国事，无不痛哭，人人思杀贼。"是放翁年十馀岁时，早已习闻先正之绪言，遂如冰寒火熟之不可改易。且以《春秋》大义而论，亦莫有过於是者，故终身守之不变。入蜀後，在宣抚使王炎幕下，经临南郑，瞻望⛶、杜，志盛气锐，真有唾手燕、€之意。其诗之言恢复者，十之五六。出蜀以後，独十之三四。至七十以後，正值开禧用兵，放翁方治东篱，日吟咏其间，不复论兵事。其诗有云："不须强预国家忧，亦莫妄陈帷幄筹。"是固无复有功名之志矣。然其《感中原旧事》云："乞倾东海洗胡沙。"《老马行》云："中原旱蝗胡运衰，王师北伐方传诏。一闻战鼓意气生，犹能为国平燕赵。"则此心犹耿耿不忘也。临殁犹有"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

告乃翁"之句，则放翁之素志可见矣。

放翁之不忘恢复，未免不量时势，然亦多忄吴於传闻之不审。在蜀时，金之边将，时有蜡书来报宣威幕府，具言其国虚实。见南郑诗内自注。彼以蜡书来利赏赐，自必诡言祸败，以中吾所喜，肯以实告耶！淳熙十一年，金世宗如会宁，命太子守国，而放翁有《闻虏酋遁归漠北》诗。十二年，又有《感秋》诗，自注："闻虏酋自香草淀入秋山，盖远遁矣。"不知金国每年巡历春水、秋山，自其常制。金世宗最号贤君，国中称"小尧舜"。其时朝政清明，边圉　安，有何事而遁归漠北、遁入秋山耶？可见邻国传闻之讹，易於耸听，而放翁辄轻信之。其後庆元四年，又有诗：闻金虏乱，淮以北民苦徵调，皆望王师之至。可见边疆纷纷，好言敌国有衅，此韩　胄所以轻率用兵致败也。开禧二年，吴曦反，以蜀地降金；三年，安丙诛曦，稍复蜀地。而放翁诗有"解梁已报偏师入"，自注云："见邸报，西师已复关中郡县。"又有《闻西师复华州》诗。是时关中郡县及华州，何曾能复，而已见之邸报。则邸报且不足信，况传闻耶？

放翁自蜀东归，正值朱子讲学提倡之时，放翁习闻其绪言，与之相契。家居，有《寄朱元晦提举》诗、《谢朱元晦寄纸被》诗，又《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》诗，所谓"有方为子换凡骨，来读晦翁新著书"也。及朱子卒，放翁祭之以文云："某有捐百身、起九原之心，倾长河、决东海之泪。路修齿耄，神往形留。"是可见二公道义之交矣。时伪学之禁方严，放翁不立标榜，不聚徒众，故不为世所忌。然其优游里居，啸咏湖山，流连景物，亦足见其安贫守分，不慕乎外，有昔人"衡门泌水"之风。是虽不以道学名，而未尝不得力於道学也。其集中亦有以道学入诗者，如《冬夜读书》云："《六经》万世眼，守此可以老。多闻竟何为，绮语期一扫。"又有云："虽叹吾何　，犹当尊所闻。从今倘未死，一日亦勤。"《平昔》云："皎皎初心质天地，兢兢晚节蹈渊水。"《书怀》云："平生学《六经》，白首颇自信。所觊未死间，犹有分寸进。"《示儿》云："闻义贵能徙，见贤思与齐。"又云："《易经》独不

遭秦火，字字皆如见圣人。汝始弱龄吾已耄，要当致力各终身。"可见其晚年有得，非随声附和，以道学为名高者矣。

至其诗之清空一气，明白如话，而无迂腐可厌之习，则又有馀事也。

放翁与杨诚斋同以诗名。诚斋专以俚言俗语阑入诗中，以为新奇。放翁则一切扫除，不肯落其窠臼。盖自少学诗，即趋向大方家，不屑屑以纤佻自贬也。然间亦有一二语似诚斋者。如《晚步》云："寓迹个中谁耐久，问君底事不归休？"《饥坐》云："落笔未妨诗衮衮，闭门犹喜气扬扬。"《老学⌨》云："名誉不如心自肯。"《醉中走笔》云："过得一日过一日，人间万事不须谋。"《自咏》云："作个生涯君勿笑。"《新作篱门》云："虽设常关果是麽？"《自诒》云："愈老愈知生有涯，此时一念不容差。"《遣兴》云："关上衡门那得愁。"此等诗派，南宋时盛行，在放翁则为下劣诗魔矣。

放翁万首诗，遣词用事，少有重复者。惟晚年家居，写乡村景物，或有见於此，又见於彼者。《老境》云："智士固知穷有命，达人元谓死为归。"《寓叹》又云："达士共知生是赘，古人尝调死为归。"《晨起》云："大事岂堪重破坏，穷人难与共功名。"《忆昔》又云："壮士有心悲老大，穷人无路共功名。"《夜坐》云："风生€尽散，天阔月徐行。"《夜坐》又一首云："湖平波不起，天阔月徐行。"《冬夜》云："残灯无焰穴鼠出，槁叶有声村犬行。"《枕上作》又云："孤灯无焰穴鼠出，枯叶有声邻犬行。"《初夏↻居》云："民有　穤知岁乐，亭无桴鼓喜时康。"《寒夜》又云："市有歌呼知岁乐，亭无桴鼓喜时平。"《羸疾》云："羸疾止还作，已过秋暮时。但当名百药，那更谒三医。"《题药囊》又云："残暑才属尔，新秋还及兹。真当名百药，何止谒三医。"此则未免太复！盖一时凑用完篇，不及改换耳。

朱子尝言："放翁能太高，迹太近，恐为有力者所牵挽。"《宋史》本传因之，辄谓其"不能全晚节"，此论未免过刻。今按嘉泰二年，放翁

起修孝宗、光宗两朝实录，其时韩 胄当国，自系其力。然放翁自严州任满东归後，里居十二三年，年已七十七八，祠禄秩满，亦不敢复请，是其绝意於进取可知。 胄特以其名高而起用之，职在文字，不及他务，且藉以报孝宗恩遇，原不必以不就职为高。甫及一年，史事告成，即力辞还山，不稍留恋，则其进退绰绰，本无可议。

即其为 胄作《南园记》、《阅古泉记》，一则勉以先忠献之遗烈，一则讽其早退，此亦有何希荣附势、依傍门户之意！而论者辄藉为口实，以訾议之，真所谓小人好议论，不乐成人之美者也。今二记不载文集，仅於逸稿中见之，盖子▮刻放翁文集时， 胄被诛未久，为世诟厉，故有所忌讳，不敢刻入，未必放翁在时，手自削去也。诗集中仍有《韩太傅生日诗》，并未删除，则知二记本在文集中，盖因其乞文而应酬之，原不必讳耳。

放翁不以书名，而草书实横绝一时。其《自题醉中所作草书》云："酒为旗鼓笔力槊，势从天落银河倾。"《醉中作草书》云："醉草今年颇入微，卷翻狂墨瘦蛟飞。"《睡起作帖数行》云："古来翰墨事，著意更可鄙。跌宕三十年，一日造此理。不知笔在手，而况字落纸！三叫投纱巾，作歌志吾喜。"《学书》一首云："九月十九柿叶红，闭门读书人笑翁。世间谁许一钱直，窗底自用十年功。老蔓缠松饱霜雪，瘦蛟出海 虚空。即今讥评何足道，後五百年言自公。"《暇日弄笔》云："草书学张颠，行书学杨风。平生江湖心，聊寄笔砚中。龙蛇入我腕，疋素忽已穷。馀势尚隐辚，此兴嗟谁同！"《杂兴》诗云："纸欲穷时瘦蛟举，已看雷雨跨苍茫。"《草书歌》云："吾庐宛在水中↖，车马喧阗那到耳。一堂ꜹ然卧虚旷，蝉声未断▲━声起。有时寓意笔砚间，跌宕奔腾作诙诡。徂徕松尽玉池墨，€梦泽乾蟾滴水。心空万象提寸毫，睥睨僧窥长史。联翩昏鸦斜著壁，郁曲瘦蛟蟠入纸。神驰意造起雷雨，坐觉乾坤真一洗。小儿劝我当自珍，勿为门生书▂▄▆几。"《夜起作书自题》云："一朝此翁死，千金求不得。"是放翁於草书工力，几於出神入化。惜今不传，且无有能知其善书者，盖为诗名所掩也。杜少陵亦无书

名，然《杜诗详注》云："胡俨在内阁，见子美亲书《卫八处士》诗，字甚怪伟。'惊呼热中肠'作'呜呼热中肠。'"

放翁目力亦绝人。五十岁《秋夜读书戏作》云："也知赋得寒儒分，五十灯前见细书。"五十三岁诗："灯前目力虽非昔，犹课蝇头二万言。"六十岁诗："细书时读眼犹明。"六十九岁诗："目了未妨观细书。"七十五岁诗："年过七十眼犹明，天公成就老书生。"七十六岁诗："目光焰焰夜穿帐。"又"细书如蚁眼犹明。"七十七岁诗："老夫垂八十，岩电尚烂烂。孤灯观细字，坚坐常夜半。"又云："一齿已摇犹决肉，双眸虽涩尚耽书。"直至七十九，史局告成，将致仕，始言"目昏颇废书"，作诗记其始，是七十九目力方稍减也。八十二岁《老态》诗亦云："似见不见目愈衰，欲堕不堕齿更危。"然又云："目昏大字亦可读，齿摇犹能决濡肉。"则亦尚未大害。又七十七岁有记，记："中夜睡觉，两目每有光，如初日，历历照物。昔晁文公自谓善养生之验，予则偶然耳。"又八十二岁十一月廿七记："夜分披衣，神光自两眦出，若初日，室中皆明。"此又神光涌现，不可思议者。又先生齿牙亦坚利，七十七岁始一齿动摇，戏作云："病齿原知不更全，漂浮杌涅已三年。一朝正使终辞去，大嚼犹能尽彘肩。"又诗云："摇齿复牢堪决肉，枯颅再茁已胜簪。"八十一岁堕第三齿，有诗。至八十五岁腊月五日始落第一牙，距易箦仅数日耳。然则先生具寿者相，得天独厚，为一代传人，岂偶然哉？

卷七

○陆放翁年谱小引

《放翁集》向无年谱。然身阅六朝，历官中外，仕而已，已而仕，出处之迹既屡更；且所值之时，当宋南渡，战与和局亦数变，使非有谱以标岁月，则读者於先生之身与世，将茫无端绪。幸先生诗自入蜀以後四十卷，系手自编订；四十卷之後，至八十五卷，则其子子ね当先生在时即随年记录，故岁序差可考。而文集中碑记之类，亦多书明年月官位，可以稽其时也。昔王宗稷作《苏文忠年谱》，悉本《东坡大全集》诠次之。今余亦仿此例，就《剑南诗集》、《渭南文集》及《家世旧闻》、《老学庵笔记》等书，次其先後，盖已十得八九。惟入蜀以前少年之作，所存无几，难於悬揣。然事迹亦往往散见於诗文，因亦就其可知者系於某年之下，并略载时事，以相印证，庶读者可以一览了如云。

○陆放翁年谱

宋徽宗宣和七年已巳

先生生於是年十月十七日，在淮上舟中。是日平旦，大风雨。及先生生而雨止。见先生庆元元年诗题。又有诗云："少傅奉诏朝京师，舣舟生我淮之湄。"按先生先世自嘉兴徙钱塘，吴越时又徙山阴之鲁墟，世业农。宋祥符中，陆轸始以进士起家，仕至吏部郎中，直昭文馆，赠太傅，是为先生高祖。轸生 ，官国子博士，赠太尉，是为先生曾祖。 生佃，仕至尚书左丞，赠太师、楚国公，是为先生之祖。《宋史》有传。佃生宰，字元钧，则先生父也。见先生文集及《家世旧闻》。其官位不可考。按先生《跋向芗林帖》云："先少师使淮南，实与芗林为

代。"《跋周侍郎奏稿》云："余生於宣和末年，先少师以畿辅转输饷军泽潞，寓家於荥阳。"又云："先君以御史徐秉哲论罢，南来寿春。"则先生父盖尝官提举、转运等职。《跋楚公奏稿》云："此先少师绍兴中命笔吏传录者。"又作《陈彦声墓志》云："建炎四年，先君会稽公奉祠洞霄宫。"则南渡後曾有祠禄。又《跋朝制要览》及《持老语录》，皆云"先君会稽公。"则其官阶及勋封可见也。惟文集称"先少师"，诗集称"先少傅"，微有不同。然"师"、"傅"同一阶，盖皆应得之封耳。

钦宗靖康元年丙午

二年丁未　　二帝北行。

高宗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五月，即位，改元。

二年戊申

三年己酉 金兵南下，帝航海。

四年庚戌 帝归临安，金立刘豫为子皇帝。

先生年七岁。按《陈彦声墓志》云："建炎四年，金兵南来，先君欲避无所。

闻东阳陈彦声以侠称，乃挈家依之。居三年，乃归。"《跋周侍郎奏稿》云："先君自徐秉哲论罢後，南来寿春。又自淮徂江，间关兵间。及归山阴旧庐，则某年已稍长矣。"开禧中有诗追记云："家本徙寿春，遭乱建炎初。南来避狂寇，乃复遇强胡。乱定不敢归，三载东阳居。"盖先生生而遭乱，其父挈之避兵，由寿州过江，又侨居东阳者三年。至绍兴二三年，始归山阴。

绍兴元年辛

二年壬子

三年癸丑

四年甲寅

先生年十岁。按《跋周侍郎奏稿》云："先君归山阴，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，言及靖康北狩，无不流涕哀恸。"又《跋傅给事帖》云："绍兴中，某甫成童，见当时士大夫言及国事，无不痛哭，人人思杀贼。"盖皆此数年中事。先生生平，以复仇为念，盖自幼习闻先正之言，至老不变也。又嘉泰元年有诗，谓某十许岁，即往来€门诸山。"

五年乙卯 金太宗崩，熙宗立。徽宗殂於金。

六年丙辰

先生年十二，能诗文，以荫补登仕郎。本传。按先生父南渡後，不见有仕宦之迹，盖以祠禄致仕，所得恩荫也。

七年丁巳

先生年十三，《跋陶渊明集》云："吾年十三四时，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。"

八年戊午 相秦桧，先已罢相，至是再相。与金议和。

九年己未 金人归河南、陕西地。

十年庚申金复取河南、陕西。

先生年十六，初赴举场。按先生《灯笼诗》云："我年十六游名场，灵芝借榻栖僧廊。"又《跋范元卿书後》云："绍兴庚申、辛酉间，予年十六七，与陈公实及予从兄伯山、仲高、叶晦叔、范元卿皆同场

屋。"

十一年辛酉 和议成。

先生年十七，尚从师受业。与许子威辈同从鲍季和先生，晨兴，必具帽带而出。见嘉泰元年诗自注。

十二年壬戌 金人归徽宗、郑后、邢后之丧及韦太后。

十三年癸亥

先生年十九，以举进士试南省，至临安。见嘉泰三年诗自注。

十四年甲子

先生年二十，作《司马温公布被铭》。自注："予年二十岁所作，今传以为秦少游作者，非也。"又作《菊枕》诗。见丁未岁诗注。是年上元，在都城从舅光州通判唐仲俊观灯。见嘉泰二年诗自注。

十五年乙丑

十六年丙寅

十七年丁卯

先生年二十三。按先生《跋韩非子》云："绍兴丁卯，先君年六十时，所得吴 或才老本。"先生是年父尚在，而入仕後未见有丁父艰之事，盖其父殁於此数年中。

十八年戊辰

十九年己巳 金宗颜亮弑熙宗而自立。

二十年庚午

二十一年辛未

二十二年壬申

二十三年癸酉 金迁都於燕。

先生年二十九。两浙转运使陈阜卿考试官，秦桧孙埙以右文殿修撰就试，直欲首送。阜卿得先生文，擢置第一，埙次之。桧大怒。

二十四年甲戌

先生年三十，试礼部被黜。时陈阜卿亦几得祸。

二十五年乙亥 秦奉死。

二十六年丙子 钦宗殂於金。

二十七年丁丑

先生年三十三。作《€门寿圣院记》，尚无官位，但书"吴郡陆某记。"

二十八年戊寅

先生年三十四。官福建宁德县主簿。先生有《谢内翰》启云："仕由资荫。"盖先生十二岁所得恩荫，至是始选主簿也。是岁作《宁德县城隍记》，系衔书"迪功郎主簿。"见文集。按先生赴任，由温州入闽，有《题江心寺》、《泛瑞安江》及《平阳驿观梅》等诗。

二十九年己卯

先生年三十五，在宁德。按先生《跋盘涧图》云："绍兴己卯、庚辰之间，予为福州决曹掾，与闽县大夫张仲钦甚相得。"

三十年庚辰

先生年三十六。以荐者除敕令所删定官，迁大理司直，兼宗正簿。本传。

《盘涧图跋》云："绍兴己卯、庚辰，予为福州决曹。"是是年春间，尚在宁德也。《祭周益公文》云："绍兴庚辰，予始至行在，与益公相遇，遂定交。"则以除敕令所入都也。先生自闽归途，亦从温、处经行，有诗记其事。云："自来福州，诗酒殆废；今北归，至永嘉括苍，无日不醉。"又有诗记绍兴庚辰游谢康乐石门，王仲信为作《石门瀑布图》。皆自闽归杭之游迹也。

三十一年辛巳 金主亮南侵，被弑於瓜洲。金世宗立，入都於燕。

先生年三十七，在敕令所，迁枢密院编修官。按本传谓"孝宗即位，迁枢密院编修官。"而先生子子ね跋语云："绍兴辛巳，及事高宗，累迁枢密使编修。"是枢院乃高宗所授。先生《挽汪茂南》诗云："往者绍兴末，江淮闻战鼙。"自注："先相公汪澈督师荆、襄，招予幕府；会留枢属，不克行。"又《跋陈鲁公所草亲征诏》云："辛巳、壬午之间，予为西府掾。"西府，即枢院也。是枢院之迁，在绍兴无疑。又《史馆书事》诗云绍兴辛巳，尝蒙恩赐封，先生奏：杨存中不宜掌禁旅，非宗室外家，不宜封王。皆在是年。又《上执政书》，论文章开於道术。见文集。

三十二年壬午 高宗传位於孝宗。

先生年三十八，自敕令所罢归。孝宗即位。在六月。以史浩、黄祖舜荐，召见，赐进士出身，擢太上皇帝圣政所检讨官。本传。按先生《跋曾文清奏稿》云："绍兴末，文清居会稽，予自敕局罢归，无三日不见。"又作《复斋记》，亦称是年自都下还里。盖是春夏间事。其因荐召用，虽不载月日，然是年十一月，上疏请信诏令，治其尤阻格者，

记已在检讨任可知。皆孝宗初即位未改元之岁也。

又丙午《岁晚书怀》诗，自注："绍兴末，予官玉牒所。"盖因修《圣政记》，故兼是官。有《玉牒所迎驾》诗。

孝宗隆兴元年癸未

先生年三十年，在检讨任。正月二十一日，二府请先生撰《致夏国主书》。

二月二日，又请作省✂，招谕中原士民。见文集。金蒙城邢　侵边，杀我义民，既而被擒，朝议将置大辟。先生上书，谓彼能为其国尽力，宜免诛，以示中国礼义。阆州奏庆€见，先生上书宰执，勿受其图。和议将成，又上书二府，当与金人约：建康、临安皆建都地。俱见文集。按先生《复斋记》又谓"隆兴元年，某自都还里，始与仲高遇。"又《王彦光见访并送茶》诗云："迩英帷幄旧儒臣，肯顾荒山野水滨。遥想解醒须底物，隆兴第一壑源春。"则是年似又曾归里。按先生方任检讨，何以又返山阴？岂乞假暂归耶？

二年甲申

先生年四十。时曾觌、龙大渊用事，先生为枢密张焘言，焘遽以闻。上诘语所自来，以先生对。上怒，出先生通判建康，寻易隆兴府。本传。按本传先通判建康，今集中并无建康诗，岂不久即调京口耶？先生《跋张敬夫书》，谓"甲申佐郡京口，张忠献浚以督军过焉，故常与其子敬夫游"。按浚殁於是年八月，则先生通判京口，必在春夏矣。又序《京口倡和诗》，谓"隆兴二年闰十一月，韩无咎来省亲於润，予时通判郡事，故与倡和"云。

乾道元年乙酉

先生年四十一。在镇江。有《镇江府城隍忠　庙碑记》。

二年丙戌

先生年四十二。自镇江移官，通判豫章。即本传所云隆兴府。《上陈安抚启》云："佐州北固，麦甫及於再尝；易地南昌，瓜未期而先代。"七月，舟行星子县，半日至吴城。见诗集。本传谓"言者论先生交结党人，力说张浚用兵，遂免归"。先生在蜀，有诗云："少年论兵实狂妄，谏官劾奏当窜殛。"正指此事也。

先生《幽栖》诗自注："乾道丙戌，始止居镜湖之三山。"而庆元三年《春尽遣怀》诗自注，则云"予以乾道乙酉，卜筑湖上。"盖乙酉买宅，丙戌罢官归，始入居之。嘉泰甲子有诗云："曩得京口俸，始卜湖边居。"乙酉正在京口。以京口俸买宅，正是年也。入居则丙戌耳。《开东园之路》诗云："忆自南昌返故乡，移家来就镜湖凉。"是自南昌归始居之证。

三年丁亥

先生年四十三。正月十四日作《崇恩禅院记》，系衔但书"通直郎"，而无职任，已罢官故也。

四年戊子

五年己丑

先生年四十五。是年十二月，差通判夔州。见《入蜀记》。

六年庚寅

先生年四十六。以闰五月起行，十二月二十七日到夔州。《将赴夔府书怀》云："自从南昌免，五岁嗟不调。"盖自丙戌至庚寅，凡五阅岁矣。

七年辛卯

先生年四十七。春间监夔州试，有《试院呈同舍》诗，有《将出院》及《拆号前一日作》等诗。作《王侍郎生祠记》，系衔书"左奉议郎通判军州主管学事、兼管内劝农事。"

八年壬辰

先生年四十八。以夔州通判将满任，上书虞丞相，预乞一官，得就禄。见文集。会王炎宣抚川、陕，辟为 办公事。本传。按先生是年作《静镇堂记》，系衔书"左承议郎权四川宣抚使 办公事、兼检法官。"盖已作幕僚、去夔州任矣。

《送范西叔序》云："乾道壬辰，予至益昌，始识范东叔，後月馀，与其兄西叔为僚於宣威幕府。"是年，北游南山，望⛶、万年县，皆以幕僚出使。见《静镇堂记》及《东楼集序》。

九年癸巳

先生年四十九。自成都、唐安至汉嘉，四十日复还成都。寻摄蜀州，有《初到蜀州寄成都诸友》诗。入夏，又摄嘉州。先生《跋岑嘉州集》云："乾道癸巳，予自唐安别驾来摄嘉州。"八月，作《汉嘉郡藏丹洞记》。官舍多奇石，取作假山，名西斋曰小山堂。见诗集。

淳熙元年甲午

先生年五十。秋间摄蜀州事，有《蜀州大阅》诗。按是年《秋夜读书》诗云："别驾生涯似蠹鱼。"又《与吕周辅教授游大邑诸山》云："广文别乘官俱冷。"盖皆以通判摄州事也。冬又往荣州摄事。盖幕僚系辟用，而本品仍是通判。

二年乙水

先生年五十一，在荣州。得制置司檄，催赴参议官任。正月十日离荣州，有诗。范成大来帅蜀，又辟为参议官。以文字交，不拘礼法，人讥其颓放，因自号放翁。本传。

三年丙申

先生年五十二。作《范待制集》序及《筹边楼记》，系衔书"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、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"。是年，有《饭保福院》诗云："饱饭即知吾事了，免官初觉此身□。"又《□中偶题》诗："七千里外新□客，十五年前旧史官。"《病中戏书》云："免从官乞假，且喜是□身。"又有《蒙恩奉祠桐柏》诗云："罪大初闻收郡印，恩宽俄许领家山。"盖缘事不复摄州，别领桐柏祠禄。

四年丁酉

先生年五十三。由桐柏祠禄换授主管台州崇道观。见铜壶阁记及彭州贡院记。

是岁，范成大还朝，先生有诗送行。秋间得都下八月报书，牧叙州，有诗。然以後无叙州诗，但有《东归有日书怀》诗及《遣兴》诗，自注："予将赴□道，被命东归。"盖吏部选叙州，而朝旨令赴行在也。後有《上书乞祠》诗，述此云："圣君终省记，万里忽乘驿。"

五年戊戌

先生年五十四。离蜀东归。有《赏海棠》诗云："吉日不留春已老，归舟已具客将行。"又明年《忆蜀中》诗云："去年忝号召，五月触瞿塘。"盖以春暮出蜀，仲夏过峡也。子ね跋语，谓"戊戌春，孝宗念其久外，趣召东下。"盖是去年选叙州之後。又先生《乞祠》诗："远客游穷塞，亭障秋萧瑟。圣君终省记，万里忽乘驿。"是东归实出於内召。先生有《谢王枢密启》云："斐然妄作，本以自娱；流传偶至於中都，

鉴赏遂尘於乙览。"盖先生在蜀，有诗传入都，孝宗闻之，故特召还也。《谢钱参政启》云："一麾在巴、蜀之间，万里促宣、温之对。清光咫尺，睿赏再三。略有司资格之常，备奉使询谋之选。方忧官谤，又辱诏追。半道遣行，虽叹栖迟之薄命；频年省记，要为比数於诸公。"据此，则召还後曾赐对便殿，即膺出使之命。未几有诏别用，寻遣往闽中。按先生此次入闽，官阶无考。子ね跋语云："先君凡五佐郡。"则此乃通判建安也。以诗集考之，秋间便道归里，作一月留。见明年己亥在建安《忆家》诗。《归€门》诗云：徽官行矣闽山去，又寄千岩梦想中。"此行从衢州入闽，有《仙霞岭》、《渔梁驿》诸诗。其官舍在建安。见诗集。

六年己亥

先生年五十五。春夏在建安，多不得意，屡见於诗。仲夏，先发书画还故山，有诗。寻去官，有《初发建安诗》云："吾行迨及晚秋时。"归途由武夷山过信州铅山县，至衢州，奏乞祠，留衢待命，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，赐绯鱼袋。即在衢起行，十二月，至江西，有《弋阳县》、《饶抚道中》等诗。治在抚州。见《抚州广寿禅院记》。是冬，奏《筠州反坐百姓陈彦通诉人吏冒役状》。

见文集。

七年庚子

先生年五十六。秋冬自临川至高安，十一月被命诣行在。见《广寿禅院记》。

按本传："以发粟赈民，为给事中赵汝愚所驳，遂与祠。"过严州得请，免入奏，仍除外官。遂便道归山阴。俱见诗集。是年，在临川时自作《放翁赞》。见文集。

以後皆家居。

八年辛丑

先生年五十七。自庚寅至辛丑，始见九日於故山。见诗集。是年，有《寄朱元晦提举》诗，以年荒，望其来赈粜也。

九年壬寅

先生年五十八。筑堂曰书巢，自作记。又追作《成都古楠记》，自注："时已去蜀。"其系衔书"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观"。有诗云："放翁白发已萧然，黄纸新除玉局仙。"

十年癸卯

先生年五十九。有《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》诗。

十一年甲辰

先生年六十。有《闻虏酋遁归漠北》诗。按是岁金世宗如会宁，命太子守国；明年，始回燕京。曰"遁归"者，传闻之讹也。

十二年乙巳

先生年六十一。是岁有《秋怀》诗，自注："闻虏酋行帐为壮士所致，几不免。"又《感秋》诗自注："闻虏酋自香草淀入秋山，盖远遁矣。"按金世宗最为贤君，国中称"小尧舜"；而传闻於宋如此，可见邻国讹传之不可信。此开禧轻率用兵所以致败也。

十三年丙午

先生年六十二。差知严州府，赴行在入见。《天封寺记》云："予以新定牧入奏行在。"是因除授後始入都。有《延和殿退朝口号》。自

注："庭奏姓名，上自东厢出御坐。"七月三日，到严州任。

十四年丁未 高宗崩

先生年六十三，在严州。是岁始刻诗。见子ね跋语。

十五年戊申

先生年六十四，在严州。四月，以任将满，奏乞仍就玉局祠禄，未报。七月十日归家。见诗集。寻除军器少监，入都。本传。有《宿监中作》及《致斋监中》诗。

十六年己酉 孝宗传位於光宗。金世宗崩，章宗即位。

先生年六十五。迁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。按本传以此官系於绍熙元年；然先生诗集，是年有《仪曹直庐》、《南省宿直》及《中院书事》诗，十一月，作《明州阿育王碑记》，系衔已书"朝议大夫尚书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"，则淳熙末，已为是官。其冬，以口语被斥归，作《风月轩自记》。十年间两坐罢斥，皆以诗，谓之嘲咏风月，故以名其轩。

光宗绍熙元年庚戌

先生年六十六。以後皆家居。是年，又删订诗稿，自跋云："此予丙戌以前诗十之一也。在严州再编，又去十之九。"然则丙戌以前诗，存者百之一耳。又子ね跋云："戊申己酉以後诗，公自大蓬谢事归，命子ね编为四十卷，亲加校定後，复题其签曰《剑南诗续稿》。"子ね跋云："先君在新定所编前稿，於旧诗多所去取。其所遗诗，存者尚有七卷。前稿行已久，不敢复杂之卷中，故别其名曰《遗稿》"云。又云："自此以後至捐馆，通前为八十五卷。"是岁，先生自号九曲老樵。见《跋郑侠谢昌国书後》。

二年辛亥

先生年六十七。作《建宁府尊胜院记》及《绍兴府修学记》，系衔书"中奉大夫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　观"。见文集。

三年壬子

先生年六十八。作《天封寺记》，系衔"提举冲　"之下，增"山阴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"。九月，上书乞再任冲　。十一月得请，有《拜敕口号》。自注："祠禄钱帛粟絮，共岁计千缗有奇；予以官视大卿，故俸给皆增於旧。"又云："往时使闽者，例得茶三斤，予未尝沾及也。"又《夜赋》一首："穷赖三升酒。"自注："郡中月给酒九斗，日恰得三升。"又《寄张季长书》："近岁裁损滥恩，所谓十色锦者，所存无几。"观此，可见宋时祠禄之厚矣。

四年癸丑

五年甲寅　　孝宗崩，光宗病不能执丧；皇子嘉王扩即位，是为宁宗。

先生年七十。取舍东地一亩，种花数十株，名曰小园。被命再领冲　，有诗。

又有《孝宗皇帝挽诗》。

宁宗庆元元年乙卯

二年丙辰

先生年七十二。又拜再领祠官之命，有诗云："忄 吴恩四领馒亭秋。"九月，作《吕居仁集序》，系衔书"中大夫提举冲　观"，盖中奉大夫进中大夫。自注："张季贤书来，以大蓬见称，以予寄禄官视昔秘书

监也。"

三年丁巳

先生年七十三。夫人王氏殁，年七十一。有子子ね，乌程丞；子龙，武康尉；馀子忄炎、子坦、子布、子聿。孙元敏、元礼、元简、元用、元雅。曾孙阿喜。

按《说郛》记先生初娶某氏，情好甚笃，以不得於姑，出去。後遇於沈氏园，殆不胜情。作诗有云："伤心桥下春波绿，曾是惊鸿照影来。"後年老，再过沈园，犹有"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犹吊遗踪一泫然"之句。今夫人王氏，则前妻出後所再娶也。是年，有《谢朱元晦寄纸被》诗。

四年戊午

先生年七十四。祠禄满，不敢复请。是年有诗：《闻金虏乱淮以北皆望王师之至》。是时金北方多警，传闻於宋，开禧用兵之谋所由起也。

五年已未

先生年七十五。乞致仕，有《五月七日拜致仕敕口号》。又《述怀》诗：四叨优老禄，十送故乡春。"按致仕後，尚有半俸之给。先生诗："坐糜半俸犹多愧，月费公朝二万钱。"以後系衔，但书"中大夫致仕山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"，而无"提举冲　"之称，缘已罢祠禄也。是岁朱子卒，先生有祭文，甚哀。

六年庚申 光宗崩。

先生年七十六。作《居室记》云："旧食祠禄，秩满，不敢请。又二年，遂请老。法当得祠禄，亦不敢言。"寻赐龟紫，有诗纪恩。作

《赵秘阁文集序》，系衔书"中大夫直华文阁致仕、赐紫金鱼袋"。

嘉泰元年辛酉

先生年七十七。子布自蜀中归。

二年壬戌

先生年七十八。有《食不足》诗，自注："卿监致仕，当得分司禄；然须自请，今置之。顷有赦令，赐致仕者粟、帛、羊、酒，郡中亦格不行。"会孝宗、光宗《两朝实录》及《三朝史》未就，诏起先生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，免奉朝请。本传。入都开局，皆有诗。寻又兼秘书监。自言三作史官，皆新开局也。作《婺州稽古阁记》，系衔书"中大夫直华文阁提举佑神观"。盖起用後又畀祠禄。

有《自嘲》诗：予仕宦几五十年，历崇道、玉局、冲 ，今又忝佑神之命，以修国史兼秘书监，居六官宅。又有诗："枉辱三华组。"自注："国史、实录及策府也。"是岁，子ね赴金坛丞，子龙赴吉州掾，有诗寄二子云："大儿新作鹤林游，仲子经年戍吉州。"

三年癸亥

先生年七十九。四月，修史成，进御。是夕，宿道山堂之东直舍。升宝谟阁待制，有《辞宝谟举曾黯自代疏》。即上章致仕，不允。又上章固辞，乃授太中大夫，仍前宝谟阁待制、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遂以五月初东归。见文集。受外祠敕，有诗。自记云："壬戌六月十四日入都，癸亥五月十四日去国，中间有闰月，盖相距正一年矣。"已致仕，奉都省✂子"致仕官得荐举"，乃举临安县巩丰、随州教授王田、监南岳庙赵蕃。按致仕後谢《丞相启》云："致仕许归，已荷乾坤之造；异恩及幼，更r雨露之私。"盖致仕恩例，又荫一子也。

四年甲子 韩 胄定议伐金。

先生年八十。以後皆家居。有《闻虏乱》、《送辛幼安入都》等诗。是岁，送子ね官吴门，送子坦官盐官市征，送子修官於闽，皆有诗。子◧亦将赴官，以兄弟皆出，遂辍行。周彦文遣画工来写先生像，先生自作赞。

开禧元年乙丑

先生年八十一。辟舍东隙地，插竹为篱，名曰东篱，自作记。时方用兵，而先生年已老，故有诗云："不须强预国家忧，亦莫妄陈帷幄筹。""昔如埋剑常思出，今作↻€不计程。"然尚有《出塞》四首，望王师之克捷也。是岁，子龙自江西归。

二年丙寅　吴曦反，以蜀地降金。郭倪复泗州，又攻宿州、唐州，皆败归。

金人入寇。

先生年八十二。有诗云："五处睽离父子情。"自注："子ね调官行在，子龙阻风西陵，子修在闽，子坦在海昌，予与子布、子◧家居。"又有《力耕》诗云："残俸月无三万钱。"自注："子◧编予诗四十八卷，卷有百篇。"盖即《剑南诗》四十卷後之四十五卷也。时已四十八卷，且开禧二年以後，尚有三年，又每卷有百篇，而今并为四十五卷，每卷皆不及百篇，盖子ね编刻时，又有删并耳。是岁，方用兵，故先生有《闻西师复华州》及《观邸报》诗"上蔡临淮奏捷频"等句。

三年丁卯 安丙诛吴曦，复所献金地。史弥远诛韩 胄。

先生年八十三。恩封渭南伯，食邑八百户。子 调官淮西，子龙官东阳丞，子坦调彭泽丞。是年，作《李ね部诗集序》，系衔书"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致仕、渭南县开国伯、食邑八百户、赐紫金鱼袋。"陈伯子遣画工来写先生像，先生自作赞。

嘉定元年戊辰 和议成。

先生年八十四。有诗"传家六儿子，其四今皓首"。自注："大儿新年六十二，仲子六十，季亦近六十。"是年二月以後，半俸亦不复请。

二年己巳

先生年八十五，终於家。是年有《自笑》一首。自注："腊月五日，汤沐按摩几半日，是早，第一牙脱去。"此後尚有诗七首。则先生之卒，在腊底也。然不详何日。

卷八

○元遗山诗

元遗山才不甚大，书卷亦不甚多，较之苏、陆，自有大小之别。然正惟才不大、书不多，而专以精思锐笔，清炼而出，故其廉悍沉挚处，较胜於苏、陆。盖生长€、朔，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；又值金源亡国，以宗社丘墟之感，发为慷慨悲歌，有不求而自工者，此固地为之也，时为之也。同时李冶，称其"律切精深，有豪放迈往之气。乐府则清雄顿挫，用俗为雅，变故作新，得前辈不传之妙"。郝经亦称其"歌谣跌宕，挟幽、并之气，高视一世。以五言雅为工，出奇於长句、杂言，揄扬新声，以写怨思。"《金史》本传亦谓其"奇崛而绝雕刻，巧缛而谢绮丽"。是数说者，皆可得其真矣。

苏、陆古体诗，行墨间尚多排偶，一则以肆其辨博，一则以侈其藻绘，固才人之能事也。遗山则专以单行，绝无偶句；构思[illegible]渺，十步九折，愈折而意愈深、味愈隽，虽苏、陆亦不及也。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，自成声调。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，少陵十数联外，绝无嗣响，遗山则往往有之。如车驾遁之"白骨又多兵死鬼，青山原有地行仙"，"蛟龙岂是池中物，虮虱空悲地上臣"；《出京》之"只知灞上真儿戏，谁谓神州遂陆沉"；《送徐威卿》之"荡荡青天非向日，萧萧春色是他乡"；《镇州》之"只知终老归唐土，忽漫相看是楚囚。日月尽随天北转，古今谁见海西流"；《还冠氏》之"千里关河高骨马，四更风雪短檠灯"；《座主闲闲公讳日》之"赠官不暇如平日，草诏空传似奉天"。此等感时触事，声泪俱下，千载後犹使读者低徊不能置。盖事关家国，尤易感人。惜此等杰作，集中亦不多见耳。

郝经作《遗山墓志》，谓其诗共五千百馀篇；为古乐府以写新意者，又百馀篇；以今题为乐府者，又数十百篇，是遗山诗共五千七百馀篇。乃世罕有其全集，今所存者，惟康熙中无锡华希闵刻本。魏学诚作序，谓其购得善本而锓之，卷首载元初徐世隆、李冶二序，於元世祖仍抬起顶格，是必仿元初刻本。然诗仅一千三百四十首，则所存者， 五分之一而已。岂元初严忠杰等初刻时即为删节耶？

抑华氏翻刻时删去耶？窃意遗山诗既有五千六七百首，则其遭遇国变，感慨沧桑，必更有许多杰作，而今 有此数，岂不可惜哉！又，遗山修饰词句，本非所长，而专以用意为主，意之所在，上者可以惊心动魄，次亦沁人心脾。今华氏刻本内第十三四卷，率多题画绝句，别无佳思；而郝经所谓五千馀首者，竟不得睹其全矣！不知世间尚有全集否，当更求之。

拗体七律，如"郑县亭子涧之滨"、"独立缥缈之飞楼"之类，《杜少陵集》最多，乃专用古体，不谐平仄。中唐以後，则李商隐、赵嘏辈，创为一种以第三第五字平仄互易，如"溪€初起日沉阁，山雨欲来风满楼"，"残星几点雁横塞，长笛一声人倚楼"之类，别有击撞波折之致。至元遗山，又创一种拗在第五六字，如"来时珥笔夸健讼，去日攀车馀泪痕"，"太行秀发眉宇见，老阮亡来樽俎Ω"，"鸡豚乡社相劳苦，花木禅房时往还"，"肺肠未溃犹可活，灰土已寒宁复燃"，"市声浩浩如欲沸，世路悠悠殊未涯"，"冷猿挂梦山月暝，老雁叫群江渚深"，"春波淡淡沙鸟没，野色荒荒烟树平"，"清江两岸多古木，平地数峰如画屏"，"长虹下饮海欲竭，老雁叫群秋更哀"，"东门太傅多祖道，北阙诗人休上书"之类，集中不可枚举，然後人习用者少。

遗山复句最句。如《怀州城晚望少室》云："十年旧隐抛何处，一片伤心画不成"，《重九後一日作》云："重阳拟作登高赋，一片伤心画不成"，《题家山归梦图》云："卷中正有家山在，一片伤心画不成"，《雪香亭杂咏》十五首内有云："赋家正有芜城笔，一段伤心画不

成。"《玄都观桃花》云："人世难逢开口笑，老夫聊发少年狂"，《同严公子东园赏梅》云："佳节屡从愁里过，老夫聊发少年狂。"《此日不足惜》篇："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，争似高吟大醉穷朝晡"，《送李参军》诗内，又有云："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，争似彩衣起舞春斓斑。"《桐州与仁卿饮》一联："风流岂落正始後，诗卷长留天地间"，《题梁都运所得故家无尽藏诗卷》亦有此联。《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》云："两都秋色皆乔木，三月阿房已焦土"，《存没》一首又云："两都秋色皆乔木，一伐名家不数人"，《答乐舜之》云："两都乔木皆秋色，耆旧风流有几人。"《东山四首》，有"天公老笔无今古，枉著千金买范宽"，《胡寿之待月轩》诗，又有"天公老笔无今古，枉酴坡诗说右丞。"《钱过庭烟溪独钓图》："绿蓑衣底玄真子，不解吟诗亦可人"，《息轩秋江捕鱼图》又有"绿蓑衣底玄真子，可是诗翁画不成。"《台山杂咏》内有云："恶恶不可恶恶可，未要《€门》望太平"，《赠刘君用可⌨二首》内一首云："恶恶不可恶恶可，笑杀田家老瓦盆"，次首云："恶恶不可恶恶可，大步宽行老死休。"《寄希颜》末句"共举一杯持两螯"，《送曹寿之平水》亦用此句作结。此复句之最多者也。已见《陔馀丛考》。

遗山在汴梁围城中，自天兴二年春，崔立以城降蒙古，後四月二十九日始得出京；而二十二日，已先有书上蒙古相耶律楚材，自称"门下士"，诗文俱有月日可考。此不可解。时楚材为蒙古中书令，遗山在金，由县令累迁郎曹，平日料无一面，而遽干以书，已不免未同而言。即楚材慕其名，素有声气之雅；然遗山仕金，正当危乱，尤不当先有境外之交。此二者，皆名节所关，有不能为之讳者。

岂蒙古曾指名取索，如赵秉文之类耶？抑汴城之降在正月，至四月，则已百馀日；此百馀日中，楚材早慕其名，先寄声物色，因有感恩知己之谊耶？又按楚材奉蒙古主命，亲至汴，来索其弟思忠等，遗山盖即是时与楚材投契故也。

遗山以崔立功德碑一事，大不理於众口。金哀宗天兴元年冬，帝自汴京出，谋复河北，留完颜奴申、完颜习捏阿不等总诸军守京师。及帝攻卫州败，奔归德，汴城中食尽，群议欲奉帝庶长兄荆王监国，以汴降蒙古，庶救一城之命。或以告二相，二相未敢专决。西面元帅崔立，遂因民之怨，杀二相於尚书省，劫荆王以汴京降。其时立党献媚者，谓立此举，活百万生灵，应作碑以纪。此功德碑之说所由起也。按《金史王若虚传》谓"立党翟奕，以功德碑属若虚，若虚曰：'学士代王言，此碑谓之代王言可乎？'奕不能夺，乃召太学生为之"。此本遗山所作若虚墓志，《金史》据以为传。是若虚与遗山，均无与也。《若虚传》又云："若虚辞免後，召太学生刘祁、麻革到省，元好问即遗山。时为郎中，谓祁等曰：'众议属二君，其毋辞！'祁不得已，为草定，以示好问。好问意未惬，乃自为之，然止直叙其事而已。"据此，则碑文系祁先作，好问改作。然郝经有《辨磨甘露碑》诗云："国贼反城自为功，万段不足仍推崇。勒文颂德召学士，滹南先生付一死。即若虚。林希更不顾名节，兄为起草弟亲刻。省前便磨《甘露碑》，书丹即用丞相血。百年涵养一涂地，父老来看暗流涕。数尊黄封几斛米，卖𨣚家声都不计。盗据中国责金源，吠尧极口无 颜。作诗为告曹听翁，且莫独罪元遗山。"是已辩明碑文非遗山所作，其作者姓名，虽未直斥，而托之於林希兄弟，希本北宋人，为章忄 享所用，肆诋正人者。郝诗借以引喻作碑文者耳。然既有作文之人，则非遗山可知。但《若虚传》谓遗山改作，止直叙其事，而郝诗中仍有"盗据中原"等语，岂遗山所作不曾用，而仍用太学生所作耶？郝诗所云"林希兄弟"，是此碑必有兄弟二人共为之者。遗山《外家上梁文》备述此事，有云："蜀家降款，具存李昊之世修；赵王禅文，何与陆机之手迹？伊谁受赏，於我嫁名。"是当时作文者已受赏，而後反嫁名於遗山。又云："追韩之骑甫还，射羿之弓随彀。"自注："予北渡後，献书中令君，荐诸名士，而造谤者，即书中所荐之人也。"考遗山《上耶律楚材书》，荐士凡五十四人，其中有兄弟二人并列者，惟浑源刘祁及其弟郁，则郝诗所云"林希兄弟"，必指祁、郁而言。而祁作《归潜志》，又力辨非己作，而委之遗山。《归潜志》

谓"礼部召余及麻信之入省，首领官张信之、元裕之以碑文为属，余等辞不获命，乃归草定，付裕之。越数日，又召至省，锁门，裕之谓碑文今日当毕事。於是，裕之属草既成，王从之及余为定数字，铭词则从之、裕之及存余旧数字，碑序则全裕之笔也"。下又云"其文皆众笔，非余全文，彼欲嫁名於余，余安得辞！後数日，首领官奉立命，赍告身三通付余辈，特赐进士出身"云云。观此，可见《崔立碑》本祁起草，好问改定，又彼此嫁名，各自剖辨，而卒不能掩也。想见当时共以此碑为谄附逆贼，故各讳言耳。然遗山於此事，终有干涉，其《上梁文》，先叙围中食尽待毙之状云："穷甚析骸，死惟束手。人望荆兄之通好，义均纪季之附庸。谋则佥同，议当孰抗！"爰自上书宰相，所谓"试微躯於万仞不测之渊；至於喋血京师，亦尝保百族於群盗垂涎之日"。是请荆王监国，以汴城降，既系遗山先上书执政；《金史奴申传》并载遗山语甚详。及崔立肆逆，又尝保护多人，免於凶害。则其於立，情分素熟，可知也。即《王若虚传》所云："召刘祁、麻革至省，遗山以众议咸属二君为嘱"。是遗山已为之关说，原不必论碑文之作与否矣。

遗山仕於金，官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。郝经墓志谓入翰林知制诰，盖兼官也。

国变後，以诗文重名，为海内鲁灵光者，几三十年。客东平严实幕下最久。以国亡史作，己所当任，闻累朝实录，在顺天张万户家，乃往请於张，愿以身任编纂之责，为乐夔所阻而止。於是构野史亭於家，凡金君臣事迹，采访不遗，至百馀万言。所著《壬辰杂编》等书，为後来修《金史》者张本。其心可谓忠且勤矣！

虽崔立功德碑一事，不免为人訾议；然始终不仕蒙古，时尚未建国号，故但称蒙古。则确有明据。故郝经所撰墓志及《金史》本传，皆云"金亡不仕"，是可谓完节矣。乃李治、徐世隆二序，俱以其早死不得见用於元世祖为可惜，此真无识之论也。设使遗山後死数年，见用於中统、至元中，亦不过入翰林、知制诰，号称内相而已，岂若"金亡不

仕"四字，垂之史册哉！余尝题其集云："无官未害餐周粟，有史深愁失楚弓。"颇道著遗山心事矣。

遗山当金哀宗天兴二年壬辰，蒙古兵围汴京，遗山在围城中。未几，哀宗奔蔡州。明年癸已正月，崔立叛，以汴降蒙古。四月二十九日，遗山始出京，而二十二日，已有书上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，自称"门下士"。余作遗山诗话，以其在金时与楚材素无一面，何以未同而言若此？今细阅遗山集，楚材有二兄，皆仕於金：一名辨才，官静难节度副使；一名思忠，官龙虎卫上将军。楚材奉其主之命来索取，哀宗幸藉此可成和议，俱遣往。思忠誓不北行，投城濠死；辨才亦至真定而殁。是楚材曾亲至汴京，盖已闻遗山之名而物色之；遗山因有知己之感，与之投契，故有"门下士"之称，非无因至前也。然律以境外之交，究不无可议。

惟始终不仕新朝，尚为完节耳。校点者按：此条原在卷十二之末，乃後补者，现移附於此，以便参阅。

○高青丘诗

诗至南宋末年，纤薄已极，故元、胡两代诗人，又转而学唐，此亦风气循环往复，自然之势也。元末明初，杨铁崖最为巨擘。然险怪仿昌谷，妖丽仿温、李，以之自成一家则可，究非康庄大道。当时王常宗已以"文妖"目之，未可为後生取法也。惟高青丘才气超迈，音节响亮，宗派唐人，而自出新意，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，亦关有明一代文运。论者推为开国诗人第一，信不虚也。李志光作《高太史传》，谓其诗"上窥建安，下逮开元，至大历以後，则藐之"。此亦非确论。今平心阅之：五古、五律，则脱胎於汉、魏、六朝及初、盛唐；七古、七律，则参以中唐；七绝并及晚唐。要其英爽绝人，故学唐而不为唐所囿。後来学唐者：李、何辈袭其面貌，仿其声调，而神理索然，则优孟衣冠矣；锺、谭等又从一字一句，标举冷僻，以为得味外味，则幽独君之鬼语矣。独青丘如天半朱霞，映照下界，至今犹光景常新，则其天分不可

及也。

李青莲诗，从未有能学之者，惟青丘与之相上下，不惟形似，而且神似。青莲乐府及五古，多主叙事，不著议论，盖用古人"意在言外"之法。此古诗正体也。青丘乐府及《拟古十二首》、《寓感二十首》、《秋怀十首》、《咏隐逸十六首》，亦只叙题面，不复於题内推究意义，发挥议论。如咏向长，则但说长之毕婚嫁、游名山。咏周党，则但说党之辞徵聘、乐田里。而一种迈往高逸之致，自见於楮墨之外，此正是学青莲处。七古内如《将进酒》、《将军行》、《赠金华隐者》、《题天池石壁图》、《登阳山绝顶》、《春初来》、《忆昨行》等作，置之青莲集中，虽明眼者亦难别择。昔司马子微谓青莲有仙风道骨；而青丘《赠陶篷先生》亦云："谓予有仙契，泥滓非久沦。"盖二人实皆有出尘之才，故相契在神识间耳。然青丘非专学青莲者，如《游龙门》及《答衍师见赠》等作，骨坚力劲，则竟学杜。《太湖》及《天平山》、《游城西》、《赠杨荥阳》、《寄王孝廉乞猫》等作，长篇强韵，层出不穷，无一懈笔，则又学韩。《送徐七往蜀山书舍》，古体带律，奇峭生硬，更与昌黎之《答张彻》，如出一手。集中本有《效乐天体》一首，又《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》一首，亦神似长庆。

《中秋玩月张校理宅》，又似李义山。《玉波冷双莲》及《凤台曲》、《神弦曲》、《秦筝曲》、《待月词》、《春夜词》、《黑河秋雨引》，又似温飞卿。《蔡经宅》及《书梦赠徐高士》、《赠李外史》等作，又皆似《黄庭经》。可见其挫笼万有，学无常师也。即如身当元季，沉沦江村，身未历殿陛，目未睹典章，一旦召修《元史》，列於朝班，其诗即典切瑰丽，虽贾至、岑参等《早朝大明宫》之作，不能远过。此非其天才卓绝，过目即吻契，而能若是乎？惜乎年仅三十九，遽遭摧殒，遂未能纵横变化，自成一大家。然有明一代诗人，终莫有能及之者。

今姑摘其七律数首於後，观者可识其才力矣。

"重臣分陕出朝端，宾从威仪尽汉官。四塞河山归版籍，百年父老见衣冠。

潼关月落听鸡度，华岳€开立马看。知尔西行定回首，如今江左是长安。"《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》"城苑秋风蔓草深，豪华都向此销沉。赵佗空有称尊意，刘表初无弭乱心。半夜危楼俄纵火，十年高坞漫藏金。废兴一梦谁能问，回首青山落日阴。"《吴城感旧》，盖咏张士诚也。"书成一代存殷鉴，朝列千官备汉仪。"《奉天殿进元史》"白下有山皆绕郭，清明无客不思家。"《清明日呈馆中诸公》"远客帆樯秋水外，残兵鼓角夕阳中。"《寄题安庆城楼》"赐履已分无棣远，舞戈还见有苗来。"《送郑都司赴大将军行营》"用儒幸际千年会，造士欣为一县师。"《送殷孝章赴咸阳教谕》"春回废苑还芳草，人渡空江正落潮。"《送顾军谘还梁溪》"不假五丁开道远，俄看万甲积山齐。"《闻王师上蜀》此等诗气调才力，不减於唐，而典丽细切更过之，前、後七子所未梦见也。

《青丘子歌》一首，自言其作诗之憔悴专一，有云："朝吟忘其饥，暮吟散不平。头发不暇栉，家事不及营。儿啼不知怜，客至不果迎。向水际独坐，林间独行。斫元气，搜元精，冥茫八极游心兵。微如悬破虱，壮若屠长鲸。高攀天根探月窟，犀照牛渚万怪呈。"是其功力之精至，可谓极矣。然集中惟《登西城门》云："并吞何时休，百骨易寸土。"《题画鹰》云："秋筋束老骨，天寒势逾矫。"《太湖》云："声吹地将浮，势击山欲坏。"此数句最为警策，其他亦少有惊心动魄者。盖其用力全在使事典切，琢句浑成，而神韵又极高朗，此正是细腻风光，看是平易，实则洗炼功深。观唐以来诗家，有力厚而太过者，有气弱而不及者；惟青丘 得诗境中恰好地步，固不必石破天惊，以奇杰取胜也。

青丘诗亦有复句。如《次韵西园公咏梅》云："春後春前曾独采，江南江北每相思。"而《和衍师咏梅》第三首，亦有此二句，但

改"采"为"探"耳。

《次韵陈留公见贻湖上之作》有云："叶应随鸟散，山欲趁波流。"而《月夜游太湖》排律内亦有此二句。《晚寻吕山人》有云："君家最可认，隔树有书声。"而《题画赠内弟周思恭》亦云："君家还可认，为有读书声。"《送思上人》有云："野饭晨留钵，城钟夜到船。"而《送衍师》亦云："村中乞米晨留钵，城外闻钟夜到船。"但变五言为七言耳。《咏樵》有云："伐木惊禽起，穿€畏虎过。"又一首《咏樵》云："穿€冲过虎，伐树起栖禽。"皆未免重复。已见《陔馀丛考》至如《咏梅》九首内，以"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"为佳句，而第五首"翠袖佳人依竹下，白衣宰相住山中"，此则虽不复祠，而窠臼仍复。

青丘诗有《吹台集》、《岳鸣集》、《江馆集》、《凤台集》、《娄江吟稿》、《姑苏杂咏》等编，洪武中未敢梓行。景泰时有徐庸字用理者，汇而刻之，共一千七百七十馀首，名之曰"大全集"。青丘诗之在世者，惟此本最为完备，然编次尚多错互。既分体为卷，自不专在编年，然分体中亦须随其年之先後，阅者始了然。今则中年之作，或杂於少时；元季之作，又入於明初，使人闷闷。如《送张进士会试》有云："迩来国运属中圮，争慕死节羞生全。浔阳老守须污赤，山东大帅魂沉渊。"盖指李黼、董抟霄等殉难之事，则元季诗也，而皆编在《始归江上夜闻吴生歌》之後。中有云："解绂今年别紫宸，归舟江上又逢君。"则青丘已应召修史，擢户部侍郎辞归矣。其後又有《送张员外从军越中》之作，有云："明朝若上越王台，应有中原陆沉叹。"又有《送王积赴大都路》等诗，则又是元季所作。如此类者，不一而足。前後倒置，不胜披寻。至如五排及七律，皆以明初在朝之作冠於首，而先後里居、客居诗在後，此固明人习气，好以承明著作压卷，以为冠冕。然五七古则又以里居、客居诗编在前；五律又以在朝之作编在中间，而里居、客居诗分列前後；七绝又将《车驾享太庙还宫》等作编在卷後，体例皆不画一。明人刻书，不加考订，往往如此。

青丘之死，据《尧山堂外纪》，谓其有《题宫女图》云："小犬隔花空吠影，夜深宫禁有谁来？"明祖闻而衔之，故及於祸。李志光所作传，则谓启谢事归里， 魏观守苏，甚礼遇启，启不得已，为其上客，遂连蹇以死，传作于洪武乙卯，故并不言被诛。则青丘似专为魏观所累。惟《明史》本传谓"启尝赋诗，有所讽刺，帝 兼之未发。归家，以观改修郡治，启为作《上梁文》，帝怒，遂腰斩於市"。是青丘先以诗召嫌，而祸发於观之《上梁文》也。按青丘又有《题画犬》一首云："莫向瑶阶吠人影，羊车半夜出深宫。"则更不止"隔花吠影"之句矣。

独是张士诚有浙右时，群彦多受其官，青丘独屏居吴淞江上，其不仕於僭伪，已有卓识。及洪武初召修《元史》，史成，令授诸王经，旋擢户部侍郎，青丘畏祸，力辞而归，可谓明哲保身矣。乃又以诗文召祸，何其不自检耶！按《上梁文》不可见，而集中尚有《郡治上梁》诗一首云："郡治新还旧观雄，文梁高举跨晴空。

南山久养干€器，东海初生贯日虹。欲与龙庭宜化远，还开燕寝赋诗工。大材今作黄堂用，民庶多归广庇中。"

志光所作传，谓"启与饶介为诗文交，最相契。他定交者，又有王彝、杨基、杜寅、张宪、张羽、周砥、王行、宋克、徐贲，皆不羁才"云。《明史王行传》载"北郭十才子"，则高启、王行、徐贲、高孙志、唐肃、宋克、余尧臣、张羽、吕敏、陈则。今按青丘《怀十友诗》，则张羽、杨基、王行、宋克、徐贲、王彝、余尧臣、陈则、吕敏及僧道衍。而与贲赠答尤多：五古有《同徐山人贲过妙莲佛舍》一首，《怀徐七一》首，《雨中留徐七》一首，《送徐七往蜀山书舍》一首，《次徐山人与倪€林赠答诗韵》一首；七律内有《期徐七游€岩》一首，《答徐记室病中作》一首，《徐记室北归见访南渚》一首；七绝内有《戏和徐七卧闻邻家酒槽声之作》一首，《寒夜逢徐七》一首，《读徐七北郭集》一首，《徐记室谪钟离归同登东丘亭》一首，《徐记室客

京师余至京而记室已归》一首。此可见二人踪迹之密也。此外，则道衍亦最厚。五古内有《答衍师见赠》一首；七古内有《和衍上人观梅》一首；五律内有《赋得履送衍上人》一首；七律内有《衍师见访锺山里第》一首，《送衍师还相川》一首，《咏梅次衍师韵》一首。是时道衍方以诗与诸才士角逐名场，固未知後来为佐命功臣也。

卷九

○吴梅村诗

高青丘後，有明一代，竟无诗人。李西涯虽雅驯清澈，而才力尚小。前、後七子，当时风行海内，迄今优孟衣冠，笑齿已冷。通计明代诗，至末造而精华始发越。陈卧子沉雄瑰丽，实未易才；意理粗疏处，尚未免英雄欺人。惟钱、吴二老，为海内所推，入国朝称两大家。顾谦益已仕我朝，又自托於前朝遗老，借陵谷沧桑之感，以掩其一身两姓之惭，其人已无足观，诗亦奉禁，固不必论也。梅村当国亡时，已退↻林下，其仕於我朝也，因荐而起，既不同於降表佥名；而自恨濡忍不死，　天　地之意，没身不忘，则心与迹尚皆可谅。虽当时名位声望，稍次於钱；而今日平心而论，梅村诗有不可及者二：一则神韵悉本唐人，不落宋以後腔调，而指事类情，又宛转如意，非如学唐者之徒袭其貌也；一则庀材多用正史，不取小说家故实，而选声作色，又华艳动人，非如食古者之物而不化也。

盖其生平，於宋以後诗，本未寓目，全濡染於唐人，而已之才情书卷，又自能澜翻不穷；故以唐人格调，写目前近事，宗派既正，词藻又丰，不得不推为近代中之大家。若论其气稍衰飒，不如青丘之健举；语多疵累，不如青丘之清隽；而感怆时事，俯仰身世，缠绵凄惋，情馀於文，则较青丘觉意味深厚也。

梅村身阅鼎革，其所咏多有关於时事之大者。如《临江参军》、《南厢园叟》、《永和宫词》、《雒阳行》、《殿上行》、《萧史青门曲》、《松山哀》、《雁门尚书行》、《临淮老妓行》、《楚两生行》、《圆圆曲》、《思陵长公主挽词》等作，皆极有关系。事本易

传，则诗亦易传。梅村一眼觑定，遂用全力结撰此数十篇，为不朽计，此诗人慧眼，善於取题处。白香山《长恨歌》，元微之《连昌宫词》，韩昌黎《元和圣德诗》，同此意也。

王阮亭选梅村诗共十二首，陈其年选十七首，此特就一时意见所及，尚非定评。梅村之诗最工者，莫如《临江参军》、《松山哀》、《圆圆曲》、《茸城行》诸篇，题既郑重，诗亦沉郁苍凉，实属可传之作。其他↻情别趣，如《松鼠》、《石公山》、《缥缈峰》、《王郎曲》，摹写生动，几於色飞眉舞。《直溪吏》、《临顿儿》、《芦洲》、《马草》、《捉船》等，又可与少陵《兵车行》、《石壕吏》、《花卿》等相表里，特少逊其遒炼耳。

梅村古诗胜於律诗，而古诗擅长处，尤妙在转韵。一转韵，则通首筋脉，倍觉灵活。如《永和宫词》，方叙田妃薨逝，忽云："头白宫娥暗顰蹙，唐知朝露非为福。宫草明年战血腥，当时莫向西陵哭。"又如《王郎曲》，方叙其少时在徐氏园中作歌伶，忽云："十年芳草长洲绿，主人池馆空乔木。王郎三十长安城，老大伤心故园曲。"《雁门尚书行》，已叙其家殉难，有幼子漏刃，其兄来秦携归，忽云："回首潼关废垒高，知公於此葬蓬蒿。"益觉回顾苍茫。此等处，关 戾一转，别有往复回环之妙。其秘诀实从《长庆集》得来；而笔情深至，自能俯仰生姿，又天分也。惟用韵太泛滥，往往上下平通押。如《遇刘雪舫》，则真、文、元、庚、青、蒸、侵通押；《游石公山》，则支、微、齐、鱼通押。他类此者甚多，未免太不检矣。按《洪武正韵》有东无冬，有阳无江，於《唐韵》多所并省；岂梅村有意遵用，以存不忘先朝之意耶？

七律不用虚字，全用实字，唐时贾至等《早朝大明宫》诸作，已开其端。少陵"五更鼓角"、"三峡星河"、"锦江春色"、"玉垒浮€"数联，杜樊川"深秋帘幕千家雨，落日楼台一笛风"，赵渭南"残星几点雁横塞，长笛一声人倚楼"，陆放翁"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"，

皆是也。然不过写景。

梅村则并以之叙事，而词句外自有馀味，此则独擅长处。如《赠袁韫玉》云："西州士女《章台柳》，南国江山《玉树花》。"十四字中，无限感慨，固为绝作。他如《扬州感事》云："将军甲第 弓卧，丞相中原拜表行。"《吊卫紫岫殉难》云："埋骨九原江上月，思家百口陇头€。"《即事》云："乐浪有吏崔亭伯，辽海无家管幼安。"《赠辽左故人》云："桑麻亭障行人断，松杏山河战骨空。"《赠淮抚沈清远》云："去国丁年辽海月，还家甲第浙江潮。"《杂感》云："金城将吏耕黄犊，玉垒山川祭碧鸡"，"鸡豚绝壁人烟少，珠玉空江鬼哭高。"《赠陈定生》云："茶有一经真处士，橘无千绢旧清卿。"《送永城吴令》云："山县尹来三月雨，人家兵後十年耕。"《送安庆朱司李》云："百里残黎半商贾，十年同榜尽公卿。"《送李书€典试蜀中》云："兵火才人羁旅合，山川奇字乱离搜。"《送顾 来典试粤东》云："使者干旌开五管，诸生礼乐化三苗。"《送曹秋岳谪广东》云："海外文章龙变化，日南风俗鸟 勾 。"《寄房师周芮公》云："广武登临狂阮籍，承明寂寞老扬雄。"此数十联，皆不著议论，而意在言外，令人低徊不尽。其他如《宴孙孝若山楼》云："明月笙歌红烛院，春山书画绿杨船。"《西冷闺咏》云："紫府萧Ω诗博士，青山遗逸女尚书。"《无题》云："千丝碧藕玲珑腕，一卷芭蕉宛转心。"《投督府马公》云："江山传箭旌旗色，宾客围棋剑履声。"《长安杂咏》云："奉辔射生新宿卫，带刀行炙旧名王。"《滇池铙吹》云："朱鸢县小输宾布，白象营高挂柘弓"，"鱼龙异乐军中舞，风月蛮姬马上箫。"《送曹秋岳官广东左辖》云："五管清秋开使节，百蛮风静据胡床。"《送林衡者归闽》云："征途 愁中雨，故国桄榔梦里天。"《送陇右道吴赞皇》云："城高赤坂鱼盐塞，日落黄河鸟鼠秋。"《送同官出牧》云："壮士骊山秋送戍，豪家渭曲夜探丸。"《送杨犹龙按察山西》云："紫貂被酒€中火，铁笛迎秋塞上歌。"《送朱遂初宪副固原》云："荒祠黑水龙湫暗，绝坂丹崖鸟道盘。"《闻台州警》云："雁积稻粱池万顷，猿知击刺剑千年。"此数十联，虽无言外意味，而雄丽华赡，自是佳句。《赠冯子渊总戎》

云："十二银筝歌芍药，三千练甲醉葡萄。"《侠少》云："柳市博徒珠勒马，柏堂筝妓石华裙。"《访吴永调》云："南州师友江天笛，北固知交午夜砧。"《观蜀鹃啼剧》云："亲朋形影灯前月，家国音书笛里风。"《€间公宴》云："三江风月尊前醉，一郡荆榛笛里声。"此则杂凑成句耳。其病又在专用实字，不用虚字，故掉运不灵，斡旋不转，徒觉堆垛，益成呆笨。如赠陈之遴谪戍辽左云："曾募流移耕塞下，岂迁豪杰实关中。"何尝不典切生动耶？

《过维扬吊少司马卫紫岫》一首，自注："韩城人，余同官同年，死扬难。"按此即《明史高杰传》中卫胤文也。福王时，杰移驻徐州，朝议以胤文与杰同乡，命兼兵科给事中，监其军。而不著其死扬州之难。《史可法传》历载同时死事者数十人，亦无胤文姓名。按《可法传》谓高杰死後，胤文承马士英指，疏诮可法；则修史者或因其党於士英，故并其死事亦削而不书耶？梅村与胤文同时，吊其殉难，必非无据。今正史不载，独赖梅村一诗，得传死节於後，不可谓非胤文之幸矣。陈济生《纪略》："半金星以胤文既削发，何又来报名希用，令人拔其馀毛。"则《明史》不立传，以其曾降贼也。

梅村熟於《两汉》、《三国》及《晋书》、《南北史》，故所用皆典雅，不比後人猎取稗官丛说，以炫新奇者也。如《吊卫胤文》云："非关卫　需开府，欲下高昂在护军。"正指其监护高杰军，而暗切两人姓氏。《送杜　武》云："非是隽君辞霍氏，终然丁掾感曹公。"武避难江南，　梅村悼亡，欲以女为梅村继室，梅村辞之；故用隽不疑辞霍光之婚，及曹操欲以女妻丁仪，因曹丕言而止，皆议婚不成故事也。可谓典切矣！然亦有与题不称，而强为牵合者。如《永和宫词》咏《田贵妃》事，有云："闻道群臣誉定陶，独将多病怜如意。"本谓田妃有子慈焕，因宠特钟爱，故以赵王如意为喻。然定陶，汉成帝从子，入继正统；崇祯帝自有太子，何必以定陶作衬？且太子久定，嫡庶间并无参商，何必以如意为比？又云："汉家太后知同恨，只少当年一贵人。"此言周后殉难时，田妃已先死也；然周后奉旨自尽，何得以曹操

之弑伏后为比！《雒阳行》叙福王初封河南，有云："渭水东流别任城。"汉光武子尚，魏武子彰，皆封任城王，皆济宁州地，与渭水何涉？《扬州》诗："豆蔻梢头春十二，茱萸湾口路三千。"按杜牧诗"娉娉袅袅十三馀，豆蔻梢头二月初。"无所谓"春十二"也。《杂感》内"取兵辽海歌舒翰，得妇江南谢阿蛮。"本以降将歌舒翰比吴三桂，然翰无取兵辽海之事；以阿蛮比圆圆，然阿蛮本新丰人，非江南产。《赠袁韫玉》之"卢女门前乌桕树，昭君村畔木兰舟"。卢女无乌桕树故事，昭君无木兰舟故事，但采掇字面鲜丽好看耳。王阮亭诗："景阳楼畔文君井，明圣湖头道韫家"，亦同此体。盖当时风气如此。竹　、初日，则无此病矣。集中如此类者，不一而足。

梅村好用词藻，不免为词所累，其自谓"镂金错采，不能到古人自然高妙之处"，正以此也。又有用事错误者。《补禊鸳湖》云："春风好景定昆池。"昆明池在长安，唐安乐公主之不得，乃自开大池，号定昆池。此与鸳湖何涉？又《戏赠》一首有云："何绥新作妇人装。"按服妇人衣者，何晏也，见《宋书五行志》；而《晋书》何绥，乃何遵子，初无妇人装故事。《观棋》一首有云："博进知难赌广州。"《宋书》：羊元保与文帝赌郡，胜，遂补宣城太守。是宣州，非广州也。《咏鲞鱼》云："自惭非食肉，每饭望休兵。"食鱼无休兵典故，况鲞鱼耶！

亦觉无谓。此皆随手阑入，不加检点之病。

梅村出处之际，固不无可议，然其顾惜身名，自惭自悔，究是本心不昧。以视夫身仕兴朝，弹冠相庆者，固不同，比之自讳失节，反於遗民故老者，更不可同年语矣。如赴召北行，过淮阴云："我是淮王旧鸡犬，不随仙去落人间。"《遣闷》云："故人往日燔妻子，我因亲在何敢死！憔悴而今至於此，欲往从之愧青史。"临殁云："故人慷慨多奇节。为当年沉吟不断，草间偷活。脱屣妻孥非易事，竟一钱不值何须说！"至今读者犹为凄怆伤怀。余尝题其集云："国亡时已养亲还，同是全生迹较。幸未名登降表内，已甘身老著书间。访才林下程文海，

作赋江南庾子山。剩有沉吟偷活句，令人想见泪痕潸。"似觉平允之论也。

梅村当福王时，有北来太子一事，举朝信以为真。左良玉因此起兵讨马士英，朝臣无不称快，梅村亦同此心也。故《扬州》诗内有"东来处仲无他志"之句，谓良玉迹似王敦，而心非为逆。及良玉死，其幸舍客苏昆生来江南，士大夫犹以良玉故而矜宠之。梅村赠以诗云："西兴哀曲夜深闻，绝似南朝汪水€。回首岳侯坟下路，乱山何处葬将军！"则并以岳忠武比良玉，毋乃拟非其伦矣。

梅村诗从未有注。近时黎城靳荣藩字介人，以十年之功，为之笺释，几於字栉句梳，无一字无来历。其於梅村同时在朝、在野往还赠答之人，亦无不考之史传；史传所不载，考之府、县志；府、县志所不载，采之丛编脞说及故老传闻，一一详其履历，基似力可谓勤矣。昔施元之注东坡诗，任渊注山谷诗，距苏、黄之殁，仅五六十年，已为难事。介人注梅村诗，在一百馀年之後，觉更难也。且梅村身阅兴亡，时事多所忌讳，其作诗命题，不敢显言，但撮数字为题，使阅者自得之。如《杂感》、《杂咏》、《即事》、《咏史》、《东莱行》、《雒阳行》、《殿上行》之类，题中初不指明某人某事，几於无处捉摸。介人则因诗以考史，援史以证诗，一一疏通证明，使作者本指，显然呈露。如《临江参军》之为杨廷麟参卢象← 军事也，《永和宫词》之为田贵妃薨逝也，《雒阳行》之为福王被难也，《後东皋草堂歌》之为瞿式耜也，《鸳湖曲》之为吴昌时也，《茸城行》之为提督马逢知也，《萧史青门曲》之为宁德公主也，《田家铁狮歌》之为国戚田弘遇也，《松山哀》之为洪承畴也，《殿上行》之为黄道周也，《临淮老妓行》之为刘泽清故妓冬儿也，《拙政园山茶》及《赠辽左故人》之为陈之遴也，《画兰曲》之为卞玉京妹卞敏也，《银泉山》之为明神宗朝郑贵妃也，《吾谷行》之为孙　戍辽左也，《短歌行》之为王子彦也。又，律诗中有一题数首者，亦各首注其所指。如《即事》十首内第四首"列卿严谴赴三韩"，谓指陈之遴；第八首"无意漫提欧冶剑，有心长放吕嘉船"，

谓指耿精忠玩寇自恣；第九首"老臣裹革平生志，往事伤心尚铁衣"，谓指洪承畴先为前朝经略，至本朝又为川、湖、€、贵经略；第十首"全家故国空从难，异姓真王独拜恩"，谓指吴三桂以平西王率师在蜀。又《杂感》内第四首亦指三桂，第五首指瞿式耜。他如《鸳湖闺咏》之为黄皆令，《无题》四首之为卞敏，亦皆确切有据。至如《和友人走马诗》，因第二首"君是黄骢最少年，骅骝凋丧使人怜。当时指望勋名贵，後世谁知书画传"，始悟其为杨龙友而作。龙友，贵阳人，虽昵於马士英，而素工书画。又因下半首云"十载盐车悲道路，一朝天马蹴风烟"，以证龙友先官江宁令，为御史詹兆恒劾罢，至南渡时起兵，擢至巡抚。末句云"军书已报韩擒虎，夜半新林早著鞭"，则乙酉五月，龙友方率兵在京口与我军相持，而我军已乘雾潜济，如韩擒虎之入新林，陈人犹不知也。此等体玩诗词，推至隐，非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而能若是乎？梅村诗一日不灭，则靳注亦一日并传无疑也。

梅村诗本从"香奁体"入手，故一涉儿女闺房之事，辄千娇百媚，妖艳动人。

幸其节奏全仿唐人，不至流为词曲。然有意处则情文兼至，姿态横生；无意处虽镂金错采，终觉腻滞可厌。惟国变後《赠袁韫玉》云："西州士女《章台柳》，南国江山《玉树花》。"及被荐赴召，路过淮阴云："我是淮王旧鸡犬，不随仙去落人间。"此数语俯仰身世，悲痛最深，实足千载不朽。

《後东皋草堂歌》，盖作於顺治七年，瞿式耜殉节桂林之後。式耜以弘光乙酉赴广西巡抚任。其家在常熟，有严----等倡义守城，各乡兵已屯驻瞿园。即东皋，见《海角遗编》。福山人所作，不著氏名。是时，虽有搜捕逆绅之令，幸洪承畴以大学士招抚江南，故与式耜丙辰同榜进士，阴保护之，见式耜孙昌文《学行纪事》。举家得无恙。诗所谓"可怜双戟中丞家，门帖凄凉题卖宅。有子单居持户难，弃掷城南尺五山"者，盖是时式耜子嵩锡惧家门遭祸，不得不门帖卖宅，为韬晦避难

计，然未尝易主也。若在顺治七年以前，则式耜方以大学士临桂伯留守桂林，西南半壁，倚为长城，事之成败，尚未可知。梅村纵不敢望其卷土重来，亦岂逆知其必败，而咏以花木移於邻家，杉松植於僧舍，极形容荒凉废坏之状耶！

况此诗云："我来草堂何处宿，挑灯夜把长歌续。"是梅村作诗时，东皋尚为瞿氏所有。据昌文谓"家徒壁立，仅存东皋百亩，易银贸货，入粤为迎丧资"。此已在顺治九年，昌文已奉其祖父母遗骸归，在途次，而家中不知，鬻东皋为迎柩计。始行卖宅。梅村诗当作於是时也。後查初白《吊春晖堂》诗即东皋："战後河山非故国，记中花木尚平泉。"似康熙十八九年尚属瞿氏，名臣之世泽长矣。

陈济生《再生纪略》，程源《孤臣纪哭》，徐梦得《日星不晦录》及《绅志略》、《燕都日记》，不著撰人氏名。皆谓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京城陷，襄城伯李国祯见李自成，要以三事：一，祖宗陵寝不可毁；一，葬先帝以帝后之礼；一，太子诸王不可害。贼皆诺之。及葬毕，国祯即自杀。是皆谓其能殉节者。弘光中，并有赠谥，在正祀武臣七人之内。然记载各有不同：或曰自缢，或曰自杀，或曰药死，或曰即死於帝后殡所，或曰送至昌平，藁葬讫，死於陵旁。独王士德《崇祯遗录》谓"城陷後，国祯欲崇文门，不得出；奔朝阳门，孙如龙已降贼将张能，能劝之降，国祯遂降於能。能羁之，令输金；国祯愿至家搜括以献，而家已为他贼所据，遂被擒。拷掠折足，以荆筐曳回，是夜自缢死。而弘光之有赠谥，乃其门客辈讹传到南都，得幸邀┬典也"。是同一死也，一则谓其殉节，一则谓其拷赃，将奚从？惟梅村《遇刘雪舫》诗有云"宁为英国死，不作襄城生"，而论乃定。梅村赴召入都，距国变时未久，国祯之死，尚在人耳目间，固不敢轻为诬蔑也。《明史李传》後："闯贼勒国祯降，国祯解甲听命；责贿不足，被拷折足，自缢"。是盖据梅村诗为证，然则梅村亦可称诗史矣。按英国谓张辅裔孙世泽。袭爵後，为闯贼所杀。

《下相极乐⌨读同年北使时诗卷》："兰若停骖洒墨成，过河持节事分明。

上林飞雁无还表，头白山僧话子卿。"所谓同年者，不知何人。勒注谓左懋第与梅村辛未同年进士，弘光乙酉，以兵部侍郎使於我朝，不屈而死，故云"飞雁无还表"，而比其节於苏武也。

《仿唐人本事诗》："锦袍珠络翠兜鍪，军府居然王子侯。自写赫蹄金字表，起居长信阁门头。""藤梧秋尽瘴€黄，铜鼓天边归 长。远愧木兰身手健，替耶征战在他乡。"靳注谓"为定南王孔有德女四贞作"。按有德取桂林後，即镇守粤西。顺治九年，为李定国所败，自焚死。特恩赐葬，┬典极隆。其子为定国所掳；四贞脱归京师，朝廷念其父功，命照和硕格格食俸，通籍宫禁。见《八旗通志》及瞿昌文《粤行纪事》。後嫁孙延龄为抚蛮将军，仍镇粤西。延龄从吴三桂反，四贞劝其反正，并代为乞降，许之。靳注谓此诗正咏四贞事。"军府居然王子侯"，则有德为藩王时，其子女皆贵重，为王子、王女也。写表起居，谓通籍宫禁，得自奏事也。其後从逆及反正等事，梅村已卒，固不及知之。其第四首："新来夫婿奏兼官，下直更衣礼数宽。昨日校旗初下令，笑君不敢举头看。"岂嫁延龄镇粤时，自恃骄贵，与其夫同演武於教场耶？

靳荣藩论梅村，谓"大家手笔，兴与理会。若穿凿附会，或牵合时事，强题就我，则作者之意反晦"。此真通人之论也。乃其注梅村诗，则又有犯此病者。

梅村五古如《读史杂诗》四首、《咏古》六首，七古如《行路难》十八首，皆家居无事，读书得间所作，岂必一一指切时事！而荣藩谓《读史》第一首刺阮大铖，其二刺薛国观，其四刺孙可望。《行路难》之其三谓刺唐王，其九谓刺张至发，其十七谓刺福王。而按之原诗，无一切合者。阮大铖固魏阉馀党，然何至以曹操比之？谓东汉坏於阉，而操本阉人曹腾之後，竟移汉祚。又如公孙述遣刺客连杀来歙、岑彭二大

将，而刺客之名不传，此与朝事何涉，而谓其刺勋臣之不能为国御侮。又如《行路难》第三首："龙子作事非寻常，夺枣争梨天下扰。"此本咏晋八王之乱，而以为咏明末唐王聿键。试思聿键先以起兵勤王，被锢凤阳，福王赦出後，监国於闽中，何曾有骨肉相争之事？虽同时鲁王以海亦僭立於绍兴，然方与聿键相约固守，未尝相攻也。惟聿键败死後，其弟聿钅粤遁广东自立，与桂王逼处，稍有相竞；然不逾时，即为我军所执，亦无暇与桂王交兵，何得以"夺枣争梨天下扰"为指此事耶？至隆武时靖江王亨嘉反桂林，为丁魁楚、陈邦传擒获，则甫起事即败，亦未有骨肉相争之事。皆难强为附会也。注中如此类者甚多。

此则过欲示其考☆之详，而不知转失本指。所谓必求其人以实之，则凿矣。又如《滇池铙吹》四首，乃顺治十五年收€南凯歌。诗中方侈言勋伐，而以第一首末句"谁唱太平滇海曲，桄榔花发去年红"，谓预料吴三桂之将为逆。是时三桂方欲立功，至十八年尚率兵入缅，取永明王献捷，岂早有逆萌！然其为人狡谲阴悍，则已人所共知。伏读《御批通鉴辑览》，如见肺肝，则谓梅村早见及此，亦可。

《杂感》第一首内"闻说朝廷罢上都"，靳注谓顺治八年，裁宣府巡抚，并入宣大总督。然宣府岂上都耶？按顺治七年，摄政王以京师暑热，欲另建京城於滦州，派天下钱粮一千六百万，是年王薨，世祖章皇帝特诏：免此加派，其已输官者，准抵次年钱粮。所谓"罢上都"，正指此事也。靳注误。

《避乱》第六首："晓起哗兵至，戈船泊市桥。草草十数人，登岸沽村醪。

不知何将军，到此贪逍遥？"按此系顺治二年，太湖中明将黄蜚、吴之葵、鲁游击，吴江县吴日生、好汉周阿添、谭韦等纠合洞庭两山，同起乡兵，俱以白布缠腰为号，後入城，围巡抚土国宝，为国宝所败，散去。此事见《海角遗编》。福山人所著，不著姓名。靳注亦不之及。

《长安杂咏》内第二首："灯传初地中峰变，经过流沙万里来。代有异人为教出，鸠摩天付不凡材。"靳注谓"道📌，潮阳林氏子，弃弟子员出家，为天童密€悟和尚法嗣。顺治已亥，徵至京，住斋宫万寿殿，敕封宏觉国师。"按此诗乃指西藏达赖喇嘛入觐之事。达赖喇嘛相传为如来後身，每涅 後，仍世世转轮为佛。凡蒙古、喀尔喀、厄鲁特无不尊之，视前代之大宝法王不啻也。顺治中，自西藏不远万里入觐，故比之鸠摩罗什，谓西域神僧也。此岂道📌足以当之耶？

况上有"经过流沙万里来"之句耶！靳注误。📌公受封後，回至江南，与当事往还，声势ピ赫。有月律禅师薄之曰："伊胸中只有'国师大和尚'五字。"见《居易录》。

《读史偶述》第十二首："松林路转御河行，寂寂空烦宿鸟惊。七载金滕归掌握，百僚车马会南城。"南城，本明英宗北狩归所居。本朝摄政王以为府第，朝事皆王总理，故百僚每日会此。顺治七年，王薨，故云"七载金滕"也。靳注竟不之及。

《扬州》第三首："东来处仲无他志，靳注谓以王敦比左良玉兵东下。北去深源有盛名。"谓以殷浩比高杰北讨。按良玉兵东下，以救太子、讨马士英为名，比之王敦，颇切当。殷浩素有盛名，时人比之管、葛，岂高杰可比耶？梅村盖以深源比史可法。首句云："尽领通侯位上卿，三分淮蔡各专征。"岂非可法以阁部开府扬州，领高杰、刘泽清、刘良佐、黄得功等四将，各任专征之责？而靳注以高杰当之，殊误。

《杂感》第四首："珠玉空江鬼哭高。"靳注谓潼川府中江县有妻阝江，一名玉江；又蓬溪县有珠主溪，皆蜀中地。不知此乃指张献忠乱蜀时，聚金银宝玉，测江水深处，开支流以涸之，於江底作大穴，以金宝填其中，仍放江流复故道，名之曰"水藏"。所谓珠玉空江鬼哭高也。见《明史流贼传》及沈荀蔚《蜀难叙略》。又《劫灰录》："献忠北去後，一舟子诣副将杨展告之，展令长枪探於江中，遇木鞘，则钉而出之，数日，高与城等。展使人买米於黔、楚诸省，招集流移，资其耕

作，由是一军独雄於川中，展自称'锦江伯'。"

七律《即事》十首内，第八首"无意漫提欧冶剑，有心长放吕嘉船"，靳又谓刺郑芝龙。按芝龙本海盗，降明，授游击。唐王聿键僭号时，倚为柱石。我朝兵入闽，芝龙即弃王来降，意欲即令其镇守八闽，兼取广东，则其功当封拜。而我朝定闽後，即挟芝龙入京，未尝令其留镇。则靳注所云刺芝龙者，实属无着。

自顺治三年博洛、图赖等擒斩唐王之後，郑彩等又出没海上，往往阑入为祟。总督则张存仁、陈锦、李率泰等，巡抚则佟国鼐等，领兵官则陈泰栋、阿赖、耿继茂、哈哈木、济度、伊尔德等，各有战功，所谓"放吕嘉船"，究未知属谁。顺治十一年，扰漳、泉，台州总督李率泰畏葸无功，以济度代之，则所谓"放吕嘉船"者，盖指率泰，靳注谓刺郑芝龙何耶？又梅村《送友人从军入闽》诗："胡床对客招虞寄，羽扇麾军逐吕嘉。"则姚启圣等之收功矣。

《读史偶述》第十三首："异物每邀天一笑，自鸣钟应自鸣琴。"按顺治元年，修政立法，西洋人汤若望，进浑天球一座，地平、日晷、窥远镜各一具，并舆地屏图，更请诸历悉依西洋法推算，从之。十五年，又进相拒历，所谓"自鸣钟"、"自鸣琴"，盖即是时所进，创见以为神技也。靳注亦不之及。

《偶得》第二首："一自赤车收赵李，探丸无复五陵豪。"按此乃顺治九年世祖　获京师大猾李应试、潘文学二人正法之事。应试混名黄ヰ李三，元本前明重犯，漏网出狱，专养强盗，交结官司，役使衙蠹，盗贼竞输重贿，铺户亦出常例，崇文门税务自立规条，擅抽课钱。潘文学自充马贩，潜通贼线，挑聚壮马，接济盗贼，文武官多有与投刺会饮者。住居外城，多造房屋，分照六部，外来人有事某部，即投某部房内。後　获时，审讯恶迹，宁元我、陈之遴皆默无一语，郑亲王诘之，对曰："李三巨恶，诛之则已，若不正法，之遴必被其害。"此二人豪猾之恶迹也。靳注亦不之及。王阮亭《池北偶谈》："黄ヰ李正法後，其

党某犹巨富，造屋落成宴客，宋荔裳亦在坐，有'头口牙'、'手脚眼'之对。潘文学开骡马牙行，京师人谓骡马曰'头口'，故有'头口牙行'之称。其党某造堂宴客，其墙壁尚有留缺处，以便工匠着脚，故谓之'手脚眼'。"

卷十

○查初白诗

与梅村同时，而行辈稍次，有南施北宋两家。愚山以儒雅自命，稍嫌腐气。

荔裳则全学晚唐，无深厚之力。此外，吴汉槎有高调，无馀味。其名位声望，为一时山斗者，莫如王阮亭。然阮亭专以神韵为主，如《秦淮杂诗》有感於阮大铖《燕子笺》事云："千载秦淮呜咽水，不应仍恨孔都官。"《仪徵柳耆卿墓》云："残月晓风仙掌路，何人为吊柳屯田？"酝藉含蓄，实是千古绝调。然专以神韵胜，但可作绝句，而元微之所谓"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，豪迈律切"者，往往见绌，终不足八面受敌为大家也。其次，朱竹 亦负海内重名，至今犹朱、王并称，莫敢轩轾。然竹 不专以诗传，且其诗初学盛唐，格律坚劲，不可动摇，中年以後，恃其博奥，尽弃格律，欲自成一家，如《玉带生歌》诸篇，固足推倒一世，其他则颓唐自恣，不加修饰，究非风雅正宗。故梅村後，欲举一家列唐、宋诸公之後者，实难其人。惟查初白才气开展，工力纯熟，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後，而闻者已掩口胡卢。不知诗有真本领，未可以荣古虐今之见，轻为訾议也。今试平心阅初白诗，当其少年，随黔抚杨雍建南行，其时吴逆方死，馀孽尚存，官军恢复黔、滇，兵戈杀戮之惨，民苗流离之状，皆所目击，故出手即带慷慨沉雄之气，不落小家。入京以後，角逐名场，奔走衣食，阅历益久，锻炼益深，气足则调自振，意深则味有馀，得心应手，几於无一字不稳惬。其他摹写景物，脱口浑成，犹其馀技也。惟书卷较少，故稍觉单薄；且少年急於求知，投赠公卿，动千百言，殊嫌繁冗，兼自减身分，此则其诗之可议者。要其功力之深，则香山、放翁後一人而已。或谓古来作诗之多，莫有如香

山、放翁者。初白诗之多，亦略相等。君得毋徒震於其多，而遂欲跻之二公之列乎？是不然也。诗之工拙，全在才气、心思、工夫上见，岂徒以多为贵？且诗之工，亦何尝不自多中得来？正惟作诗之多，则其中甘苦曲折，无不经历，所谓深人无浅语也。今姑别择其上乘者，古体则标其题，近体则摘其句，阅者可一览了如矣。

五古：《与韬荒兄竟陵分手後作诗以寄》、《早发齐天坡》、《连下铜鼓鱼梁龙门诸滩》、《麻阳田家》、《送汪　昭南归》、《晓出沙窝门》、《寒食行》、《瘿俗》、《大雨同胡フ明阎百诗登湖楼》、《拔白诗》、《游€岫不果》、《大风至刘婆矶》、《石钟山》、《由关门石登大林峰》、《三峡桥》、《玉峡亭观瀑》、《月夜步入邻⌨》、《邓尉看梅》、《和唐实君憎蝇诗》、《裂帛湖》、《上元夜姜西溟招饮》、《翁康饴寓斋看芍药》、《枞阳僧舍消暑》第四第六首、《大通舟中看雨》、《雪後蒙阴道中》、《得树楼初成》第二第六七八首、《秋感》六首、《水碓联句》、《度紫　岭》、《观造竹纸联句》、《天游观万峰亭》、《连雨不止和陶诗》第三四七首、《池上看雨》、《苦雨》第五首、《送女词二首》、《鹊雏为猫所攫》、《种竹》、《齿痛》、《咏庭前花木》第一第三首、《汤婆子歌》、《乞归候旨寓庭杂莳花木》、《题故汶州太守潘君画像》、《画叉》、《初到家》二首、《西林⌨浴》、《偕同人赴座主许大宗伯之招》、《副相揆公惠人参一斤》、《家僮以梅水涤砚申谕之》、《庭前新设日棚》、《夜不寐步至晓》、《苦旱》、《游秦驻山》第二第六首、《读庄子内篇》八首、《腰痛自嘲》、《古诗四章》、《望七星岩》、《双石》、《阳朔县》。

七古：《洪武铜炮歌》、《海螺峰歌》、《天擎洞歌》、《麻阳运船行》、《送王兔⌨学博赴安顺》、《乌山战象歌》、《水西行》、《班师行》、《中山尼》、《过罗饭牛礼洲草堂》、《金章宗手植松》、《冬日张园雅集》、《送王阮亭祭告南海》、《送毕铁岚督学黄州》、《酬别郑寒村》、《慈寿寺》、《闸口观罾鱼者》、《题邹毅仁

书剑图》、《二虎歌》、《五老峰观海绵歌》、《自题庐山纪游後》、《断砚歌和姜西溟》、《鹰坊歌》、《送唐实君游江西》、《题崔白健翮鏖风图》、《韩庄闸望峄山湖》、《严滩早发》、《逆旅行》、《题项霜田读书秋树根图》、《宣德素鼎歌》、《豫让桥》、《夷门行》、《朱仙镇岳忠武祠》、《董文敏临天马赋酬　介老》、《自河南携牡丹归不待其开又出门以诗纪别》、《敬亭山怀梅耦长》、《题朱字绿南岳考》、《常山山行》、《焦石塘抵铅山两岸山石狞劣戏作歌》、《食江瑶柱》、《寿山石歌》、《高斯亿画竹》、《初上滩》、《逆水逆风歌》、《箭孔滩》、《牛头牛尾滩》、《莲花滩》、《鼠滩》、《梨岭庙古松为火所焚作歌》、《海塘行》、《打鱼歌》、《陈六谦出示唐宋各石刻》、《题初白图》、《观无忌兴祖骑驴》、《额勒苏台大猎》、《上亲射石熊》、《东宫召观杀虎》、《赐观侍卫杀虎》、《秀野草堂图歌》、《晓仙谣》、《长林丰草图》、《圣安寺同人纳凉分韵》、《贯休画应梦罗汉像》、《题淳熙修内司官帖後》、《题蒋树存绣谷图》、《得石轩歌》、《题€岫观日出图》、《题吴宝崖荏山读书图》、《庄书田笠屐探梅图》、《题润木闭门采诗图》、《院长以赤藤杖见赠》、《十月朔五更鹰窠顶观日出》、《舶ǹ风歌》、《到湖上不及访谛辉禅师诗以代柬》、《樟树鹭巢歌》、《题龙尾山僧舍》、《邀诸兄弟赏菊》、《严陵钓台诗》、《清远峡飞来寺》、《下浈阳香炉清远三峡》、《南海神庙》、《清凉山庄图》、《题罗浮山图》、《平蛮歌为灵川楼敬思作》。

五律："恍疑天四合，长见日当中。"《渡洞庭湖》"寺贫僧乞食，台古佛蒙尘。"《东山寺》"死方开国运，生不点朝斑。"《康郎山功臣庙》"开常先七夕，名许拆双星。"《牵牛花》"一径踏残叶，半庭馀夕阳。"《白€观》"远火欲投岸，孤城将掩门。"《夜至当湖》"人投曾宿店，鼠瞰未吹灯。"《旅店题壁》"俯视风斯下，端居户正南。"《高岭》"座中无俗客，管内有名山。"《游武夷赠崇安孔令》"品方瑶柱美，肌爱玉环丰。"《荔支》"竹身焚忽爆，花面炙多瘢。"《久旱》"舌在柔何益，唇亡想更寒。"《落齿》"树气船船露，灯光寺寺楼。"《东

湖舟夜》"€随风脚黑，天逼浪头青。"《风雨泊舟》"老柳飞扬絮，枯梅顷刻花。气沉千里雁，寒噤几村鸦。"《大雪》"万年三月节，四海一家春。""尧阶三尺土，舜乐五弦琴。""不息天行健，无私帝好生。""与民同後乐，为政必先劳。"皆《万寿诗》"四时无改火，五夜必腾光。"《夜亮木》"风€开万里，日月夹双晴。"《御马》"数椽天一角，万岁字中央。"《恩赐扁额》"出当时有道，瑞叶寿无疆。"《围场获白鹿》"优倍三年俸，荣逾万选钱。"《恩赐白金》"细泉冰底咽，枯草烧馀萌。"《山行》"运虽经鼎革，诏特禁刍荛。"《明祖陵》"少闻差省事，多笑岂无情。"《耳聋》"比扇三秋弃，如童五尺长。"《青奴》"天孤一轮月，星散万家灯。"《夜坐》"寒无━可语，暖被鸭先知。"《春冰》"一株婆律火，半榻祖师禅。"《斗室》"携家千里近，得邑万山中。"《送友宰泰顺》"事关同列忌，公视一官轻。""不闻廷辩语，自拜乞休章。"《送张景峰罢官归》"远疑双 合，高被四邻知。""张王贫官气，遮藏陋室基。"《双槐》"好官如岁酒，推让少年人。"《同人小酌》"健添居士足，高出老僧头。"《晚香长老赠杖》"老友他乡尽，吾生去日多。"《赵北口怀故友姜西溟》"青箬平生梦，蹉跎直至今。"《商家林买草笠》"後至无奔马，前飞及片鸿。"《顺风挂帆》"指水言犹在，登山力已微。为报江神道，无田我亦归。"《重经金山作》"中秋晴日少，乐事故园多。"《中秋与儿辈小饮》"有生逢圣代，无禄及亲年。"《西阡焚黄》"雨狂风正恶，勿厌草堂低。"《燕来巢》"好花如子弟，笑拥白头人。"《与子侄饮海棠花下》"贱日蒙青眼，流年感白头。"《重过徐大司寇墓》"晨餐甘脱粟，夕爨付劳薪。此意天应谅，吾非媚灶人。"《祭灶》"敢料成童日，吾犹月告存。"《第六孙生》"婢牵萝补屋，奴缚草为船。"《家事》"好风香世界，凉影月楼台。"《南堂桂》"读书新得少，见梦故人多。"《世弃》"用巫真下策，勿药得中医。"《病》"留之竟安用，弃尔似无恩。改作吾何望，茅檐去负暄。"《敝裘》"儿孙粗识字，兄弟继归田。此外非吾事，随人望有年。"《元旦喜晴》"世乏三年艾，家无五尺童。用行吾与尔，形影略相同。"《赠杖》"四海谁知己？馀生又哭君。"《闻恺功殁》"终始全臣

节，安危动主思。"《韶州风度楼》"老僧如燕子，乞食语呢喃。"《观音岩下泊舟》"地平山断续，潮满岸东西。"《胥口村》"一水趋湘急，孤城入楚深。"《醴陵县》

七律："舳舻转粟三千里，灯火沿流一万家。"《舟泊京口》"人来小雨初晴後，秋在垂杨未老间。"《监利道中》"天寒落日千群鸟，叶尽疏林万点鸦。"《登南郡城楼》"尸陀林下乌争肉，瘦棘花边鬼瞰灯。"《北溶驿》"参天有势松何健，肖物能工石亦妍。"《沅州》"鹅鸭池荒馀弃垒，渔樵人少但空村。""超石诸营儿作戏，射生别帐妓成园。"《铜仁书怀》"英雄混迹疑无赖，风雨高歌觉有神。"《寄友》"石光敲火三年过，铜柱无名万里来。"《黔中接家书》"一县葡萄秋酿酒，千家砧杵月临边。"《寄晋中诸友》"浴铁甲分秋练白，蜡丸书傍剑花红。""鹦鹉梦销江上草，鹧鸪啼老日南花。"皆《黔中寄友》"人来天际斜阳影，马踏€中落叶声。"《重过齐天坡》"赤帜千人争赵壁，火牛百道走燕军。危时莫以烽为戏，我意方忧玉亦焚。"《观夜烧》"燕雀君臣空殿宇，蜉蝣身世阅沧桑。"《黔阳杂诗》，指吴逆已死。"雨腥双袖弓刀血，风静诸山草木兵。"《送秦望兄东归》"草木连天人骨白，关山满眼夕阳红。"《黔灵山》"盗贼烽销诸郡僻，英雄祠入乱山多。"《送友入蜀》"急雨淋浪茅店外，乱山高下马蹄前。"《平越道中》"菜把恩羞叨地主，荐章名幸脱徵君。"《黄晦木乞资买山》"君臣如此犹嗟命，绛灌何人乃忌才。《治安》敢拟长沙策，直为先生痛哭来。"《贾傅祠》"偶然不速来三客，如此相思阅五年。"《同人宴集》"山处心情三聘後，沧桑人物两朝前。"《赠黄梨州》"百家小聚还成县，三面无城酕傍山。"《桐庐》"沙碛凉生荞麦雨，茅檐香过枣花风。"《伴城》"出郭人如秋澹荡，入山天爱雨霏微。"《游西山》"身名似此真无忝，进退何人绰有馀。"《送魏环极予告归》"放艇有人春载酒，打门无吏夜催租。"《石　乌山庄》"失路又成三岁别，卖文何补一家贫。"《次德尹韵》"饱经世味贪归路，老傍时名狎少年。"《送友》"帘阁日长棋算劫，荷阴人去鹤看船。""同来我亦辞巢燕，暂止人犹爱屋乌。"《黄晦木至都》"南北岂堪频送别，去留等是未还家。"《送声山侄之湖

口》"来参讲幄三千士，及听声华四十年。"《上大司成徐　村》"寿母有诗存《鲁颂》，世家无例阙班书。"《曲阜颜母寿诗》"旧家春燕乌衣巷，故国秋风覆盎门。"《武陵杨长苍赠别》"即论世道宁无补，欲报君恩况有期。"《送杨少司马终养南归》"花气清如初过雨，树阴浓爱未经霜。"《寄园纪游》"可怜半世为兄弟，两度相逢在路歧。"《喜德尹弟至都》"金瓯社稷销兵里，玉斧关河聚米前。""赞皇世业《平泉记》，枢密新堂《书锦》诗。"《寿梁大司马》"莫问生涯流转迹，贱贫何事不曾经。"《遇钱田间於都下》"残冰裂石颓兼岸，春水如油滑上篙。"《氵郭县晚泊》"欢场易醒繁华梦，贫女羞簪富贵花。"《闻同人登科有寄》"宦情自领升沉外，物望同归进退间。"《翁大司空请假还山》"馀生削迹谁知己，往事伤心我负公。"《哭朱大司空》"风露一天人拥被，橹枝摇梦过春江。"《渡扬子江》"到岸帆樯烟幕幕，隔河帘阁雨　　。"《齐门夜泊》"老饕不要园官送，直拟从君攫画归。"《题陆汉标墨菜图》"湖海尚疑豪气在，姓名翻藉布衣传。"《刘改之墓》"人间尚有君怜我，每过南湖作小留。"《别徐淮江》"岂知地少€多处，别有橙黄橘绿天。"《渡太湖至东山》"放眼不知何处尽，置身直觉此峰高。"《登莫　峰》"气吞湖海豪犹昔，老阅沧桑骨已仙。"《赠钱田间》"招隐莫分山大小，卜居难定　东西。"《朱鸿雪移居诗》"颓唐老境诗无格，汗漫游踪累有家。"《衰至》"菰蒲深处一枝橹，摇入渔人梦里来。"《舟晓》"桂树丛荒招隐伴，杨花风堕倦游人。"《和友人韵》"两家前辈多凋谢，又对儿孙感白头。"《竹溪书屋》"四海平交无行辈，两朝轶事有文章。""语杂诙谐皆典故，老传著述岂初心。"《赠钱田间》"青山绕屋无修行，红袖当炉有杏花。"《枞阳旅店》"怜他性命如针细，也与官家办税钱。"《鱼苗船》"群入家鸡终不乱，飞随野鹤便能高。"《锦鸡》"枯比老僧初入定，轻如羽客乍登仙。谁云解脱非生理，始信飞鸣是後天。"《蝉蜕》"气蒸远水浮天动，血染残霞照夜明。"《秋暑》"秋阴非雨亦非雾，岚气似烟还似€。"《金竹坪》"阴森前後三重殿，突兀西南五老峰。"《白鹿洞》"有此别离成我老，无多才调感君怜。"《别朱恒斋》"同是庚寅吾独老，始怜衣上十年尘。"《题

陈扬言小照》"战後河山非故国，记中花木尚《平泉》。"《瞿相国春晖园》"菰蒲放鸭空滩雨，杨柳骑牛浦烟。"《渌水亭》"莫认园丁作园主，种花人是卖花人。"《丰台》"残荷落瓣鱼鳞活，高柳飘丝鹭顶凉。"《青龙桥》"清泉自爱江湖去，流出红墙便不还。"《玉泉山》"青旗卖酒竿竿影，红袖骑驴幅幅纱。"《清苑道中》"雨雪暗侵摇落候，冰霜偏老别离人。"《送弟德尹》"自编永叔《归田录》，谁上何蕃伏阙书？"《送座主徐公南归》"国门他日曾悬价，驵僧何人敢卖官？"《门神诗》"亭台纵好须贤主，子弟多才必世家。"《李文众家园》"柳绵渡港船船雪，麦浪翻田岸岸风。"《闸河》"忽飞瀑布帘垂地，旋滴珍珠酒压槽。"《阻<片←∷>》"故道视同瓯脱地，小儿争唱复陂谣。"《新河》"春事无如三月好，人情特去一官难。"《和徐大司寇修禊诗》"读书已悔生涯误，还望孤儿读父书。"《哭王载安》" 介山客到茶如雪，箬水船移酒似淮。""烟波野渡初回棹，灯火河房半卷帘。"《游碧浪湖》"一雁下投天尽处，万山浮动雨来初。"《宝婺楼》"敢援齐相狐裘例，尚可随身十五年。""家贫旧物无多在，不忍吹毛更索疵。"《敝裘》"向风嘶马程程北，背雪飞鸿片片南。"《扬州早发》"三年刻楮将安用？一技雕▲━壮不为。"《示揆恺功》"眼空江表衣冠族，摇笔犹能杀腐儒。""乱馀宾客搜亡命，赦後英雄耻故乡。随身一掬澜翻泪，不哭穷途哭战场。"《读白耷山人诗》"巧穿针孔玲珑影，吹透冰肌绰约风。""射角星芒殊儿儿，照人风骨自棱棱。"《料丝灯》"倒箧易偿邻叟值，顾名原合腐儒餐。""浑忘肉食聊名俭，偶佐村沽亦足豪。"《豆腐》"十年失计仍为客，一醉无名特借花。"《同人看杏花》"翠幕€遮天四角，红灯人在树中央。"《陆澹成招饮丁香花下》"共传清节胡威绢，自有家风赵 琴。"《送赵二闻分巡兖东》"画师正恐妨鱼乐，不著飞来白鹭鸾。"《题画扇》"舆图西汉中山国，恩泽先朝外戚侯。"《新乐县有感》"贫儿好作游仙梦，怪事偏传小说家。"《邯郸县吕翁祠》"天垂旷野名都壮，地入中原战垒多。"《渡漳河》"箧底有金贫肯借，人间无路老方知。"《哭蒋度臣》"空仓雀鼠千村赋，故垒牛羊四战尘。"《汴梁杂诗》"渡江船上人争看，桃叶桃根恐不如。"《自河南携

牡丹种南归》"时来将相皆同里，泪落英雄有故乡。"《过凤阳城外》"想像承平光景好，风流边将画蛾眉。"《题三娘子图》"春波门外春帆影，君是还家我别家。"《与魏禹平话别》"雄关地脉来千里，古郡山头有万家。"《登安庆城楼》"豪除湖海陈登气，老傍江关庾信名。""万事到头难逆料，独行何地不相思。"《与任可话别》"红叶晚烧诸寺赤，碧天秋纵两峰青。"《登孤山》"寒比蛰▲━宜　堇户，忙如巢燕正争泥。"《宝应　是上居民》"劳人相傍贪同伴，熟路频经渐少诗。"《王家营陆行》"桥边雪意诗催就，须上冰花气结成。"《晓行》"九衢尘净月如水，一队游人一队鱼。"《京师上元夜》"高楼下瞰岸百尺，美酒大书旗一竿。"《衡水桥店小饮》"墙缺€流山影去，树头风截雨声来。"《楼上看雨》"《五经》自课佳儿读，半刺曾嫌俗客通。""Ω追昨梦惊弹指，老剩贫交幸到头。"《过徐淮江》"夜月魂归吾望汝，半年犹护种花泥。""不独我怜人亦尔，空栏客过立多时。"《伤庭前牡丹》"一窗归梦芭蕉雨，六月惊心《蟋蟀》诗。"《喜雨》"科名得路人馀几，子弟能文事最难。"《留别杨浴⌨》"人从井底盘旋上，天向关门豁达开。"《仙霞关》"谁遣州名属流寓，酞疑此地竟无人。"《严陵》"鸡争野老场边粟，鼠啮先生案上书。荔支饮啖吾知分，此福从来有折除。""箧空笑贮加餐字，吾老羞为乞米人。"《垂橐而归家人告米尽》"野老岂知身入画，满田春雨自扶犁。"《山阴道喜雨》"谁司水族加恩簿，开过桃花未打鱼。""也道城中妆束好，碧波回眼看梳头。"《西湖棹歌词》"翠华小驻非无意，要使宫人识采桑。"《南巡歌》《查浦书屋图》绝句四首，皆佳。"此理年来看烂熟，建兰盆上稗花开。"《兰贫生稗草》"贪趁槐阴成久坐，归来衣上带青▲━。"《即事》"围炉炊火儿烹药，薄雪钩帘婢上灯。"《冬夜》"殷勤听唱《公无渡》，不为风波也合休。"《题陈叔毅桃叶渡江图》"一夜花光如积雪，误他啼鸟到天明。"《白丁香花下》"心如井底无波水，€肖城头没骨山。"《荆州兄移寓》"官秩稍增秦博士，文章独辟汉西京。酞笑武皇亲制策，牧羊牧豕尽公卿。"《董子祠》"绣谷好风莺历历，绿阴微雨燕双双。""开径自来原属蒋，入林从此又交咸。"《蒋树存集绣谷》"我与鹭

莺同照影，白头相对立多时。"《独行池上》"借取薰衣香一瓣，忏余成佛尔成仙。"《吴船花烛词为谈未⌨作》"道是故吾吾不识，那将颜状问他人。""故交大半已黄土，剩尔人间作白头。"《展阅旧时小照》"露草灯明鸡喔喔，风林月黑马萧萧。"《秋山晓行》"忽闻风雨来天半，知是君王落笔声。""万钧腕力皆天授，欲补虞戈一笔难。""不似当年《淳化阁》，帝王法帖本无多。"《敬观宸翰》"宫中诗句元才子，天下神仙李邺侯。"《赠揆院长》"€开阊阖趋冠佩，风过江湖识姓名。"《胪传恭纪》"曾陪鼓箧三千士，重到桥门二十年。较他侪辈承恩早，独在青衫未换前。"《文庙释褐》"此意旁人犹感涕，那教身受不生悲。"《送高江村》"明珠吐晕泥沙外，爝火分光日月边。""潭空秋水清无底，　贮春冰薄有痕。曾经隔雾看花後，老恋馀光尽主恩。"《赐眼镜》"感逾学士蓬池脍，味压诗人丙穴腴。笠檐蓑袂平生梦，臣本烟波一钓徒。"《赐鲜鱼》"好是万株红叶满，已经霜後未经风。"《舒库里口》"六合一家宁恃险，九边三面总无关。""牛羊白散千屯雪，草木青回万灶烟。"《扈从兴安岭》"万钧腕力强于弩，朝射熊罴夜赋诗。"《从猎》"雉堞连€军角壮，虎牙凭险成旗↻。"《古北口》"循环岂易充臣数，祝圣惟当转佛名。长恐维鹈讥不称，也如老马锡繁缨。"《恩赐数珠》"乡风未敢分僚友，家祭先应荐祖宗。醶为思亲成感涕，君恩归遗已无从。"《除夕恩赐羊鹿等》"蔓引龙蛇皆上走，花披璎珞总交垂。"《紫藤花》"亲老讵应虚子职，天高原自近人情。""星汉文章唐许国，胪€名第宋安阳。""馆阁清才传子弟，蓬壶归路著神仙。"皆《陈乾斋乞假省亲》"燥湿推恩惭厚庇，短长称意荷终身。

从今听雨听风候，亻暴直堪夸└📹人。"《恩赐哆　罗雨衣》"一轩傍水看€起，万木无风待雨来。"《喜雨》"除醶入朝须起早，两鳏何事不如僧。"《与余扶九同寓道院》"明灯照壁何愁蝎，绿树当门定有蝉。"《王给谏移寓》"耕凿万方民击壤，箫韶九奏帝垂裳。"《恩赐新刻御制》"驺虞囿小樵无禁，钩盾田宽岁有秋。"《南海子》"松声落涧风泉合，药气浮山露草香。"《晓过青石梁》"峰皆似染供屏幛，树不论年绝斧斤。"《黄甲营》"偶分高士篱边色，仍是仙人洞里花。"《金丝

桃》"炎凉气隔无三伏，覆载恩深抵万间。"《蒙赏官房》"石吻仰喷泉作雾，€根倒拔树干霄。"《桦榆沟》"岩壑不须多架构，下因流水上因山。"《行宫後苑》"千峰雪作漫天雾，万帐风兼动地雷。"《伊苏河》"尽消伏莽山无树，不断灵源地涌泉。圣朝不画长城界，一道平岗是九边。"《兴安岭》"踏遍峰峰沙似雪，始知身到白龙堆。"《校猎归》"今日重蒙天一笑，白头还恋旧青毡。"《载青毡大帽上顾而笑》"丹青妙合将军画，声价高逾都护骢。院中例借如应免，众里齐驱学渐工。"《赐马》"大抵无峰无好树，一峰不与一峰高。""不知湿气消何处，万灶炊烟万帐灯。""忽见万松齐落叶，人言山後是阴山。"皆《木兰作》"四山雷转车声外，万帐灯浮水气中。"《扈从密€大雨》"一门老去仍同爨，八座归来只旧庐。"《吴总宪请假归里》"自觉温能回黍谷，或云下必有砂床。"《温泉》"风€嘘吸千寻表，日月回环一窍中。"《玲珑山》"马足声乾千涧叶，雁群寒警一裘霜。""沙碛人归黄落後，山家烟起翠微中。"皆《随园塞上作》"官马散随黄犊卧，戍兵秋较老农Ω。"《随猎归途》"一家饱暖逾初望，百里弦歌尽国恩。成就汝为无过吏，保全家是旧清门。"《至儿建柬鹿县署》"此中闭置疑新妇，一笑那知是老翁。"《坐巾车题旅店》"与谁好作江湖伴，怜汝亦从关塞来。残月晓催千片落，长天寒曳一绳开。"《新雁》"今日渔蓑堪入画，天公原不薄归人。"《大雪泊瓜洲》"夜雨一篙平岸水，春蒲十幅渡河帆。"《清江舟中》"驿路马嘶泥滑滑，野田雉ず麦渐渐。"《送驾自龙潭抵江宁》"早年同学晚同官，永诀俄从小别拚。哭有馀哀何日尽，死无遗恨古来难。"《哭声山侄》"时平久罢中原戍，地险犹沿五代名。"《清流关》"羊角旋风随曲曲，磨牛陈迹转团团。"《磨盘岭》"浊漳最是无情物，流尽繁华只此声。"《邺下杂咏》"青山　作€气，白浪滚滚留沙痕。"《渡漳河》"同槽厩马无蹄啮，典谒家僮互使令。怪底群情皆贴妥，多缘君与我忘形。"《与汪紫沧同寓》"风清李泌神仙骨，帝锡张华博物名。茗碗登堂无俗客，篮舆持路有门生。"《寿朱竹　》"谁能不领园林趣，每到君家爱少留。"《陈南麓挂€书屋》"城空鼓角声初动，月出楼台势尽低。"《月夜》"石如解听无生话，风岂能摇久

定心。"《塔铃声》"羊角团团多借势，马头滚滚似趋名。"《咏尘》"颇讶渡河冰易泮，不知吹鬓雪难消。"《春风》"飞鸿印雪原无迹，倦马辞槽又一嘶。怪底老怀多恋恋，西山多在短墙西。"《移居别寓》"旧巢未扫痕犹在，赐马相随骨渐高。"《由南书房出赴书局》"鸥鹭不争车马道，自遮荷盖领雏眠。"《过玉ぐ桥》"绿野天开裴令墅，冶城人识谢公墩。"《甲秀园》"比似天边一行雁，飞鸣食宿总同群。""身如旧赐天闲马，暮齿犹馀见猎心。"《与汪紫沧同年接驾》"诗如老将浑无敌，花到残年亦少朋。"《同人看菊小饮》"居民老不知兵革，耕遍松桓旧战场。"《送汤西崖赴奉天丞》"笑把屠苏甘最後，白头何事肯先人。""枯枰三百多平路，莫斗新翻巧手棋。"《除夕》"灯火参差亭北面，管弦清脆月三更。"《陶然亭公宴》"高士累朝多合传，佳人绝代少同时。"《早梅插入菊瓶中》"不管小桃攀折苦，竞携春色入城来。"《寒食词》"入关雨後蹄双躞，粥市朝来尾一金。"《揆恺功从口外寄栾鲫》"人情旧雨来宾客，家信秋风报子孙。"《将移寓》"出塞双雕盘远势，入关万马壮秋声。"《登密€县城楼》"回首神伤三黜後，过车腹痛十年馀。"《哭杜大宗》"阁道风清千步辇，庆霄日丽九层坛。"《郊坛侍祠》"老鹤林端排雾出，高€天上作霖归。""《流水》一弹真绝调，朱弦三叹有踪音。"《送陈泽州相国予告归》"旧游屈指谁还在，我是当时末座人。"《重经朱大司空花庄》"竹篙撑到水穷处，腊雪不香春雪香。"《题探春图》"征衣长短曾蒙赐，箧笥三年倍感恩。"《赴西苑送驾》"旧巢天上重来燕，残局灯前未了棋。"《修书竣重入南书房》"菰蒋幸有单栖处，莫入群中更作奴。"《闻孤雁》"累朝岂少文章祸，圣主终全侍从臣。莫怪两家忧喜共，十年同事分相亲。"《汪紫沧出狱》"家承曲阜先师学，郡领陶唐古帝都。"《送孔彝仲出守平阳》"繁华肯斗春三月，澹荡偏宜水一方。"《明相国自怡园荷花旧授经处今将去官归故云》"得免徒行犹有愧，更争先路欲何求？冗官只算骑驴客，老向天街阅八驺。"《有笑余乘驴车者》"更上一层宜有阁，特开西面为看山。"《顾侠君招饮晚翠阁》"人指所居为福地，天留此老应文星。"《祝胡东樵寿》"便作小同呼也得，可怜花甲一周天。""惭愧比渠

多两世，满头白发望曾孙。"《德尹弟六十生子》"雪点旌旗秋出塞，风传鼓角夜临关。"《题天山坐镇图》"故应天与佳山水，生长山乡宦水乡。"《送盛东田出宰兴北》"可怜孙又为人父，二十年前膝上雏。"《得长孙举子信》"夜似小年寒渐信，病非一日老方知。"《岁暮杂诗》"後来或者居人上，先处无如占地宽。"《弈棋》"读书自要师前辈，知己谁能托後生？""敢夸愿大难成佛，肯舐丹馀早得仙。""樗本不材良匠弃，屠非绝技善刀藏。""钟鸣漏尽人谁觉，又听门前过早朝。"皆《岁暮将归作》"馆阁文章天上草，门墙桃李日南春。"《送海天植视学€南》"贫思饱暖原奇福，老恋桑榆亦至情。""若是登真须拔宅，良常何敢独为仙。"《将归别弟润木》"被他三品Ɑ鸥笑，出没成群听象奴。"《洗象词》"感深纨扇秋风箧，梦散宫衣旧日香。"《次韵留别廖若村》"齿序余惭居客右，诗成君肯让谁先。眼前看是寻常事，或有人从异日传。"《张匠门席上作》"万事蹉跎羊视後，一帆迢递雁争先。"《叠前韵留别》"画里烟波鸥境界，灯前风雨雁程途。""€步改迁寻丈地，《霓裳》吹散大罗天。"《次汪紫沧送别韵》"久无书寄孤鸿外，曾记身穿万马中。"《大雪》"两山钟磬东西寺，十里烟波远近帆。"《游硖石精舍》"只消一夜东风力，扶起花头五百枝。""道是吾乡第一花，花时无客不矜夸。两朝二百年门第，得似君家有几家？"《葆光居赏牡丹》"上界神仙风肃肃，下方楼阁雨　　。羽人何福能消受，长在晨霏夕霭中。"《南山道院》"厌逢俗客谈时事，Ɑ与乡人结善缘。""高人入社同招隐，大老还乡例好禅。"《和许大宗伯》"一片绿阴行不到，家家门外有黄鹂。"老农信口言皆验，比似儿孙阅历多。《村家四月词》"出波鳞甲飞如活，透骨玻璃冷放光。"《古镜》"身忧天下原非分，老觉浮生亦有涯。"《雨後》"半月前期传父老，一家喜气到儿孙。""行处聚观倾里巷，有时问答及樵渔。""报答朝恩还有处，白头相见祝年丰。"《许宗伯等枉过村居》"陋邦笑我诗同郐，雅量输君酒到齐。""行处人言星聚五，坐为吾忝齿居三。"《五老会》"劳动里中羊酒贺，一家遂有两Ɑ人。"《闻弟德尹官满将归》"耗磨毛遂囊中颖，零落江淹梦里花。"《秃笔》"病不求医吾有命，老方学《易》世无

师。"《隙光》"芥纳须弥中有地，杯浮沧海四无邻。"《芥舟》"两湖地主今谁在，每到徒增感旧诗。"《过鸳湖》"正自不嫌山少肉，肉山无此好毛尖。"《龙井茶》"他生行脚缘犹在，又入骑驴度岭图。"《过庾岭》"天上故人开府出，田间野老辍耕来。""两袖有风驱瘴疠，百蛮无警静波澜。""节钺威名行地远，文章坛坫比官高。""浪迹又看经万里，著书何敢望千秋！""天下迂儒犹剩我，平生知己孰逾公？"《到广州赠大中丞佟陶》"独客远来朋旧少，贫官没後子孙贤。"《访梁药亭故居》"翠辇几经偏霸主，素馨曾识故宫人。"《花田》"牛李恩仇初植党，京攸父子互争权。"《分宜感事》"轻负岭南三百颗，此行刚看荔支花。"《归家》

诗写性情，原不专恃数典，然古事已成典故，则一典已自有一意，作诗者借彼之意，写我之情，自然倍觉深厚，此後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。吴梅村好用书卷，而引用不当，往往意为词累。初白好议论，而专用白描，则宜短节促调，以遒紧见工，乃古诗动千百言，而无典故驱驾，便似单薄。故梅村诗嫌其使典过繁，翻致腻滞，一遇白描处，即爽心豁目，情馀於文。初白诗又嫌其白描太多，稍觉寒俭，一遇使典处，即清切深稳，词意兼工。此两家诗之不同也。如初白与朱竹　各咏甘泉汉瓦，两诗相较；竹　诗光怪陆离，令人不敢逼视；初白诗平易近人，便难争胜。至与竹　《水碓联句》、《观造竹纸联句》，各搜典故，运用刻划，工力悉敌，莫可轩轾。有书无书之异，了然可见矣。

初白古诗，微嫌冗长。其遒炼者，如《送王兔学博赴安顺》、《送王阮亭祭告南海》、《送毕铁岚督学贵州》、《二虎歌》、《自题庐山纪游後》、《夷门行》、《朱仙镇岳忠武祠》等作，豪健爽劲，气足神完，宋以为无此作也。

《水西行》、《五老峰观海绵》、《赐观侍卫射虎》、《楼敬思平蛮歌》等作，虽气力沛然有馀，究须删节。至如《董文敏天马赋酬　介老》及《五更鹰窠顶观日出》等作，则兴会所到，酣嬉淋漓，力大於

身，虽长而不觉其冗矣。

初白近体诗最擅长，放翁以後，未有能继之者。当其年少气锐，从军黔、楚，有江山戎马之助，故出手即沉雄踔厉，有幽、并之气。中年游中州，地多胜迹，益足以发抒其才思，登临怀古，慷慨悲歌，集中此数卷为最胜。内召以後，更细意熨贴，因物赋形，无一字不稳惬。五律如《韶州风度楼》吊张曲江云："公进《千秋录》，开元极盛时。知几同列少，去国一身迟。终始全臣节，安危动主思。

高楼瞻画像，风度俨须眉。"此等格律气味，虽置之唐贤集中，莫能优劣也。七律如《与汪紫沧同寓》下半首云："同槽厩马无蹄啮，典谒家僮互使令。怪底群情皆贴妥，多缘君与我忘形。"《将去官归有笑其乘驴车者》下半首云："得免徒行犹有愧，更争先路欲何求？冗官只算骑驴客，老向天街阅八驺。"此种眼前琐事，随手写来，不使一典，不著一词，而情味悠然，低徊不尽，较之运古炼句者更进矣。又如《长告将归过别揆恺功园中看荷花》云："繁华肯斗春三月，澹荡偏宜水一方。"以花自比，正喻夹写，句中有意，句外有味，此画中神品也。

以初白律诗与放翁相较：放翁使事精工，写景新丽，固远胜初白，然放翁多自写胸膈，非因人因地，曲折以赴，往往先得佳句，而足成之。初白则随事随人，各如其量，肖物能工，用意必切，其不如放翁之大在此，而较放翁更难亦在此。

卷十一

○明妃诗

古来咏明妃者，石崇诗"我来汉家子，将　单于庭"，"昔为匣中玉，今为粪上英"，语太村俗。惟唐人"今日汉宫人，明朝胡地妾"二句，不着议论，而意味无穷，最为绝唱。其次则杜少陵"千载琵琶作胡语，分明怨恨曲中论"，同此意味也。又次则白香山"汉使却回凭寄语，黄金何日赎蛾眉？君王若问妾颜色，莫道不如宫里时！"就本事设想，亦极清隽。其馀皆说和亲之功，谓因此而息戎骑之窥伺。有曰："祸胎已入虏廷去，玉关寂寞无天骄。"有曰："妾身虽苦免主忧，犹胜专宠亡人国。"有曰："冶容若使留汉宫，卜年未必盈四百。"此皆好为议论，其实求深反浅也。王荆公诗"意态由来画不成，当时枉杀毛延寿"。

此但谓其色之美，非画工所能形容，意亦自新；乃张纶《林泉随笔》谓其与"祸胎"句同意，何耶？明人有云："一自蛾眉别汉宫，琵琶声断戍楼空。金钱买取龙泉剑，寄与君王斩画工。"此则下第举子，借以詈试官，非真咏明妃也。赵秉文《题明妃出塞图》："无情汉月解随人，羞向天涯照妾身。闻道将军侯万户，已将功业画麒麟。"此亦咏其和戎之功，而词旨特酝藉。至王元节云："环　魂归青冢月，琵琶声断黑河秋。汉家多少征西将，泉下相逢也合羞。"则浅露矣。

杨一清改官後不得意，《咏昭君》云："君王不是无恩泽，妾自无钱买画师。"又一诗："骊山举火因褒氏，蜀道蒙尘为太真。能使明妃嫁胡虏，画师应是汉忠臣。"此意较新。见李诩《戒[illegible]漫笔》。

○韦苏州

曾季I➔《艇斋诗话》，谓"前人论诗，不知有韦苏州，至东坡而後发此秘，遂以配陶渊明"云。按韦苏州同时人刘太真与韦书云："顾著作来，知足下郡斋宴集。何以情致畅茂，趣逸如此！宋、齐间沈、谢、吴、何，始精於意理，缘情体物，得诗人之旨。後之传者少矣。惟足下制其横流，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於足下之文见之。"是韦诗已为同时人所贵。其後白香山又宗陶、韦，有诗云："时时自吟咏，吟罢有所思：苏州及彭泽，与我不同时。"又云："尝爱陶彭泽，文思何高玄！又怪韦苏州，诗情亦清闲。"是香山亦已推韦诗以比彭泽，不待东坡始重之也。坡诗云："乐天长短三千首，却爱韦郎五字诗。"亦明说香山之重韦，岂至坡始发其秘耶？《旧唐书》："白乐天与元微之书云：'韦苏州歌行，才丽之外，颇近兴讽，其五言又高雅Ω澹，自成一家，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？然苏州在时，人亦未甚爱重，必待身死後则爱之。'"

○杜牧诗

杜牧之作诗，恐流於平弱，故措词必拗峭，立意必奇辟，多作翻案语，无一平正者。方岳《深雪偶谈》所谓"好为议论，大概出奇立异，以自见其长"也。

如《赤壁》云："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"《题四皓庙》云："南军不袒左边袖，四老安刘是灭刘。"《题乌江亭》云："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。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"此皆不度时势，徒作异论，以炫人耳，其实非确论也。惟《桃花夫人庙》云："细腰宫里露桃新，脉脉无言度几春。至竟息亡缘底事？可怜金谷坠楼人！"以绿珠之死，形息夫人之不死，高下自见；而词语蕴藉，不显露讥讪，尤得风人之旨耳。皮日休《馆娃宫怀古》云："越王大有堪羞处，只把西施赚得吴。"亦是翻新，与牧之同一蹊径。

○皮日休

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："皮日休於咸通中上书，请以《孟子》为学

科，其略云：'臣闻圣人之道，不过乎经；经之降，不过乎史；史之降，不过乎子。子不异道者，《孟子》也。舍是而诸子者，皆圣人之贼也。请废庄、列之书，以《孟子》为主，有能通其义者，其科选并同明经'"云。按唐以前《孟子》杂於诸子中，从未有独尊之者。昌黎始推尊之，然亦未请立学。皮日休乃独请设科取士，是能於诸子淆杂之中，别出手眼，别其为儒学之宗，其有功於道学甚钜。日休又著《鹿门隐书》及《文薮》、《杂著》等，皆论道极有见解。薛岗《天爵堂笔馀》亦甚推尊之。乃《刘贡父诗话》谓日休见轻於归氏子弟，尝以皮鞠作诗嘲日休曰："八片尖皮砌作球，火中　覃了水中揉。一包闲气如常在，惹踢招拳卒未休。"是固已为人所侮慢。又贾似道《悦生随抄》，记黄巢喜谶语，以唐帝改元广明，谓"唐"去"丑"、"口"而著"黄"、"明"，为己受命之祥，故又令皮日休作谶。词云："欲知圣人姓，田八二十一；欲知圣人名，果头三屈律。"巢以为讥己，遂杀之。《新唐书》亦谓陷於巢贼，伪署为学士，使之作谶语，贼疑其谩己，遂及祸。是日休学受巢伪官，何其失节若此！岂文人之心，能见道而不能守，固如是耶？《南部新书》却载其令终，无从贼事，或谓据其家墓碑也。

○苏子美、梅圣俞

宋诗初尚西昆体，後苏子美、梅圣俞辈出，遂各出新意，凌铄一时，而二家又各不同。欧阳公尝谓"子美笔力豪隽，以超迈横绝为奇；圣俞覃思精微，以深远[illegible]淡为意。各极所长，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"。欧尝有诗赠二人云："子美气尤雄，万窍号一噫。有时肆颠狂，醉墨洒滂霈。譬若千里马，已发不可杀。盈前尽珠玑，一一难拣汰。梅翁事清切，石齿漱寒濑。作诗三十年，视我犹後辈。文词愈清新，心意虽老大。有如妖韶女，老自有馀态。近诗尤古硬，咀嚼苦难嘬。

又如食橄榄，真味久愈在。苏豪以气铄，举世徒惊骇。梅穷独我知，古货今难卖。"此诗载公《归田诗话》中，其倾倒於二公者至矣，而於梅尤所钦服。盖梅尝言：诗贵"意新语工，得前人所未道者，乃为

善也。必能状难写之景，如在目前，含不尽之意，见於言外，然後为至。"欧公作诗之旨，亦与梅同，故尤推服也。欧又称圣俞苦於吟咏，以闲远古澹为主，故构思极艰云。

圣俞寄苏子美诗："吾交有永叔，劲正语多要。尝许吾二人，放检不同调。

其於文字间，苦硬与恶少。虽然趣尚殊，握手幸相笑。"又寄永叔云："荷公知我诗，数数形美述。兹道日未湮，可与古为匹。孟卢张贾流，其言不相昵。或多穷苦语，或特事豪逸。而於韩公门，取之不一律。乃辄存此心，欲使名誉溢。窃比於老郊，深愧言过实。然於世道中，固且异谤嫉。交情有若此，始可论胶漆。"

○欧阳诗

欧阳以古文名家，其诗遂不大著。东坡举其"万马不嘶听号令，诸番无事乐耕耘"，以为集中杰作，然非其至也。惟《崇徽公主和番诗》云："玉颜自昔为身累，肉食何人与国谋？"此何等议论，乃　铸於十四字中，自然英光四射。又如《送杜岐公致仕》云："貌生年老缘忧国，事与心违始乞身。"意更沉郁深挚，即少陵集中，亦无可比拟也。

○王荆公诗

荆公专好与人立异，其性然也。王介与荆公素好，因荆公屡召不起，後以翰林学士一召即赴，介寄以诗云："草庐三顾动幽蛰，蕙帐一空生晓寒。"盖讽之也。公答以诗，即云："丈夫出处非无意，猿鹤从来不自知。"《登北高峰塔》云："飞来峰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€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"又《咏石榴花》云："浓绿万枝红一点，动人春色不须多。"晏元献有题上竿伎诗："百尺竿头袅袅身，足腾跟挂骇旁人。汉阴有叟君知否？抱瓮区区亦未贫。"公与文潞公同过其题，潞公为低徊，公又题一绝云："赐也能言未识真，误将心许汉阴

人。桔槔俯仰何妨事，抱瓮区区老此身。"可见其处处别出意见，不与人同也。以上见《石林诗话》。晚归金陵，题谢公墩云："我名公字偶相同，我屋公墩在眼中。公去我来墩属我，不应墩姓尚随公。"或谓公好与人争，在朝则争新法，在野则与谢争墩。又咏诗云："穰侯老擅关中事，长恐诸侯客子来。我亦暮年专一壑，每逢车马便惊猜。"则不惟出而专朝廷，虽邱壑亦欲专之矣。以上见瞿　《归田诗话》。今即其生平得意句论之，公尝以老杜"钩帘宿鹭起，丸药流莺啭"为高妙，遂仿之，作"青山扪虱坐，黄鸟挟书眠"，自以为不减杜。试思少陵此二句，本已晦涩难解，不可以出自少陵，遂不敢议。乃荆公更从而效之，几似"山"能"扪虱"，"鸟"能"挟书"，成何语耶！咏明妃句"汉恩自浅胡自深，人生乐在相知心"，则更忄孛理之甚。推此类也，不见用於本朝，便可远投外国；曾自命为大臣者，而出此语乎！晚年又专求属对之工，如"含风鸭绿粼粼起，弄日鹅黄袅袅垂"。"鸭绿"作水波，尚有"汉水鸭头绿"之句可引。

"鹅黄"则新酒亦可说，岂能专喻新柳耶？况柳已袅袅垂，则色已浓绿，岂尚鹅黄耶？又诗云："名誉子真矜谷口，事功新息困壶头。"又改云："未爱京师传谷口，但知乡里胜壶头。"此不过以"谷口"、"壶头"裁对成联耳。"岁晚苍官松也。才自保，日高青女霜也。尚横陈。"亦不过以"苍官"、"青女"作对。

此皆字面上求工，而气已恹恹不振。惟《芥隐笔谈》记：荆公在欧阳公席上分韵，送裴如晦知吴江，苏老泉得"而"字，已押"俟我著乎而"，荆公又押云："彩鲸抗波涛，风作鳞之而。"又云："春风垂虹亭，一杯湖上持。傲兀何宾客，两忘我与而。"此较有笔力，然亦可见争难斗险，务欲胜人处。《陈後山诗话》云："诗欲其好，则不能好矣。王介甫以工，苏子瞻以新，黄鲁直以奇，皆有意见好，非如杜子美奇、常，工、易，新、陈，自然无一不好也。"戴植《鼠璞》云："王介甫但知巧语之为诗，不知拙语亦诗也；山谷但知奇语之为诗，不知常语亦诗也。"

○**黄山谷诗**

北宋诗推苏、黄两家，盖才力雄厚，书卷繁富，实旗鼓相当，然其间亦自有优劣。东坡随物赋形，信笔挥洒，不拘一格，故虽澜翻不穷，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。山谷则专以拗峭避俗，不肯作一寻常语，而无从容游泳之趣。且坡使事处，随其意之所之，自有书卷供其驱驾，故无捃摭痕迹。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，几於无一字无来历，然专以选才庀料为主，宁不工而不肯不典，宁不切而不肯不奥，故往往意为词累，而性情反为所掩。此两家诗境之不同也。林艾轩论苏、黄诗："丈夫见客，大踏步便出去；若女子，便有许多妆裹。此坡、谷之别也。"见《许彦周诗话》。

刘梦得论诗，谓"无来历字，前辈未尝用"。孙莘老亦谓"杜诗无一字无来历"。山谷尝拈以示人，盖隐以自道。又尝跋《枯木道人赋》，谓"闲居熟读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楚词》、《庄周》、《韩非》诸书，欲下笔先体古人致意曲折处，久乃能自铸伟词，虽屈、宋不能超此步骤也"。又语杨明叔云："诗须以俗为雅，以故为新。百战百胜，如孙、吴之用兵；棘端可以破镞，如甘蝇、飞卫之射。此诗人之奇，昔得此秘於东坡，今举以相付"云。此可见其得力之处矣。

自中唐以後，律诗盛行，竞讲声病，故多音节和谐，风调圆美。杜牧之恐流於弱，特创豪宕波峭一派，以力矫其弊。山谷因之，亦务为峭拔，不肯随俗为波靡，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。究而论之，诗果意思沉着，气力健举，则虽和谐圆美，何尝不沛然有馀？若徒以生辟争奇，究非大方家耳。山谷诗，如"世上岂无千里马，人中难得九方皋"，《潜夫诗话》谓可为律诗之法。又如"与世浮沉惟酒可，随人忧乐以诗鸣"，此真独辟蹊径。至如洪龟父所尝："蜂房各自开户牖，蚁穴或梦封侯王。""黄流不解ネ明月，碧树为我生凉秋。"此不过昔人未经道过，其实无甚意味。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记"欧阳季默问东坡云：'山谷诗何处最好？'坡不答。季默举其雪诗云：'夜听疏疏还密密，晓看整昨斜

斜。'亦佳耶？坡曰：'正是佳处'。此虽东坡鉴赏，然终不免村气矣。"

《东坡诗话》："读鲁直诗，如见鲁仲连、李太白，不敢复论鄙事。虽若不　用，亦不无补於世也。"又云："鲁直诗文如蝤蛑、江瑶柱，格韵高绝，然不可多食，多食则发风动气。"林季野云："鲁直诗未必篇篇俱佳，但格制高耳。"魏泰《临汉诗话》："山谷诗专求古人未使之事，而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，自以为工，其实所见之僻也。故句虽新奇，而气乏浑厚。"

《石林诗话》："鲁直自矜一联云：'人得交游是风月，天开图画即江山。'以为晚年最得意之句。然鲁直自有'山围燕坐图画出，水作夜窗风雨来'，其气较健"云。按此二联，亦不过取意稍新异，终无甚意味也。《陈後山诗话》谓"鲁直学杜，过於求奇，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。三江、五湖，平漫千里，因风石乃奇耳。"

吕伯恭《紫微诗话》云："范元实从山谷学诗，要字字有来处。"

李西涯《怀麓堂诗话》："熊　番、鸡跖，筋骨有馀，肉味绝少，好奇者不能舍之，而不足厌饫天下。黄鲁直诗，大抵如此。"

○摘句

"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"，此刘希夷诗，无甚奇警，乃宋之问乞之不得，至以计杀之，何也？盖此等句，人人意中所有，却未有人道祸，一经说出，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，而易於流播，遂足传当时而名後世。如李太白"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"，王摩诘"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"，至今犹脍炙人口，皆是先得人心之所同然也。余亦有一联云："天边圆月少，世上苦人多"，似亦不易之论。今摘取古来佳句沁人心脾者，随所得笔之。

○诗人佳句

蔡天启与张文潜论韩、柳五言，以韩诗"暖风抽宿麦，清雨卷归旗"，柳诗"壁空残月曙，门掩候▲━秋"为集中第一。欧阳公称周朴诗"风暖鸟声碎，日高花影重"，"晓来山鸟闹，雨过杏花稀"，梅圣俞以严维"柳塘春水漫，花坞夕阳迟"，皆以为佳句。然总不如温庭筠《晓行》诗"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"，不着一虚字，而晓行景色，都在目前，此真杰作也。贾岛有"怪禽啼旷野，落日恐行人"，亦写得孤客辛苦之状，然已欠自然矣。

"天子旌旗分一半，八方风雨会中央。"刘禹锡送裴晋公留守东都诗，气力函盖，虽韩昌黎"将军旧压三司贵，相国新兼五等崇"之句，亦不及也。"独上高楼望帝京，鸟飞犹是半年程。青山似欲留人住，百匝千遭绕郡城。"李德裕贬崖州作"长因送人处，忆得别家时。"张籍"一年将尽夜，万里未归人。"戴叔伦"不来相送处，恐有独归时。"徐道晖"鼍鼓三声急，西山日又斜。黄泉无旅店，今夜宿谁家？"江为《临刑口占》"马放降来地，雕盘战後€。"宋九僧诗"袖中谏草朝天去，头上宫花侍宴归。"宋王操诗"日上故陵烟漠漠，春归空苑水潺潺。"钱希白《吊洛阳故城》诗"君王城上坚降旗，妾在深宫那得知？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！"花蕊夫人对宋太祖诗"烧叶炉中无宿火，读书窗下有残灯。"魏野"成家书满屋，添口鹤生雏。""妻喜栽花活，儿夸斗草赢。"皆魏野诗"雨网蛛丝断，风枝鸟梦摇。"陈尧佐诗"谏草焚来应见史，黄金散尽只留书。"朱公绰《送刘讽致仕》诗"亚夫金鼓从天落，韩信旌旗背水陈。"梅圣俞《送夏郑公出镇长安》"雁外无书为客久，蛩边有梦到家多。"王稚川诗，见山谷集。"青€歧路游将遍，白发光阴得最多。"陈尧佐《年八十致仕》诗"旌旗太乙三山外，车马长杨五柞中。""柳外雕鞍公子醉，花前团扇丽人行。"皆晁以道诗"柏花十字裂，菱角两头尖。""倒着衣裳迎户外，尽呼儿女拜灯前。"谢师厚退居於邓，其妹婿奉使，纡道访之，师厚作诗。"富贵极来惟叹老，功名高後转轻身。"钱希白《拟张籍上裴晋公诗》"久无行客为下马，但有牧童来放牛。"杨舜韶《过孙坚墓》诗"浅深红白宜相间，先後仍须次第栽。我欲四时携酒去，莫教一日不花开。"欧阳公谪滁，令幕僚种花诗。"风蒲

猎猎弄轻柔，欲立蜻蜓不自由。五月临平山下路，藕花无数乱汀洲。"参寥诗"北堂无老信来稀，十载秋风雁自飞。今日满头生白发，千山乡路为谁归？"《舒州驿中题壁》，见赵德麟《侯鲭录》。"鹦鹉言犹在，琵琶事已非。伤心瘴江水，同渡不同归。"蔡确谪新州，携婢名琵琶及能言之鹦鹉同往。婢死而鹦鹉犹唤其名，乃作此诗。

"鼙鼓轰轰声彻天，中原庐井半萧然。莺花不管兴亡事，妆点春光似昔年。"金人暂归宋河南、陕西地，有人题於驿壁。"断墙着雨蜗成字，老屋无僧燕作家。"陈无己诗"夕阳山外山，春水渡旁渡。"戴石屏诗，得一句，经年始成对。"有客能吟丞相柏，无人敢伐召公棠。"燕人谒韩魏公相州祠堂诗"三分天下二分亡，犹把山川寸寸量。纵使一墟添一亩，也应不似旧封疆。"贾似道行推回田亩之令，有人作诗。"一A自筑珠丘土，双匣亲传竺国经。只有东风知此意，年年杜宇哭冬青。""空山急雨洗岩花，金粟堆边卢暮鸦。水到兰亭转呜咽，不知真帖落谁家？""桥山弓剑未成灰，玉匣珠襦一夜开，犹忆年时寒食节，天家一骑捧香来。"杨琏伽发宋诸陵，有义士林景熙，为丐者，以竹箩拾高、孝二帝骨，葬於东嘉，作此记事。"江南岁岁烽烟起，海上年年御酒来。如此烽烟如此酒，老夫怀抱几时开？"张士诚既降元，元帝赐以龙衣御酒。　杨廉夫到苏，士诚以御酒宴之，廉夫作诗。"月明汉水初无影，雪满梁园尚未归。赵家姊妹工相妒，莫向昭阳殿里飞！"韦凯《白燕》诗"犹有交情两行泪，西风吹上汉臣衣。"亦袁凯《题苏李泣别图》"€边路绕巴山色，树里河流汉水声。"浦长源诗"六朝旧恨斜阳外，南浦新愁细雨中。"杨孟载《春草》诗"淮阴北面师降虏，其气早已吞项羽。君得李　释不诛，早把元济弄掌股。"蔡州咏李　"敬贤当远色，治国先齐家。如何废郭后，宠此阴丽华！糟糠之妻尚如此，贫贱之交何足恃！羊裘老子早见几，却向桐江钓烟水。"方孝孺《题严陵钓台》"一失足为天下笑，再回头是百年身。"钱福状元以事被斥革，作此诗。"照天不夜梨花月，落地无声柳絮风。"周伯春《雪》诗"自叹年来刺骨贫，吾庐今已属西邻。殷勤说与东园柳，他日相逢是路人。"天台宋氏，卖宅与邻家，作此别屋。见仇远《稗史》。"不炼金丹不坐禅，不为商贾不耕

田。兴来只写青山卖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"唐寅诗"直插渔竿斜系艇，夜深月上当竿顶。老渔烂醉唤不醒，满船霜映蓑衣影。"亦唐寅题画诗"白头一老子，骑驴去饮水。岸上蹄踏蹄，水边嘴对嘴。"吴小仙幼时题画诗"新花枝胜旧花枝，从此无心念别离。可信秦淮今夜月，有人默坐数归期。"有人游京师，娶妇不归，王孟端作诗讽之，其人掩泣而归。"家住夕阳江上村，一湾流水绕柴门。种来松树高於屋，借与春禽养子孙。"叶唐夫诗"美酒饮教微醉後，好花看到半开时。"李诩《戒⌨漫笔》"与€秋别寺，同月夜行船。""草生桥断处，花落燕来初。"皆僧德祥诗"月暗花明掩竹房，轻寒漠漠透衣裳。清明院落无灯火，独绕回廊礼夜香。"僧圆至诗"　螟杀敌蚊巢上，蛮触交争蜗角中。何异诸天观下界，一微尘内斗英雄。""豆苗鹿嚼解乌毒，艾叶雀衔夺燕巢。鸟兽不曾看《本草》，谙知药性是谁教？"皆白居易诗"寄将一幅剡溪藤，江面青山画几层。笔到断崖泉落处，石边添画看€僧。"一僧以此诗乞画於沈石田，石田为写其意。"到处寻春不见春，芒鞋踏遍岭头€。归来笑梅花嗅，春在枝头已十分。"一女尼诗。见江盈科《雪涛诗评》"宴罢归来海上山，月瓢承露浴金丹。

夜深鹤透秋空碧，万里西现一剑寒。"吕纯阳诗。亦见《雪涛诗评》"流水涓涓芹吐芽，织乌西飞客还家。深村无人作寒食，殡宫空对棠梨花。"东坡述鬼诗。

见《侯鲭录》。"相思无路莫相思，风里杨花只片时。惆怅深闺独归处，晓莺啼断绿杨枝。"女鬼诗。见《许彦周诗话》"人间天上归无处，且作阳台梦里人。"女鬼诗。见《夷坚志》。

卷十二

○七言律

心之声为言，言之中理者为文，文之有节者为诗。故《三百篇》以来，篇无定章，章无定句，句无定字，虽小夫室女之讴吟，亦与圣贤歌咏并传，凡以各言其志而已。屈、宋变而为骚，班变而为赋。盖有才者以《三百篇》旧格不足以尽其才，故溢而为此，其实皆诗也。自《古诗十九首》以五言传，《柏梁》以七言传，於是才士专以五七言为诗。然汉、魏以来，尚多散行，不尚对偶。自谢灵运辈始以对属为工，已为律诗开端；沈约辈又分别四声，创为蜂腰、鹤膝诸说，而律体始备。至唐初沈、宋诸人，益讲求声病，於是五七律遂成一定格式，如圆之有规，方之有矩，虽圣贤复起，不能改易矣。盖事之出於人为者，大概日趋於新，精益求精，密益加密，本风会使然，故虽出於人为，其实即天运也。就有唐而论：其始也，尚多习用古诗，不乐束缚於规行矩步中，即用律亦多五言，而七言犹少，七言亦多绝句，而律诗犹少。故《李太白集》七律仅三首，《孟浩然集》七律仅二首，尚不专以此见长也。自高、岑、王、杜等《早朝》诸作，敲金戛玉，研练精切。杜寄高、岑诗，所谓"遥知对属忙"，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。格式既定，更如一朝令甲，莫不就其范围。然犹多写景，而未及於指事言情，引用典故。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，藉诗遣日，於是七律益尽其变，不惟写景，兼复言情，不惟言情，兼复使典，七律之蹊径，至是益大开。其後刘长卿、李义山、温飞卿诸人，愈工雕琢，尽其才於五十六字中，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，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。西昆体行，益务数典，然未免伤於僻涩。东坡出，又参以议论，纵横变化，不可捉摸，此又开南宋人法门，然声调风格，则去唐日远也。

○各体诗（已见《陔馀丛考》，今又增数格。）

宋人诗，与人赠答，多有切其人之姓，驱使典故，为本地风光者。如东坡与徐君猷、孟亨之同饮，则以徐、孟二家故事，裁对成联；《送郑户曹》，则以郑太、郑虔故事，裁对成联；又戏张子野娶妾，专用张家事点缀萦拂，最有生趣。

自是，秦少游赠坡诗："节旄零落毡餐雪苏武，辨舌纵横印佩金苏秦。"山谷赠坡诗："人间化鹤三千岁苏　，海上看羊十九年苏武。"皆以切合为能事；然以苏武比坡黄州之谪，尚可映带，苏秦、苏　，何为者耶？山谷又有《题郭明甫西斋》云："东京望重两并州，郭■、郭丹，遂有汾阳整缀旒郭子仪。翁伯入关倾意气郭解，林宗异代想风流郭泰。"此不过述其家世，於其人何与耶？

金李俊民有王筹堂寿诗，俱用王家典故二首："此生但觉醉乡宽王绩，谁谓螭犹北海蟠猛。处处相迎皆倒屣粲，人人共喜欲弹冠阳。州应何日悬刀梦　，山试今朝挂笏看子猷。仙驭未来缑氏鹤，月明吹彻玉笙寒王乔。""乌衣历历是名家，人物於今比晋多。俗论不侵挥尘话衍，壮怀多副缺壶歌郭。虽无金埒调马济，赖有《黄庭》可换鹅羲之。见说长江欲飞渡　，那须冰合望滹沱霸。"《诗苑类格》有"建除体"一种，以"建、除、满、平、定、执、破、危、成、收、开、闭"十二字冠於句首，此本鲍照所创。又有"药名诗"，王融所创，专用药名嵌於句中，而不必句首。山谷每好仿之，其《赠晁无咎》，用"建除体"，《荆州即事》八首，用"药名体"。又有《八音歌》赠晁尧民、郑彦能、徐天隐各一首，金石等字，亦冠於句首。更有《二十八宿歌赠无咎》，以二十八字嵌於句内，则山谷创体也。最後《🔍宿道遥观》诗，专用字之偏傍一样者，缀合成句："逍遥近道边皆走字，憩息慰惫懑皆心字。草莱荒蒙茏皆草字，室屋壅尘坌皆土字。僮仆侍T侧皆人字，泾渭清浊混皆水字。"此亦山谷创体。盖文人无所用心，游戏笔墨，东坡口吃诗亦同此伎，所谓"为之犹贤乎已"，固不必议其纤巧，近於儿戏也。

魏泰《临汉诗话》："杨察谪守信州，饯之者十二人，察於筵上作诗以谢，皆用十二故事。其诗曰：'十二天之数，今宵座客盈。位如星占野，人若月分卿。

极醉巫山侧，联吟巜☊清。他年为舜牧，协力济苍生。'"

梅圣俞诗有全平全仄者，如"月出断岸口"是也。赵秉文亦仿之："末伏暑尚在，雨点落未落。梦觉起视夜，缺月挂屋角。""残星横斜河，晨鸡号天风。

幽人窗中眠，纱厨明秋空。"麻知几有叠语诗："❐❐蠢蠢何等民，矫矫亢亢内守贞。昂昂藏藏独异俗，落落莫莫不厌贫。归欤归欤且乞胡口，凤兮凤兮德衰久。

乐云乐云无弦琴，命乎命乎一杯酒。匪　匪鲔故为藏，避言避世必也狂。至大至刚秣吾马，爰清爰净修我堂。用之舍之时所系，晋如摧如宁复计！暖然凄然任春秋，优哉游哉聊卒岁。"

○诗以古人姓名藏句中

《叶石林诗话》："王荆公有诗云：'老景春可惜，无花可留得。莫嫌柳浑青，终恨李太白。'以古人姓名藏句中，实属创见。"按权德舆诗云："藩宣秉戎寄，衡石崇位势。年纪信不留，驰张良自愧。樵苏则为惬，瓜李斯可畏。不顾荣宦尊，每陈农亩利。家林类岩　，负郭躬佥积。忌满宠生嫌，养蒙恬胜智。

疏钟皓月晓，晚景丹霞丽。涧谷永不谖，山梁冀无累。颇符生肇学，得展禽尚志。

从此直不疑，支离疏世事。"则唐人已有此体矣。

○双声体

东坡有口吃诗"故居剑阁隔锦官"一首，又"郊居江干坚关扃"一首，使口吃者读之，必喷饭也。然此本双声体，史绳祖《学斋　占哔》载唐人姚合《洞庭蒲萄架诗》云："葡藤洞庭头，引叶漾盈摇。皎洁钩高挂，玲珑影落寮。阴烟压幽屋，　密梦冥苗。清秋青且翠，冬到冻都凋。"是唐人已有此体，非坡创也。

○药名体

《温公诗话》："陈亚尝以药名入诗：'风雨前湖夜，轩窗半夏凉。'《赠乞雨自曝僧》云：'不雨若令过半夏，定应晒作葫芦巴。'又咏《上元夜游人》云：'但看几家牛领上，十家皮没五家皮。'"

○诗病

诗有一首中用重韵者。任彦 ← 《哭范仆射》一诗三押"情"字，沈€卿"天长地阔"一诗三押"何"字，王维"暮€空碛"一首两押"马"字。"一从归白社，不复到青门。青菰临水映，白鸟向山翻。""青"、"白"二字，一首中重出。《九成宫避暑》三四"衣上"、"镜中"，五六"林下"、"岩间"，句法亦重出。岑嘉州"€随马"，"雨洗兵"，"花迎盖"，"柳拂旌"，一首中句法亦重。王世懋《艺圃撷馀》张谓《别韦郎中》诗，八句中五地名。卢象《杂诗》，八句中四地名。王昌龄《送朱越》一绝，四句中四地名。孟浩然《宴荣山人池亭》律诗，七句中用八人姓名。田艺衡《香宇诗谈》谢惠连诗"屯€蔽层岭，惊风涌飞流。零雨润坟泽，落雪洒林丘。浮氛晦崖　，积素惑原畴"，六句句法相似。

张正见诗"含香老颜驷，执戟异扬雄。惆怅崔亭伯，幽忧冯敬通。王嫱没胡塞，班女弃深宫"，六句中引用六古人。王世懋、都穆、田艺衡皆以为今人诗若此，必厌其重复，在古人正不若是拘也。然究是诗中之病。若李太白"峨嵋山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。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州"，四句中用五地名，毫不见堆垛之迹。此则浩气喷薄，如神龙行空，不可捉摸，非後人所能模仿也。

骆宾王"林疑中散地，人似上皇时。芳杜湘君曲，幽兰楚客词。"二联中用四典，亦不见其重叠，此又剪裁之妙。

古人句法，有不宜袭用者。白香山"东涧水流西涧水，南山€起北山€"，盖脱胎於"东家流水入西邻"之句，然已逊其酝藉。梅圣俞又仿之为"南岭禽过北岭叫，高田水入低田流"，则磨牛之踏陈迹矣，乃欧阳公诵之不去口。黄山谷又仿之为"野水自流田水满，晴鸠酟唤雨鸠归"，周少隐《竹坡诗话》亦谓其"语意高妙"，而不知愈落窠臼也。邵长蘅《西湖诗》"南高€过北高宿，里湖水出外湖流"，亦同此病。

○南宋人著述未入金源

宋南渡後，北宋人著述，有流播在金源者，苏东坡、黄山谷最盛。南宋人诗文，则罕有传至中原者，疆域所限，固不能即时流通。今就金源诸名人集考之：密国公完颜❗有"只因苦爱东坡老，人道前身赵德麟"之句；张仲经有《移居学东坡》八首；文伯起《小雪堂诗话》载坡词数十首；孙安常并有东坡词注；高士谈有《次韵东坡定州立春》诗，又集坡诗赠程大本；赵秉文有《跋东坡石钟山记墨迹》，又和东坡《谪居三　诗》；张子羽有《次韵东坡跋周　欠神美人》诗；王若虚因人言文首东坡，诗首山谷，乃作四诗正之；刘从益有《和东坡守岁》诗；李屏山有《题东坡赤壁风月笛图》，又谓东坡为"文字禅"，山谷为"祖师禅"；乔　有"独诵隔林机杼句"，则并及东坡之方外友参寥矣；赵秉文《除夜》诗云"小坡著号是前身"，则更及於坡之子叔党矣；李　《得第》诗云："姓名偶脱孙外，文字幸为坡老知。谁念三生李方叔，欲将残喘寄炉锤。"则并及坡之门下士李チ矣。而尤服膺坡、谷者，莫如元遗山。如《琴辨》一首，引谷诗云："袖中正有南风手，谁为听之谁为传？"又引坡诗云："琴里若能知贺若，诗中应合爱陶潜。"《毛氏千秋录序》又引坡文云："人无所不至，惟天不容伪。"遗山又特选苏诗为《东坡雅》，序而传之。并乐府亦倾倒备至，谓"东坡圣处，非有意於文字之工，乃不得不然之为工也。"见《新轩乐府引》甚至苏、黄字

迹，亦所矜赏，谓"二公翰墨，片言只字，皆未名之宝，百不为多，一不为少"。见《跋苏黄帖》是遗山之於苏、黄，可谓染神刻骨矣。至南宋理学诗文诸名流，则流播於金源者甚少。赵秉文诗有"忠言唐介初还阙，道学东莱不假年"，是北人已有知吕东莱也。元遗山作《张良佐墓铭》，谓良佐得新安朱氏《小学》，以为治心之要；又李屏山尝取道学书就伊川、横渠、晦诸人所得而商略之，是北人已有知朱子也。《归潜志》又谓屏山最爱杨万里诗，曰："活泼刺底，人难及也。"是北人并知有杨诚斋矣。独陆放翁与朱子、诚斋同时，而金源诸名人集中，无有言及者。蔡元定、李仁甫、王伯厚诸人，亦不见北人集中也。

○古今诗互有优劣

"水田飞白鹭，夏木啭黄鹂"，本李嘉　诗，王摩诘添"漠漠"、"阴阴"四字，论者谓倍觉生动。今甲子岁，梅雨连旬，低田俱成巨浸，余亦用此二句云："但见水田飞白鹭，不闻夏木啭黄鹂。"虽踵故事、拾唾馀，而形容雨多水大光景，似宛然在目。王荆公诗"名誉子真矜谷口，事功新息困壶头"，"谷口"、"壶头"，自以来属对工巧。昨岁毕秋帆总督湖、广，值流贼匸扰，发兵剿捕，未奏凯而殁，余挽诗云："羊祜惠犹留岘首，马援功未竟壶头。"不特"岘首"、"壶头"成联，而"羊祜"、"马援"姓名，亦属佳对；且切合时事，开阖俯仰，情馀於文，以视先得句而後安题者，亦似过之。李空同《咏十六夜月》云："清亏桂阙一分影，寒落江门数尺潮。"当时京师士大夫，莫不传诵，然江潮十六七八最盛，何得反云"落"？且诗虽刻划，终觉黏皮带骨，无浑脱之致。余少时客中《八月十六夜对月》诗云："佳节又看今岁过，清光还似昨宵多。"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